

集作佳家十八

將軍

著等金巴



基

行印局密明啟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為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擔任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猙獰，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判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一樣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回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冷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道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為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激刺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捷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碑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道路的方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老年——一九三五年抗戰發動後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驅米至糧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黑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精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價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動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補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各文的先後，內容是被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觉，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努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

這裏還特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將軍 八〇家佳作集一

目次

上任	(一)	老舍
且說屋裏	(一六)	老舍
振米	(三〇)	蔣牧良
警軍	(四五)	巴金
一個人的死	(五四)	巴金
毀滅	(六九)	鄭振鐸
失業	(九一)	杜衡
離羣者	(一〇六)	靳以

一 上任

老馬

九老二去上任。

看見辦公的地方，他放慢了步。那個地方不大，他曉得。城裏的大小公所和賭局烟館，差不多都逃去過。他記得這個地方——開開門就能夠看見千佛山。現在他自然沒心情去想千佛山，他的責任不輕呢！他是沒透出慌張來；走南闖北的多年了。他拿得住勁，走得慢了。胖胖的，四十多歲，重眉毛，黃淨子臉，灰嘍嘍襖，肥袖口，青緞雙臉鞋。穩穩的走，沒看千佛山；倒想着：似乎應當坐車來。不必，幾個夥計都是自家人，誰還不知道誰；大可以不必講排場。況且自己的責任不輕，幹嗎招搖呢。這並不完全。怕青緞鞋，灰嘍嘍袍，恰合身分，慢慢的走，也顯着穩。沒有穿軍衣的必要。腰裏可藏着把硬的。自己笑了笑。

辦公處沒有什麼牌匾；和九老二一樣，裏邊有硬傢伙。只是兩間小屋。門開着呢，四位夥計在凳子上坐着，都低着頭吸烟。沒有看千佛山的。靠牆的八仙桌上有幾個茶杯，地上放着把新洋鐵壺，壺的四圍爬着好幾個香烟頭兒，有一個還冒着烟。九老二看見他們立起來，又想起車來，到底這樣上任顯着「禿」一點。可是，老朋友們都立得很規矩。雖然大家是笑着，可是在親熱中含着敬意。他們沒因為他坐車而看不起他，說起來呢，稽察長和稽察是作暗活的，越不惹耳目越好。他們自然曉得這個他舒服了些。

九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會兒，向大家笑了笑，走進裏屋去。裏屋只有一條長檯，兩把椅子，牆上釘着個月分牌，月分牌的上面有一條臭蟲血。辦公室太空了些，九老二想；可又想不出添置什麼。趙夥計送進一杯茶來，飄着根茶葉棍兒。九老二和趙夥計全沒說，九老二擦了下腦門。啊，想起來了：得有個洗臉盆，他可是沒告訴趙夥計去買。他得細細的想一下。辦公費都在他自己手裏呢，是應當公開的用，還是自己一把死拿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辦公費八十。費命的事，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

可是夥計們難道不是賣命？況且是老朋友們，多少年不是一處吃，一處喝；睡土窩子不是一同住大炕？不能獨吞。趙夥計走出去，老趙當頭目的時候，可會獨吞過錢？尤老二的臉紅起來。劉夥計在外屋溜他一眼，老劉，五十多了，倒當起夥計來；三年前手裏還有過五十枝快鎗，不能獨吞。可是，難道白當頭目八十塊大家分？再說，他們當頭目是在山上。尤老二雖然跟他們不斷的打聯絡，可是沒正式上過山。這就有個分別了。他們說句不好聽的，是黑面上的，他是官。作官有作官的規矩。他們是案暗投明，那案，就是官事官辦。八十元辦公費，憑當他自己拿。可是，洗臉盆是要買的，還得來兩條手巾。

除了洗臉盆該買，還似乎得作點別的。比如說，稽察長看看報紙，或是對夥計們調話，應當有份報紙，看不看的，搵着也够樣兒。調話，他不是外行。他當過排長，作過稅卡委員；是的，他很調話，不然，簡直不像上任的連兒。況且，夥計們都是住過山的，有時候也當過兵，不給他們粉勾漂亮的，怎能叫他們佩服。老趙出去了。老劉直咳嗽，必定得調話，叫他們得規矩着點。尤老二咳嗽了，立起來，擦擦臉，還是沒有洗臉盆與手巾。他又坐下。調話，說什麼呢？不是約他們幫忙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嗎？對老趙，老劉，老王，老褚，不都說的是那一套麼？「多年的朋友，疼我尤老二一場。我尤老二有飯吃，大家夥兒就餓不着；自己弟兄」這說，過不止一過了，能再說麼？至於大家的工作，誰還不明白——反正還不是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這只能心照，不便實對實的點破。自己的飯碗要緊，鬍鬚也要緊。要真正打算立功的話，拿幾個黑道上的朋友開刀，說不定老劉們就會把盒子炮往裏放。睜一眼閉一眼是必要的，不能裡盡殺絕。大家日後還得見面。這些話能明說麼？怎麼調話呢？看老劉那對眼睛，似乎死了也閉不上。幫忙是義氣，真把山上的規矩一筆鉤個淨，作不到，見着，司令派尤老二是爲拿反動分子。可是反動分子都是朋友呢。誰還不知道誰吃幾碗乾飯雜！

尤老二把灰嘴嘴脫了，出來向大家笑了。

「稽察長！老劉的眼裏有一萬個『看不起尤老二』，『分派分派吧。』」

尤老二點點頭。他得給他們一手看。「等我開個單子，咱們的事兒得報告給李司令。昨兒個，前兩天，不是我向諸位弟兄

研究過咱們是幫助李司令拿反動派。我不是說過：李司令把我叫了去說，老二我地面上生啊，老二你得來幫幫忙。我不好意思推辭，跟李司令也是多年的朋友。我這麼一想，有辦法。怎麼說呢？我想起你們來。我在場面上熟哇，你們可知底呢？咱們一合把，還有什麼不行的事。司令，我就說了，交給我了，司令既肯賞飯吃，老二還能給臉不兜着？弟兄們有李司令就有老二，有老二就有你們。這我早已研究過了。我開個單子，誰管哪裏，誰管哪裏，合計好了，往上一報，然後再動手，這做官事，是不是？」

尤老二笑着問大家。

老劉們都沒言語。老褚擠了擠眼。可是誰也沒感到覺得憐。尤老二不便再說什麼，他得去開單子。拿筆刷刷的一寫，他就得把老劉們唬得滿氣去。那年老褚繡王三公子的票，不是求尤老二寫的通知書麼？是的，他得刷刷的寫一氣。可是筆墨硯呢？這幾個夥計簡直沒辦法！「老趙，」尤老二想叫老趙買筆去。可是沒說出來。爲什麼要買東西單叫老趙呢？一來到錢上，叫誰去買東西都得有個分寸。這不是山上，可以馬馬虎虎。還是官事，誰該買東西去，誰該送信去，都辦當分配好了。可是這就不容易，買東西有扣頭，送信是白跑，誰活該白跑呢？「啊，沒有麼，老趙，」先等等買筆吧，想想再說。尤老二心裏有點不自在。沒想到作稽察長這麼囉嗦。差事不算很甜，也說不上苦來。假若八十元辦公費都歸自己的話，可是不能都歸自己，夥計們都住過山，手兒一緊，這真許嘴個黑囊，是玩的嗎？這玩藝兒不好辦，作着官而帶着土匪，算那道官呢？不帶土匪又真不行，專憑尤老二自己去拿反動分子拿個屁！尤老二摸了摸腰裏的傢伙：「哥兒們，硬的都帶着哪？」

大家一齊點了點頭。

「媽的怎麼都噁吧？」尤老二心裏說。是什麼意思呀？是不佩服咱尤老二呢？還是怕呢？點點頭，不像自己朋友，不像有話說呀。看老劉一臉的官司，尤老二又笑了笑。有點不該官派，大概跟這幫傢伙還不能講官派。罵他們一頓也許就罵歡喜了。不敢罵，他不是道地土匪。他知道他是脚踩兩支船。他恨自己不是道地土匪，同時又覺得他到底高明，不高明能作官麼？站上根烟，想主意。有了，得餵餵這幫傢伙。辦公費可以不撒手，得花點飯錢。

「走哇，弟兄們，五福館！」尤老二是穿灰嗶嘰襖袍。

老趙的倭瓜臉裂了紋，好像是熟透了。老劉五十多年製成的石頭膠梆突出兩道縫。老王老背也鬆從活了，彷彿是，大家的嗓子裏全有了津液，找不着話說也嚙嚙嘴唇。

到了五福館，大家確是自己朋友了，不客氣。有的要求水晶肘，有的要全家福。老劉甚至於想吃鍋湯鷄，而且要雙上。吃到半飽，大家覺得該研究了。老劉當然先發言，他的歲數頂大。石頭膠梆上紅起兩塊，他喝了口酒，夾了塊肘子，吸了口烟。「稽察長！」他掃了大家一眼：「烟土，暗門子，咱們都能半到擒來。那反——反什麼可得小心！咱們是幹什麼的？傷了義氣可合不着。不是一共纜這麼一小堆洋錢嗎？」

尤老二被酒勁催開了胆量：「不是這樣說，劉大哥！司令派咱們哥幾個，就爲拿反動派。反動派太多了，不想緊下手，李司令就不穩，他吹了，還有咱們！」

「比如咱們下了手，」老趙的酒氣隨着烟噴出老遠，「幾上幾個，咱們有餘，難道人家就沒有還有一說呢，咱們能老吃這盤飯嗎？這不是怕。」

「誰怕誰是丫頭養的？」老褚馬上研究出來。

「丫頭養的！」老趙抄了過來：「不是怕，也不是不幫李司令的忙。義氣，這是義氣好尤二哥的話，你雖然幫過我們，公而私，你也比我們見的廣，可是你沒上過山。」

「我不惱。」尤老二眼看空中，冷笑了聲。

「誰說你不懂來着？」葫蘆嘴的王小四頓出一句來。

「是這麼着，哥兒們，」尤老二想惹他們一下：「捧我尤老二呢，交情不壞呢，」又向空中一笑，「也沒什麼。」

「稽察長，」又是老劉，這小子的眼睛瞪着：「真幹也行呀，可有一樣，我們是夥計，你是頭目，毒兒可全歸到你身上去。」

自己朋友，歹話先說明白了。叫我們去搗人，那容易，沒什麼。」

尤老二胃中的海參全冰涼了。他就怕的是這個。夥計辦下來的，他去報功；反動派要是請吃黑棗，可是也先請他！

但是他不能先害怕，事得走着瞧。吃黑棗不大舒服，可是報功得實却有勁呢。尤老二混過這麼些年了，哪宗事不是先下手為強？要幹就得玩真的。四十多了，不為自己，還不為兒子留下點嗎？都像老劉們還行，頭腦發不願屁股，幹一輩子黑活，連墳地都沒有。尤老二是虛子，會研究，不能只聽老劉的。他決定幹。他得捧李司令，弄下幾案來，說不定還會調到司令部去呢。出來也坐坐汽車什麼的。尤老二不能老開着正步上任！

湯使人的胃與氣一齊寬暢。三仙湯上來，大家緩和了許多。尤老二雖然還很堅決，可是緩和了些：「夥計們，還得捧我尤老二呀，我沒什麼編兒的弄吧——活該地倒霉，咱們多少露一手。你說，腰裏帶着硬的，淨弄些個暗門子，算哪道呢。好戲，咱們就這麼辦，先找小的，不刺手的辦，以後再說。辦下來，咱們還是這兒，水晶討還不壞，是不是？」

「秋天了，以後該吃紅爛肘子了。」王小四不大說話，一說可就說到根上。

尤老二決定留王小四陪着他辦公，其餘的人全出去踩訪。不必開單子了，等他們踩訪回來再作報告。是的，他得去買筆墨硯，和洗臉盆。他自己去買，省得有偏有向。應當來個書記，可是忘了和李司令說。暫時先自己寫吧，等辦下案來再要求添書記。不要太心急。尤老二有根。二爹的兒子，聽說會寫字，提拔他一下吧。將來添書記必用二爹的兒子，好戲。頭一天上任，總算不倉促。

只顧在路上和王小四瞎扯，筆墨硯到底還是沒買。辦公室簡直不像辦公室。可是也好刷刷的寫一氣，只是心裏這麼想；字這種玩藝刷刷的來的時候，說真的，並不多，要寫那個，那個偏偏不在家。沒筆墨硯也好。辦什麼呢？可是應當來份報紙，哪怕是看看廣告的圖呢。不能老和王小四瞎扯，雖然是老朋友，到底現在是官長與夥計，總得有個分寸。門口已經站過了，茶已喝足，月份牌已翻過了兩週。再沒有事可幹。盤算盤算家事，還有希望，薪水一百二，辦公費八十——即使不能全數落下——每

月一百五可露。慢慢的得買所小房。媽的商二狗，跟張宗昌走了一趟，乾落十萬。沒那個事了，沒了。反動派還不成是他們麼？那能都像商二狗，資資本本的看着。誰不是錢到手就迷了頭？就拿自己說吧，在稅卡子上不是也弄了兩三萬嗎？都哪兒去了？誰怪反動呀，吃喝玩樂的慣了，再天天啃窩窩頭受不了，誰也受不了的，他們——憑良心說，尤老二自己——都盯着張督辦回來，當然的。丁三立一個人就存着兩箱軍用藥呢；張要是回來，打開箱子，老丁馬上就是財主，拿反動派說不下去，都是老朋友。可是月薪一百二，辦公費八十，沒法兒。得拿媽的錢袋吊了碗大的泡，誰要顧得了許多！各自奔前程，誰叫張大帥一時回不來呢。拿幾幾個尤老二沒上過山，多少跟他們不是一路。

四點多了，老劉們都沒回來。這三個傢伙是紅探窩子去了，還是玩去了？得定個辦公時間，四點半都得回來報告。假如他們吃鐘兒不回來，像什麼公事沒他們是不行，有他們是個累贅，真他媽的。到五點不能再等，八點上班，五點關門，夥計們可以隨時出去，半夜裏拿人是常有的事，長官可不能老伺候了，得告訴他們。不大好開口，有什麼不好開口，尤老二你不是頭目麼？馬上告訴王小四，王小四哼了一聲，什麼意思呢？

「五點了，」尤老二看了千佛山一眼，太陽光兒在山頭上放着金絲，金光下的秋草還有點綠色。「老王你照應着，明兒八點兒。」

王小四的葫蘆嘴閉了最嚴。

第二天早晨，尤老二故意的晚去了半點鐘，拿着點勁兒。萬一他到了，而夥計們沒來，豈不是又得爲難？

夥計們却都到了，還是都低着頭坐在板凳上吸煙呢。尤老二想，撿過一個來挨一頓，一羣死鬼他進了門，他們照舊又都立起來，立起來的很慢，彷彿都審着腳氣。尤老二反倒笑了，破口罵纔合適，可是究竟不好意思。他得寬宏大量，誰叫輪到自己當頭目人呢。他得拿出虛子勁兒，唏唏哈哈，滿不在乎。

「瞧，老劉有活兒嗎？」多麼自然和氣，够味兒，尤老二心中誇讚着自己的話。

「活兒有」老劉瞪着眼睛是一臉的官言，「沒辦」

「怎麼不辦呢？」尤老二笑。

「不用辦，待會了他們自己來。」

「嘿！」尤老二打躬再笑，沒笑出來。「你們呢？」他問老趙和老楊；

兩人一齊搖了搖頭。

「今天還出去嗎？」老劉問。

「啊等等。」尤老二進了五層，「我想想想。」回頭看了一眼，他們又都垂下了，眼看著個頭，一羣不發，一羣死鬼。

坐下，尤老二心裏打開了鼓——他們自己來不能細問老劉硬給他們，不能叫夥計小看了。什麼意思呢？他們自己來不能和老劉研究，等著就是了。還打發老劉們出去不呢？這得馬上決定。「海老，你走你的，睡著點眼，聽見沒有？」他等著大家笑大家一笑便是欣賞他的胆量與幽默；大家沒笑。「老劉，你等等再走，他們不是找我來嗎？咱倆得陪陪他們。都是老朋友。」他沒往下分派，老王老趙還是不走好，人多好湊派子。可是他們要出去呢，也不便攔阻；幹這行兒還不要耍玄虛麼？他們問上來再派。老王老趙都沒出聲，還算好。「他們來幾個？」話到嘴邊上又咽了回去。反正尤老二這兒有三個夥計呢，全有硬傢伙，他們是來一羣呢，那只好閉嘴。走到哪兒說哪兒。

還沒報紙哪，辦公的樣，況且長官一等等反駁滅太難了。給司令部個電話，派一隊來，來一個拿一個，全斃不行，別太急了，不看再議。九點半了，「海，老劉，什麼時候來呀？」

「也怪，稽察長。」老劉這小子有點故意的看哈哈笑。

「報叫賣報的。」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

買了份大早報，尤老二找本地新聞，出着聲兒念。非嚐嚐的念，念不上句來。他媽的女招待的姓別扭，不認識。別扭嘴，沒

一下，女招待的姓！

「稽察長他們來了。」老劉特別的規矩。

尤老二不慌放下姓別姓的女招待，輕輕的，「進來！」摸了擦腰中的跟伙。

進了一串，爲首的是大個兒楊緊，緊跟着花眉毛，也是大隻個兒，猴四被俯大個子夾在中間，特別顯着小馬六，曹大嘴，白張，都跟進來。

「尤老二」大家一齊叫一聲。

尤老二得承認他認識這一羣，站起來笑着。

大家都說話，話便擠到了一處。嘆了半天，全忘記了自己說的是什麼。

「楊大個兒，你一個人說，聽大個兒說。」大家的意見漸歸一致彼此的勸告：「聽大個兒的！」

楊大個兒——或是大個兒楊，全是一樣的——擰了擰眉毛，彎下腰，手按在桌上，嘴幾乎頂住尤老二的鼻子：「尤老

二，我們給你來賀喜！」

「來賀喜。」猴四跟着說。

「聽着！」白張飛給猴四背上一拳。

「賀喜可是賀喜，你得請請我們。原說我們得請你，可是哥兒們這幾天都短這個，」食指和拇指成了圓形。「所以呀，你得請我們。」

「好哥兒的話哉！」尤老二指了過來。

「尤老二」大個兒楊又接回來。「倒用不着你下帖，請喫館子，用不着。我們要這個，」食指和拇指成了圓形。「你請我們坐車就結了。」

「請坐車」尤老二問。

「請坐車！」大個兒有心事似的點點頭。「你看，尤老二，你既然管了地面，我們弟兄還能作活兒嗎？都是朋友，你來，我們滾，你來，我們滾，咱們不能抓破了臉。你作你的官，我們上我們的山。路費，你的事，好說好散，日後咱們再見面呢。」大個兒楊回頭問大家：「是這麼說不是？」

「對，就是這幾句，聽尤老二的了！」猴四把話先搶到。

尤老二沒想到過這個事情容易，沒想到能這麼容易。可是誰也沒想到能這麼難。現在這羣是六個，都請坐車；再來六個，六百個呢，也都請坐車？再說，李司令是叫抓他們？若是都送車費，好話說着，一位一位的送，算什麼辦法呢？錢從哪兒來呢？這大概不能向李司令要吧？就憑自己的一百二薪水，八十塊辦公，送大家走？可是說回來，這羣傢伙確是講面子，一聲難聽的沒有：「你來，我們滾。」多麼乾脆，多麼自己。事情又真容易，假如有人肯出錢的話，他笑着，讓大家喝水，心中拿不定主意。他不敢得罪他們，他們會說好的，也有真厲害的。他們說滾，必定滾；可是不給錢可滾不了。他的八十辦公費要薄根爛，他還得裝作願意拿的樣子，他們不喫硬的。

「得多少朋友們！」他滿不在乎似的問。

「一人十拉塊錢吧。」大個兒楊代表大家回答。

「就是個車錢，到山上就好辦了。」猴四補充上。

「今天後晌就走朋友，說得哪兒辦到哪兒！」曹大嘴說。

尤老二不能臆快，一人十塊就是六十呀！八十辦公費，去了四分之三！

「尤老二，」白張飛有點不耐煩，「臉拍出六十塊來，咱們再見。有我們沒你，有你沒我們，這不痛快？你拿錢，我們滾。你不用說了，咱們心照。好漢不必費話，三言兩語，尤二哥，咱老張手背向下，和你討個車錢！」

「好了，我們哥兒們全平背朝下了，日後再補付，哥兒們不是一半天天的交情！」楊大個兒領頭，大家隨着，雖然詞句不大一樣，意思可是相同。

尤老二不能再說別的了，從「腰裏硬」裏掏去皮夾來，點了六張十塊的「哥兒們」，他沒笑出來。

楊大個兒們一齊叫了聲「哥兒們」，猴四把票子撈巴撈巴塞在腰裏：「再見了，哥兒們！」大家走出來，和老劉們點頭：「多帶山上見哪？」老劉們都笑了，笑送出門外。

尤老二心裏難過的發空。早知道，調兵把六個傢伙全扣住，可是，也許這麼善辦更好；日後還要見面呀。六十塊可出去了，呢假如再來那麼幾當兒，連一百二的薪水，賠上也不够作哪道稽察長呢？稽察長叫反動派結了，替，噁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老劉是好意呢，還是玩壞得問問他，不拿土匪，而把土匪叫來，什麼官事呢，還不能跟老劉太緊了，他也會上山，不用他還不行呢，得罪了誰也不成，這年頭，假若自己一上任，帶幾個生手，呼，還許登時就吃了黑棗兒，六十塊錢買條命，前後一合算，也還值得。尤老二沒辦法，過去的不用再提，就想明兒個又來一羣要路費的，不能對老劉們說這個，自己得笑，得讓他們看清楚。尤老二對朋友不含忽，六十就六十，一百就一百，不含忽，可是六十就六十，一百就一百，自己吃什麼呢？稽察長喝西北風，那纔有根！

尤老二又拿起報紙來，沒勁！什麼都沒勁，六十塊這麼滿囊囊的出去，真沒勁。看重了命，就得看不起自己；命好像不是自己的，得用錢買，他媽的總得佩服猴四們，真敢來和稽察長叫路費，就不怕登時被捉嗎？竟自不怕邪，丟人的是尤老二，不用說，拿他們呀，連句硬話都沒敢說，好洩氣以後再說，再不能這麼駭，為當稽察長把自己弄歇了，那纔合不着。稽察長就傳拿人，沒第二句話，女招待的姓誰別扯，給攔回來了。

老稽反正得進來報告，稽察長還能趕上去問麼。老稽和老班聊上了，等着看他進來不，土匪們，沒有道理可講。老稽進來了：「尤——稽察長報告城北高牆一羣匪——啊，什麼來，驚動——勛子去看。」

「在哪兒？」尤老二不能再怕；六十塊被敲出去，以後命就是命了，太爺哪兒也敢去。

「湖邊上。」老禿知道地方。

「帶傢伙，老禿走！」尤老二不含怨，坐兒掬不用打算再叫稽察長出路費。

「就咱倆去？」老禿真會激人哪。

「告訴我地方，自己去也行，什麼話呢！」尤老二拚了，不玩命，他們也不曉得稽察長多錢一斤。好嗎，淨開路費，一案辦不下來，怎麼對李司令呢？一百二的薪水！

老禿沒言語，灌了碗茶，預備着走的樣兒。尤老二帶理不理的走出來，老禿後面跟着。尤老二覺得順了點氣，也硬了點胆子來。說真的，到底兩人比一個搗事的多，遇事多少可以研究研究。

湖邊上有個鼻子眼大小的胡同，裏邊有個小店。尤老二的地面多熟，竟自會不知道這家小店。看着就像賊窩，忘了多帶點計。尤老二他叫着自己，自創練了這麼多年，還是氣浮哇！怎麼不多帶人呢？爲什麼和夥計們鬥氣呢？

可是，既來之則安之，走哇，也得給夥計們一手賺賺。尤老二沒住過山哪，也不含怨，咱要是掏出那麼一個半個的來，再說說可就靈驗多了。看運氣吧，也許是玩完，誰知道呢。「老禿，你堵門是我堵門！」

「這不是他們？」老禿往門裏一指，「用不着堵，誰也不想跑。」

又是活局子對，他們講義氣，他媽的尤老二往門裏打了一眼，幾個傢伙全在小過道裏坐着呢。生蠅，鼻子六兒，宋占魁，小得勝，還有倆不認識的，完了又是熟人！

「進來，尤老二，我們連給你賀喜都不敢去，來吧，看看我們這輩。過來見見，張狗子，徐元寶，尤老二，老朋友，自己弟兄。」大家東一句西一句，扯的非常親熱。

「坐下吧，尤老二。」小得勝——爸爸老得勝剛在河南正了法——特別的客氣。

尤老二恨自己怎麼找不到話說呢？倒是老穆深亮：「弟兄們，稽察長親自來了，有話就說吧。」稽察長笑着點了點頭。

「那麼，咱們就說乾脆的。」鼻子六兒扯了過來：「宋大哥，帶尤二哥看看吧！」

「尤二哥，這邊！」宋占魁用大拇指往肩後一挑，進了間小屋。

尤老二跟過去，準沒危險，他看出來。要玩命都玩不成，別扭不別扭，小屋裏漆黑，地上潮得出味兒，靠牆有個小床，鋪着點草。宋占魁把床拉出來，蹲在了屋角，把漂礫碌的磚起了兩三塊，掏出幾桿小傢伙來，全扔在了床上。

「就是這一堆！」宋占魁笑了笑，在襟上擦擦手：「風太緊，帶着這個，我們連火車也上不去，弟兄們就算困在這兒了。老穆來，我們纔知道你上去了。我們可就有了辦法。這一堆交給你，你給點車錢，叫老穆送我們上火車。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弟兄們求到你這兒了！」

尤老二要吐潮氣直鑽鼻子。他擱上了鼻子。「交給我算怎麼回事呢？」他退到屋門那溜兒。「我不能給你們看着傢伙！」

「我們可帶不了走呢，太緊！」宋占魁非常的懇切。

「我拿去也可以，可是得報官，拿不着人，報點傢伙也是好的，也得給我想想啊，是不是？」尤老二自己聽着自己的話都生氣。太饒了，尤老二！

「尤老二，你隨便吧！」

尤老二本希望說僵了哇。

「隨便吧，尤老二，你知道，幹我們這行的，但分有法，能扔傢伙不能？你怎麼辦好。我們只求馬上跑出去。沒有你，我們走不了；叫老穆送我們上車。」

土匪對稽察長下了命令。自己弟兄尤老二沒的可說，沒主意，沒勁，主意有啦，用不上！身分是有哇，用不上！他顯露了原形，直抓頭皮。拿了傢伙，敢報官嗎？况且，敢不拿槍嗎？送了車費，就完得給他們看家，依哪道公事呢？尤老二只有一條路，不拿那些傢伙也不送車費，隨他們去。可是，敢嗎？下手拿他們，更不用想。湖岸上隨時可以扔下一個半個的屍尸，尤老二不願意來個水葬。

「尤老二，」宋大哥非常的誠懇：「狗命的不知道你爲難。我們可也真沒法。傢伙你收着，給我們倆隨，後話不說，心照一『要多少？』尤老二笑得真傷心。」

「六六三十六，多要一塊是雜糧！三十六塊大洋！」

「傢伙我可不管。」

「隨便，反正我們帶不了走。空身走，捉住不過是半年，帶着硬的，不喫黑棗也差不多！實話！怕不怕，咱們自己哥兒們用不着吹騰，該小心也得小心。好了，二哥三十六塊，後會有期！」宋大哥停了手。

三十六塊過得手，稽察長沒辦法，「老籍，這些傢伙怎的？」

「拿回去再說吧。」老籍很有根。

「老籍，」他們叫，「送我們上車！」

「尤二哥，」他們很客氣，「謝謝啦！」

尤二哥只落了個「謝謝。」把傢伙全揣起來，沒法拿。只好和老籍，分着插在腰間。多威武，一腰的傢伙。想開鎗那不行，人家完全信任尤二哥，就那麼交出鎗來，人家想不到尤二哥會謙虛不認人。尤老二連想拿他們也不想，他們有根得佩服他們八十塊辦公費，賒出十六塊去。尤老二沒辦法。一百二的薪水也保不住，大概。

尤老二的午飯吃得香，倒喝了兩盞窩心酒。什麼也不用說了，自己沒本事對不起李司令，尤老二不是不靈驗的人。看

吧，再有這麼一當子，只好辭職，他心裏研究着。多麼難堪，辭職。這年頭哪裏去找一百二的事？再找李司令萬難，拿不了匪，倒叫匪給拿了，多麼大的笑話！人家上了山以後，管保還笑着侮尤老二。尤老二整個是個笑話！越想越悞心。

只好先辦煙土。煙土算反動不算呢？算也淡勁哪！反正不能辭職，先辦辦煙土也好。尤老二決定了政策，不再提反動。過些日子再說，老劉們辦煙土是有把握的。

一個星期裏，辦下幾件煙土來。李司令可是囑咐辦反動派，他不能催辦計們，辦公費已經耗出十六塊了。是個星期吧，夥計們都出去踩煙土（煙土）進了個僅大黑粗的傢伙，大搖大擺的。

「尤老二」黑臉笑着。

「誰？五你好大眼子！」

「有尤二哥在這兒，我怕誰。」錢五坐下了，「給根煙吃吃。」

「幹嗎來了？」尤老二摸了摸腰裏——又是路費。

「來一來賀喜，二來道謝！他們全到了山上，很念你的好處！真的！」

「嘔？他們並沒笑話我！」尤老二心裏說。

「二哥」錢五掏出一捲票子來：「不說什麼了，不能叫你賠錢。弟兄們全到山上，永遠念你的好處。」

「這——」尤老二必須客氣一下。

「別說什麼，二哥，收下吧！宋大哥的傢伙呢？」

「我是管看傢伙的。」尤老二沒敢說出來。「老槍手裏呢。」

「好嘞，二哥，我和老槍去要。」

「你從山上來？」尤老二覺得該開扯了。

「從山上來，來勸你別往下幹了。」錢五很誠懇。

「叫我辭？」

「就是你算是我們的人也好，不算也好。論事說，有你沒我們，有我們沒你。論人說，你待弟兄們好，我們也待你好，你不用再幹了。話說到這兒為止。我在山上有三百外人，可是我親自來了，朋友嗎！我叫你不幹，你頂好就不幹。明白人不用多費話。我走了，二哥，告訴老褚我在湖邊小店裏等他。」

「再告訴我一句，」尤老二立起來：「我不幹了，朋友們怎想？」

「後人笑話你怕笑，二哥好了，再見！」

稽察長換了人過了兩三天吧。尤老二胖胖的，常在街上溜着，有時候也看看佛山一眼。

（文藝三卷四號）

二 且說屋裏

老舍

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能享受與佔有的，包善卿已經都享受和佔有過，現在還享受與佔有着。他有錢，有洋樓，有汽車，有兒女，有姨太太，有古玩，有可作擺設用的書牘，有名望，有身分，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與新聞上的官銜，有各色的朋友，有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有壽數，有胖胖的身體和各種補藥。

設若他稍能把心放鬆一些，他滿可以許許的躺在牀上，姨太太與兒女們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即使就這麼死去，他的財產也够教兒孫們快樂一兩輩子的，他的計劃上也會有許多名人的題字與詩文，他的棺材也會受得住幾十年水土的侵蝕，而且會有六十四名槓夫擡着他游街呢。

可是包善卿不願休息。他有他的「政治生活」，他的「政治生活」不包含着什麼主義，主張，政策，計劃與宗旨。他只有兩個決定，就是他不要閒着。他要是閒着，就是別人正在活動與拿權，他不能受這個。他認為自己不能參與的事，都是有礙於他的，他應盡力的去破壞。反之，凡是足以使他活動的，他寧得不該放過機會。像一隻漁船，他用盡方法利用風勢，飄動他的帆，以便早些達到魚多的所在。他不管那些風是否有害於別人，他只顧自己的帆，看風，不管別的。

看準了風，够上了風，便是他的「政治生活」。够上風以後，他可以用極少的勞力而獲得一個中國政治家所應得的利益。所以他不要休息，也不肯休息；平白無故的把看風這點眼力與天才犧牲了，太對不起自己。越到老年，他越覺出自己的眼力準確，越覺出別人的幼稚；按兵不動是冤枉的事。況且他機關交六十，他知道，自要有口氣，憑他的經驗與智慧，就是坐在那兒呼吸呼吸也應當有政治的作用。

他恨那些他所不認識的後來的要人與新事情，越老他越覺得自己的熟人們可愛，就是爲朋友們打算他也應當隨手

抓到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新的事情他不大懂，於是越發感到自己的老辦法高明可喜。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不論是誰自要給他事件，他就應當去擔誤。同樣，凡不給他權勢的便是敵人。他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寬宏與大度，也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嫉妬與褻狹。這是一個政治家應當有的態度。他十分自傲有這個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得罪我跟親近我，你隨便吧。」他的胖臉上的微笑表示着這個。

剛辦過了六十華壽，他的像片又登在全國的報紙上，下面註着：新任建設委員會會長包善卿。看看自己的像，他沾了點頭：「還得我來！」他想起過去那些政治生活，過去的那些經驗使他壓得住這個新頭銜，這個新頭銜又能增多他的經驗，又增高了身分，而後能產生再高的頭銜。因將來的光榮與勢力，他微微感到滿意於現在。有一二年他的像片沒這麼普遍的一致的登在各報紙上了；看到這回的，他不能不感到滿意；這個六十歲的照像證明出訓的政客的庸碌無能，證明了自己的勢力的不可輕視與必難消滅。新人的確出來不少，可是包善卿是青松翠柏，越老越綠。世事原無第二個辦法，包善卿的辦法是唯一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如此。他的方法是官僚的聖經，他一點不反對「官僚」兩字；「只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權叫我官僚。」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這麼說過。

看着自己的像片，他覺得十分像自己。不錯，他的胖臉，大眼睛，短髮粗脖子，與圓木簫似的身，都在那裏，可是缺乏着一些生氣。這些不足以就代表包善卿。他以幾十年的經驗知道自己的表情與身段是怎樣的玲瓏可喜，像名伶那樣聽得自己那一個姿態最能叫好；他不就是這麼個短粗脖子。至少他以為也應該把兩個姿態照下來，兩個最重要的，已經成為習慣而仍自覺的利用着，且時時加以修正的姿態。一個是在面部：每逢他遇到新朋友，或是接見屬員，他的大眼會像看見這奇怪的東西似的，極明極大極優的瞪那麼一會兒，腮上的肉往下墜；然後腮上的肉慢慢的往上收縮，大眼睛裏一層一層的增厚笑，最後成爲個很嫵媚的微笑。微笑過後，他纔閉口說話，舌頭稍稍擱着，使語聲圓柔而附帶着點嬌惑，顯出天真可愛這個。哪怕是個冰人兒，也會被他馬上給感動過來。

第二個是在脚部。他的脚很厚，可是很小。當他對地位高的人趨進或辭退，他會極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脚；細起着沙兒，磨着點膜，或前或後，非常的靈動。下部的靈動很足給他一身肥肉以不少的危險，可是他會設法支持住身體，同時顯出他很靈利，和他的恭敬謙卑。

找到這兩點，他似乎纔能找到自己。政治生活是種藝術，這兩點是他的藝術的表現。他顯以這種姿態與世人相見，裝好是在報紙上印出來。可是報紙上只登出個臃腫肥胖的人來，似乎足美中不足。

好在，沒大關係。有許多重大的事，是報紙所不知道的。他想到末一次的應用「腳法」：建設委員會的會長本來十之六七是給王莘老的，可是包善卿在山木那裏表現了一番。王莘老所不敢答應山木的，包善卿親手送過去：「你發表我的會長，我發表你的高等顧問。」他向山木告辭時，兩脚輕快的細碎的往後退着，腰兒彎着，時時提出這個「互惠」條件。果然，王莘老這個委員也沒弄到手，可憐的莘老不論莘老怎樣固執不通，究竟是老朋友。得設法給他找個地位，包善卿作事處處想到得住人，他不由的笑了笑。

王莘老未免太固執，太固執山木是個勢力，不應當得罪。況且，有山木作顧問，事情可以容易辦得多。他閉上眼想了半天，想個比喻。想不出來。最後想起一個：姨太太要東西的時候，不是等坐在老爺的腿兒上再說嗎？但這不是個好比喻。包善卿坐在山木的腿兒上笑話！不過呢，有山木在這兒，這次的政治生活要比以前哪一次都穩當，舒服，省事。東洋人喜歡拿權，作事和他們合作，必須認清了這一點，認清這一點就是給自己的事業保了險。奇怪，王莘老作了一輩子官，連這一點還看不透！王莘老什麼沒作過？教育，鹽務，稅務，鐵道……都作過，難道還不明白作什麼也不過是把上邊交下來的再往下交，把下邊呈上來的再呈上去，只須自己簽個押，爲什麼這次非拒絕山木不可呢？奇怪也許是另有妙計，不能吧！打聽打聽看，老朋友，但是細心是沒過錯的。

「大概王莘老不改於想壞我的蕊吧？老朋友！」他問自己。他的事永遠不願告訴別人，所以常常自問自答。「不能，王

「劉老不能！」他想，會長就職已平安的舉行過；報紙上也沒露骨說什麼；委員們雖然有請病假的，可是看我平安無事的說了幾句，大概一半天內也就會銷假的；山木很喜歡，那天還請大家吃了飯，雖然飯菜不大講究，可是也就很難為了一個東洋人過去的都很親當；以後的，有山木作主，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的。是的，想法安穩好王學老吧；一半因為是老朋友，一半因為省得單為這個懸心。至於會裏用人，大致也有了個譜兒，地處較硬的介紹已經敷衍過去，以後再有的，誰敷衍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好在可以往山木身上推。是的，這回事兒真算我的老運不小！」

想法子給山木換輛汽車，這是真的，東洋人喜歡小便宜，自己的車也該換了，不先給山木換，自己何必忙在這一時？何不「一齊換呢！我是會長，他是顧問，不必，不必和王學老學，是讓山木一步好！」

決定了這個，他這回的政治生活顯然是一帆風順，不必再思索什麼了。假如還有值得想一下的，倒是明天二姨太太的生日辦不辦呢？辦呢，她說數還小，怕沒吃上委員會的傢伙們有所借口，說些不三不四的。不辦呢，又怕臨時來些客人，不大合適。「政治生活」有個討厭的地方就是處處用「思想」，不是平常人所能幹的。在很小的地方，正如在很大的地方，漏了一筆款能有危險。就以婆姨太太說，過政治生活沒法子不愛，同時姨太太給人以許多麻煩。自然，他自己在婆姨太太這件事上還算很順利，一來是自己的福氣大，二來是自己有思想，想起在哈爾濱作事時候的俄國太太——後來用五百元打發了那個——他微笑了笑，再不想洋毛子看那面白，原來皮膚更粗，處處帶着小黃毛。最難堪的是來月信的時候，只用紙捲個小第一來，他不喜歡看外國電影，多一半是因為這個。連中國電影也算上，那些明星沒有一個真正漂亮的。婆姨太太還是到蘇杭一帶找個中等人家的雛兒，林黛玉似的又嬌又嫩。二姨太太就是這樣，比女兒還小着一歲，比女兒美得多。似乎應當給她辦生日，怪可憐的。況且乘機會請山木吃頓飯也顯着不是故意的請客，是的，請山木首席，一共請三四桌人，對大家不提辦生日，又不至太冷淡了小姨太太，這是思想。

福命使自己騰達，思想使自己壓得住富貴，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有力的證明。太太唸佛吃齋，老老實實。大

兒有很好的差事，長女上着大學。二太太有三個小少爺，三太太去年冬天生了個小女娃娃。理想的家庭，沒鬧過一樁兩城風雨的笑話，好容易最不放心的大兒大女，在外邊讀書什麼壞事學不來！可是大兒已有了差事，不久就結婚；女兒呢，只盼頭腦當當的畢了差，找個合適的小人嫁出去，別鬧笑話。過政治的原不怕鬧笑話，可自己是老一輩的人，不能不給後輩們立個好榜樣，這是政治道德。作政治沒法不講道德，政治舞臺是多麼危險的地方，沒有道德便沒有膽量去冒險。自己六十歲了，還敢出肩重任，道德不充實可能有這個勇氣自己的道德修養，不用說，一定比自己能看到的還要高着許多，一定。

他不願再將報紙上那個像片，那不過是個短粗而無生氣的胖子，而真正的自己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才有經驗有運氣的政治家，談話了他心裏非常的平靜，像無波的秋水映着一輪明月。他想和姨太太們湊幾圈牌，爲是活動自己的心力，太平靜了。

「老爺，方委員，」陳升輕輕的把張很大的名片放在小桌上。

「請，」包善卿喜歡方文玉，方文玉的委員完全仗着他的力量。方文玉來的時間也正好，正好二男二女——兩個姨太太——湊幾圈兒。

方文玉進來，包善卿並沒有起來，他知道方文玉不會惱他，而且會把這樣的不客氣認成爲親熱的表示。可是他的眼睛張大，而後漸漸的一層層透出笑意，他知道這足以補足沒有起互的缺欠，而不費力的籠罩方文玉的心。搬弄着這些小小的過節，他覺得出自己的優越，有方文玉在這兒比着，他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經驗與資格。

「文玉坐坐，坐懶得很，這兩天够我老頭兒……哈哈！」他必須這樣告訴文玉，表示他並沒有在家裏閒坐着，他最不喜歡忙亂，而最愛說他忙；會長要是忙，委員當然知道應當怎樣勤苦點了。

「知道善老忙，現在我——」方文玉不敢坐下，作出進退兩難的樣子，唯恐怕來的時間不對而討人嫌。

「坐來待正好！」看着方文玉的表演，他越發喜歡這個人，方文玉是有出息的。

方文玉有四十多歲，高身量，白淨子臉，帶着點煙氣。他沒別的嗜好，除了喫口大烟。在包善卿眼中，他是個有爲的人，精明，有派頭，有思想，可憐命不大強，總跳騰不起去。這回很費了些力氣給他弄到了個委員，很希望他能借着這一步而走幾年好運。

「文王你來得正好，我正說湊幾圈，帶着硬的呢？」包善卿圍着舌尖，顯出很天真的淘氣。

「伺候善老，輸錢向來是不給的。」方文玉張開口，可是不敢高聲誇美，露出幾個帶烟油的長牙來。及至包善卿哈哈的笑了，他纔接着出了聲。

「本來也是。」包善卿笑完，很鄭重的說，「一個委員拿五百六，沒車馬費，沒辦公費，苦事！不過，文王你得會利用，眼睛別閒着；等山木擬定出工作大綱來，每個縣城都得安人留點神，多給介紹幾個人。這些人都有縣長的希望，可不能只靠着封介紹信，這或者能教你手裏鬆動一點，不然的話，你得賠錢；五百六太損點，五百六！」他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小脾腳尖，不住的點頭。待了一會兒：「好吧，今天先記你的賬好了。有底沒有？」

「有小劉剛弄來一批地道的，請我先嘗嘗，烟到是不壞，可是價兒也够賤的。」方文玉搖了搖頭，用燒黃的手指夾起枝「炮臺」來。

「我這也有點，也不壞，跟二太太好了；她有時候喫一口，我不准她多喫，咱們裏院去吧？」包善卿想立起來。

他還沒站利落，電話鈴響了。他不愛接電話。許多電玩藝兒，他喜歡安置，而不願去使用。能利用電力是種權勢，命令僕人們用電話叫茶或買別的東西，使他覺得他的命令能够傳達得很遠，可是他不自願自己去叫與接電話。他知道自己不是破命去坐飛機的那種政治家。

「勞駕吧。」他立好，小脾腳尖往裏一逗，很和藹的對方文玉說。

方文玉的長腿似乎一下子就邁到電機旁，拿起耳機，回頭向包善卿笑着：「喂，要哪裏包宅，啊，什麼嘍，善老是我，是的，跟

「墨山說話啊，您也聽得善老不愛接電，唔啼，好，我代達……好，都聽明白了，明天見，明天見！」看了耳機一下，掛上。

「墨山」包善卿的下巴往裏收，眼睛往前弩，作足探問的姿勢。

「墨山」方文玉點了點頭，有些不大願意報告的樣子。「教我跟善老說兩件事。頭一件，明天他來給三太太賀壽，預備打幾圈。」

「記性是真好，真好！」包善卿喜歡人家記得小姨太太的生日。「第二件」

「那什麼，那什麼，他隱說，聽說未必真確，大概學生又要出來鬧事！」

「墨山，有什麼可鬧的？」包善卿聲音很低，可是很清楚，幾乎是一字一字的說。

「墨老說，他們要打倒建設委員會呢！」

「胡鬧嗎？」包善卿坐下，腳尖在地上輕輕的點動。

「那什麼，善老，」方文玉就着烟頭又點着了一枝新的，「這倒要防備一下。委員會一切都順利；不為別的，單為求個吉利，也不應當讓他們出來，滿街打着白旗，怪喪氣的。好不好通知公安局，先給您這兒派一隊人來，而後讓他們每學校去一隊，禁止出入？」

「我想想看，想想看，」包善卿脚尖點動得更快了，舌尖慢慢的舐着厚唇，眨巴着眼過了好大一會兒，他笑了：「還是先請教山木，你看怎樣？」

「好好」方文玉把烟灰彈在地毯上，而後用左手捏了鼻子兩下，似乎是極深沈的搜索妙策：「不過，無論怎說，還是先教公安局給你派一隊人來，有個準備，總得有個準備。要便衣隊，都帶傢伙，把住胡同的兩頭，」他的帶烟氣的臉上露出青筋，陰翳光光的眼睛放出一些浮光。「把住兩頭，遇必要時只好對不起了，拍拍一排鎗，拍拍一排鎗，沒辦法！」

「沒辦法」包善卿也掛了氣，可是還不像方文玉那麼浮躁。「不過總是先問問山木好，他要用武力解決呢，咱們便問

心無愧。他主張和平呢，咱們更無須乎先表示強硬。我已經想好，明天請山木與飯，正好商量商量這個。」

「善老，」方文玉有點抱歉的神氣，「請原諒我年輕氣浮，明天萬一太晚了呢？即使和山木可以明天會商，您這兒總是先來一隊人好吧？」

「也好，先調一隊人來。」包善卿低聲的像對自己說。又待了一會兒，他像不願說，而又不得不說的，看了方文玉一眼；彷彿看準方文玉是可與談心的人，他張開了口：「文玉，事情不這麼簡單。我不能馬上找山木去。爲什麼？你看，東洋人處處細心。我一見了他，他必定先問我，誰是主動人？你想啊，一羣年幼無知的學生懂得什麼，背後必有人鼓動。你大概要說××黨？」他看見方文玉的嘴動了。下。「不是！不是！」極肯定而有點得意的他搖了搖頭。中國還沒有××黨，我活了六十歲，還沒有看見一個××黨。學生背後必有主動人，弄點糖兒豆兒的買動了他們，主動人好上臺代替我，你——你——」他的聲音提高了些，胖臉上紅起來。「咱們得先探聽明白這個人或這些人是誰，然後纔不至被山木問住。你看，彷彿吧，山木這麼一問，誰是主動人？我答不出好，山木滿可以攔着小黑鬍子說：誰要頂你，你都不曉得？這個，我受不了。怎麼說呢？咱們的敵人，可以憑山木的，咱們可得自己找出敵人是誰。是這樣不是？是不是？」

方文玉的長腦袋在細脖兒上繞了好幾個圈，心中「很」佩服，臉上「極」佩服，「包善老，我再活四、十多也沒您這個心路，善老！」

善老沒答話，眼皮一搭拉，接受對他的諛美。「是的，擒賊先擒王，把主動人拿住，學生自然就老實了。這就是方纔說過的：和平呢還是武力呢，咱們得聽山木的，因爲主動人的勢力必定小不了。」他又想了想：「假如咱們始終不曉得他是誰，山木滿可以這麼說：你既不知道爲首的人，那就只好拿這回事當作學潮辦吧。這可就糟了，學潮一點學潮，咱們還辦不了，還得和山木要主意。這豈不把亂子拉到咱們身上來？你說的不錯，拍拍一撈鎗，準打回去，一點不錯；可是拍拍一撈鎗不犯上由咱們放呀。山木要是負責的話，管他呢，拍拍一排開花炮也可以是不是？文玉，我說的是不是？」

「是極！」方文玉用塊很髒的綢子手絹擦了擦青眼圈兒。「不過，善老，就是由咱們放論也無所不可。即使學生背後有主動人，也該懲罰他們——不好好讀書賭博哄什麼呢！東洋朋友，中國朋友，商界，工界，農民，都擁護我們。除了學生，除了學生，不能不給小孩子們個厲害！我們出了多少力，費了多少心血，纔有今日。臨完他們喊打倒善老？」看着善老，連連點頭，他那點喫烟人所應有的肝火消散了些。「這麼辦吧，善老，我先通知公安局派一隊人來，然後咱們再分頭打聽打聽誰是爲首的人。」他的眼忽然一亮，「善老，好不好召集全體委員開個會呢？」

「想想看，」包善卿決定不肯被方文玉給御迷了頭，在他的經驗裏，沒有辦法往往是最好的辦法，而延宕是以殺死時間與風波。「先不用給公安局打電，他們應當趕上咱們來，這是咱們當筆好善事的機會，咱們不能迎着他們去。至要開會，不必；一來是委員們沒都在這兒，二來委員不都是由你我選舉的，開了會倒麻煩，倒麻煩。咱們頂好是先打聽爲首的人；把他打聽到，」包善卿兩隻肥手向外一推，「一股盜總全交給山木省心，省事不得罪人！」

方文玉剛要張嘴，電話鈴又響了。

這回，包善卿沒等文玉表示出來願代接電的意思，他的小胖腳緊動慢動的把自己連跑帶轉的拂過去，像個着了忙的鴨子，摘下耳機，他張開了大嘴喘了一下氣。「哪來，哪來，馮秘書，近來好啊，啊，啊，局長呢，嘔，我忘了，是的，局長回家給老太太作壽去了，我的記性太壞了那……嘿……請等一等，我想看看再給你打電，好，謝謝，再見！」掛上耳機，他彷彿接不上氣來了一大堆棉花似的，癱在大椅子上。閉了會兒眼，他低聲自說：「記性太壞了，那天給常局長送過去的壽幛今天就會忘了，要不得，要不得！」

「馮秘書怎麼說？」方文玉很關切的問。

「哼，學生已經出來了，馮子才要我注意！」包善卿勉強笑了笑。「我剛才說什麼來着？咱們還沒教他們派人來呢，他們已經和我主意，要是咱們先張了嘴，公安局還不逮到我這兒來辦公？跟我主意，他們是幹什麼的？」

「可是學生已經出來了！」方文玉一樣的想不出辦法，可是因為有嗜好所以膽子更小一點。「你想怎樣回覆馮子才呢？」

「他當然會給當局長打電報要主意，我不掙那錢，管不着那段事。」包善卿看着桌上的案頭日曆。

「你這兒沒人保護可不行呢！」方文玉又善意的警告。

「那，我有主意。」包善卿知道學生已經出來，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全設法了。「文玉，你給張七打個電，教他馬上送五十打手來，都帶傢伙，每人一天八毛，到委員會領錢。我們比巡警可靠！」

方文玉放了點心，馬上給張七打電話。包善卿也似乎無可墨慮的了，躺在沙發上閉了眼。方文玉看着善老，願再思索什麼，可是總惦记着馮善老，怎麼不給馮馮呢？包善卿早把馮子才忘了，他早知道馮子才若是看事不妙必會偷偷的跑掉，用不着替他擔憂。他心中正一一的數點家裏的人，自要包家的人都平安，別的都沒大關係。他忽然睜開眼，坐起來，按電鈴。一邊按一邊叫：「陳升！陳升！」

陳升快的跑進來。

「陳升，大小姐回來沒有？」探着脖子看桌上的日曆：「今天不是禮拜天嗎？」

「是禮拜，大小姐沒回來。」陳升一邊回答，一邊倒茶。

「給學校打電，叫她回來快！」包善卿十分着急的說。「等等再倒茶，先打電！」對於兒女，他最愛的是大小姐。最不放心的也是大小姐。她是太太生的，又是個姑娘，所以他對於她特別的慈愛，慈愛之中還有些尊重的意思。姨太太生的小孩自然更得寵愛，可是止於寵愛；在大姑娘身上，只有在她身上，他彷彿找到了替包家維持家庭間的清潔與道德的負責人。她是「女兒」，她非得純美的，一朵水仙花不可。這朵水仙花供給全家人一些清香，使全家人覺得他們有個鮮花的千金小姐，而不至於太放肆與胡鬧了。大小姐要是男女混雜的也到街上去打賭賭，包家的鮮花就算落在泥中了，因為一旦和

男學生們接觸，女孩子是無法保持住純潔的。

「老爺，學校電話斷了！」陳升似乎還不肯放手耳機，回聲說完這句，又把耳機放在耳旁。

「打發小王去接，緊自擰着耳機幹什麼呀？」包善卿的眼瞪得極大，短鬚子都立起來。

陳升跑出去，門外汽車嘟嘟起來。緊跟着，他又跑回來：「老爺，張七帶着人來了。」

「叫他進來！」包善卿的手微微顫起來。「張七」兩個字似乎與禍亂與斷殺有同一的意思，禍亂來在自己的門前，他開始害怕了；雖然他明知道張七是來保護他的。

張七沒敢往屋中走，立在門口外：「包大人，對不起您，我纔帶來三十五個人；今天大家都忙，因為國學生，各處用人；我把這三十五個放在您這兒，馬上再去找，不了事，掌燈以前，必能湊齊五十名。」

「好吧，張七。」包善卿開開屋門，看了張七一眼：「他們都帶着傢伙，哪好趕快去再找幾名來；錢由委員會領；你，我另有份兒賞。」

「你就別再賞啦，常花錢的那麼，我走了，您沒有別的吩咐了？」張七要往外走。

「等等，張七，汽車壞大小姐去了，等汽車回來你再走；先去看看那些人，東口西口和門口分開了站；別都聚在一堆兒！」

張七出去檢閱，包善卿回頭看了看方文玉：「文玉，你看怎樣？不要緊吧？」關上屋門，他背着手慢慢的來回走。

「沒準兒了！」文玉也立起來，臉上更灰暗了些。「毛病是在公安局，局長沒在這兒，馮子才大概——」

「大概早跑了！」包善卿接過去。「空城計，非亂不可，非亂不可！這玩藝，這玩藝，咱們始終不知爲着的是誰，有什麼辦法呢？」

電話方文玉沒等請示，抓下耳機來。「誰？小王……等等！一偏着點頭：「善老，車夫小王在街上借的電話，學生都出去了，」

大小姐大概也隨着走了，街上很亂，打上了！

「叫小王趕緊回來！」

「你趕緊回來！」方又玉兇狠的掛上耳機，心中很亂，想燒口烟吃。

「陳升！」包善卿窗外喊：「叫張七來！」

這回張七進了屋中，很規矩的立着。

「張七五十塊的賞，去把大小姐給找來！你知道她學校？」

「知道，可是，包大人，成千成萬的學生，哪兒去找呢？我一個人，再添上倆，找到小姐也沒法硬拉出來呀！」

「你去就是了，見機而作，找了來，我另給你十塊！」方文玉看着善老交派張七。

「好吧，我去碰碰！」張七不大樂觀的走出去。

「小王回來了，老爺！」陳升進來報告。

「那什麼，陳升，把帽子給我！」包善卿撈了會兒，轉向方文玉：「文玉，你別走，我出去看看，一個女孩子人家，不能——」

「善老！」方文玉抓住了善老的手，很涼。「你怎麼出去呢？讓我去了好了。認識我的少一點，您像片！」

二人同時把眼轉到桌上的報紙上。

「文玉，你也不能出去！」包善卿腿一軟，坐下了。「找山木想辦法行不行？這不能算件小事吧？我的女兒！他要是派兩名

他兵能說說來——

「他兵能說說來——」方文玉低聲的說。

「他兵能說說來——」

平常能聽得見汽車的喇叭聲。現在，饑夏日大雨由遠而近的那樣來了一片繼續不斷的，混亂而低

切的吵嚷，分析不出是什麼聲音，只是那麼流動的，越來越近的一片。一種可怕的，像捧著什麼血肉的一團火，或一股怒潮，向前滾進。

方文玉的臉由灰白而慘綠，猛的張開口，嚥了一口氣。「善善，咱們得逃！」

包善卿的嘴動了動，沒有說出什麼來，臉完全煞了。熱氣與懼怕在兩下處扯心的，使他說不出話來。「學生！學生！一羣毛孩子！」他心裏說：「你們懂得什麼！懂得什麼！包善卿的政治生活非生讓你們吵說不可！包善卿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混賬！一羣混賬！」

張七拉開屋門，沒顧得摘帽子：「大人，他們到了！我去找大小姐，恰好和他們走碰了頭！」

「西口把廠沒有？」包善卿好容易說出話來。

「他們不上這兒來，上教場去集合。」

「白雲進來，閉館，我告訴你！」包善卿聽到學生們不推胡問，強硬了些。

「聽！」張七把屋門推開。

「打倒賣國賊！」千百個嗓子同時喊出。

包善卿的大眼向門下裏找了找，好似「賣國賊」三個字像個風等似的從空中落了下來。他沒找到什麼，可是從空中又降下一聲：「打倒賣國賊！」他看了看方文玉，看了看張七，勉強的要笑笑，沒笑出來。「七」「張」字沒能說利落：「大小姐呢？教你去找大小姐！」

「這一隊正是大小姐學校裏的，後面還有一大羣男學生。」

「看見她？」

「第一個打旗的就是大小姐！」

「打倒帝國賊！」又從空中傳來一聲。

在這一聲裏，包善卿彷彿清清楚楚的聽見了自己女兒的響聲。

「好好！」他的手與嘴唇一動兒頭。「無父無君，男盜女娼的一羣東西！我會跟你算賬，別忙，大小姐！別人的孩子我管不了，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爸爸是賣國賊，好！」

「善老善老！」方文玉的癢已上來，強掙扎善勸慰：「不必生這麼大的氣，大小姐年輕，一時糊塗，不能是真心反抗您，絕對不能！」

「你不知道！」包善卿顫得更厲害了。「她不是想要錢，要衣裳，要車，都可以呀，跟我明說好了；何必滿街去嚷呢？瘋了？賣國賊，爸爸是賣國賊，好聽，混賬，不要臉！」

電話沒人去接。方文玉已經癱得不愛動，包善卿氣得起不來。

張七等鈴響了半天，塔誦着過去摘耳機。「……等等，大人，公安局測謊器。」

「掛上，沒辦法！」包善卿躺在沙發上。

「陳升，陳升！」方文玉低聲的叫。

陳升就在院裏呢，趕快進來。

方文玉向院那邊指了指，然後攏起嘴唇，像叫貓似的輕輕響了幾下。

陳升和張七一同退出去。

十年短小說集

三 賑米

蔣牧良

世界都像死滅了，屋子給埋在靜寂中。

彭仲甫背了那盞煤油燈，坐落兩條臂膀，在大腿上，手裏抓起來盆架上的銅銹，錯在灰中間，有一圈沒一圈地劃——他的臉子發蒼青，給炭盆裏的火光映了變成股紅色。

「你道我怎麼辦？」他下死勁地釘我一眼。「護這藥攤子，就這藥攤台丟去本錢不算，邊得吃官司；再撈點兒本銀行裏沒有抵押品，借不出這一萬多塊錢。所以……我想……你的米……」

我沒有響，只回敬得他一眼，肚子裏却在想對付的方法。這屋子的沉寂，越顯得燈光都暗淡了些似的。

「電報你是看見的，這可……反正遲不過十天……你就……我賣田的錢一到，馬上把賑米……頂樞也在正月十五六……」

他的話一散，手裏的銅銹錯開了，炭盆上一聲「鏘」，口裏就抽出一口長氣——像個汽車胎上缺了洞。

意扯扯，我今夜給這鬼東西鬧得實在頭痛。他只說他這年，死窮活窮要借我那五千担賑米向銀行裏押去。你道這怎麼成——要有人到省裏去告發了，我這吃飯的東西還得來，可是我也不能乾脆地回絕他。我還該還他百多地買衣服的錢，這陣子還不起這一大筆債。

「老彭老彭，我把腦袋湊攏去。」你可明白我……我是……剛才告訴過我不是……我實是……你應對不對？」他這聲歪着腦袋聽我說，臉子可越變越憂鬱了。後來他眯着眼睛發愣，歇住那麼三四分鐘才說：

「不過……這算是你救我吧，你不……你總得……」

精靈，我對他說上了大半夜，他翻來覆去是句老話——要我救他。要是能夠，我有什麼不救？可是這不是頑意，救得了別人，救不了自己。

「現在這樣吧：只要你肯……你前次買衣服的錢就不消提起了。」半天他又補上這一句。

我先前聽他說到借米，就疑心着他是繞灣兒來討我買衣服的錢，現在看來不是。我開始想到借米關於自己的好處，就站起身來在房子中間踱。一些拜金主義的幻影與想得到的恐怖，就在我的腦子裏勇猛地衝鋒。彭仲甫不時把眼睛偷瞟着我，可是我沒有理他，我護我的。

踱了半天，我又站着看一陣牆壁。其實牆壁還不是牆壁，又有什麼看頭——我是在想我們這樣的窮官兒。

「欠他買衣服的錢還不少哩——百多塊嘍！我們這窮官兒幾時開過百多塊錢的眼睛！那末，剛才他……我可以……」我在肚子裏這麼想着，像是一塊已經到口的肥肉，捨不得吐。

可是後來我又轉念：別急，這傢伙是不是在頭我的鬼把戲——我得仔細。於是我那兩隻腳就移到了寫字檯邊上，裝做拿香煙的，帶便瞞眼兒他剛才給我看的那張電報是不是真的。

「賑米怎麼能再推——這是公家……又有兩個災民！」我燃着煙捲，故意這麼獨自一句。

「那有什麼！五千擔米，反正將來發的還是五千擔，又不短了他們一粒半粒的，不過遲點兒日子。」這傢伙還是站在他那邊說話。

可是他的話倒也不錯，真早發遲發，我都不會把米七折八扣的。比方河裏船阻風吧，還不是也要來年才得發。我停住步子向他嘆一嘆。

「你……你……」

我正想要把話說下去，陡的記起那回在宿舍裏看見槍殺一個匪犯，罪狀上寫的那個朱紅「戒」字，顯在前面，我滿身打了一個寒噤，趕急向那紅「戒」字上吐一個煙圈，把眼睛移到天花板上。

「衛生丸子，是樣不合口胃的菜！」自己警告自己。

彭仲甫仰起頭來看一陣我，他像在等待着什麼，可是我沒了下文，他又低下頭去。歇住會兒，我才把手裏的煙捲頭再吸一口，扔到痰盂裏，坐下來對他說：

「老彭公事還是公事，你是個明白人呀，論友誼我都想……可是……呢，真的，今夜我也想不出一個什麼好的方法來，好，你讓我「考慮」一下吧，總之，我從……可是……呢，總得「考慮」今夜你睡去吧，我也……」

他見我說了一長串的話，還是沒一點兒結果，就哭喪着一張臉。又過了三四分鐘，才站起身來向外面走。臨到門邊，他還掉轉頭來說：

「好，今夜你就……總之，我是……」

我見他已經起了身，再不願說別的話，祇向他點點頭，算是安慰他。

彭仲甫出去之後，我覺得肩上減輕五百噸似的，鬆了一口長氣。可是後來回想到剛才的情景，又覺得有點兒「內愧」。真的，我說的「考慮」這完全是一句實騙子的話，其實我「考慮」烏我不過騙他出去，別要就誤我的賤賤。

可基又說一句天良話：「內愧」這不是我再來騙人的。彭仲甫這個人是多麼地够朋友，實騙子雖是我一個沒有方法的方法，認真說，一個人怎麼能盡把別人的好處忘掉，連「內愧」都沒有。

二

現在讓我來額外敘述一點我和彭仲甫的過去吧，可是話又拉得太開，請不要厭煩。

去年的「黃禍」光輝算還得頂大了。不知費了多少錢，慈善帽子的電報紙，省裏的賑務委員會才派了我帶五千擔米

去賑災。米是用民船從河裏輸送去的，直到十二月我才坐了牲口去。

到了離縣城不過二十多里的狗尾山，我和帶去的那個勤務兵還有一個挑行李的老頭，在那條傾斜的山路上走着走着，那個勤務兵指著前面的樹林裏叫：

「看，這麼冷的天氣，幹嗎而那人還是個赤腳，他手裏拿的什麼——刀吧，王科長？」

我伸脖子，沒聽見什麼。

走的不到丈把地，遠那個挑行李的老頭也說有人。我再抬頭：這回前面山岔裏的冬青樹底下，果然有一個瘦長的漢子在探頭探腦。遠遠兒地望去，真像是個赤腳；一手拿一件什麼，可給柴草遮住，瞧不明白。我頓一頓說：

「不妨事吧，這兒去縣城很近的。」

我們走過那兩林子才一半，大樹把天空遮得陰鬱鬱的。風吹着樹葉，悉索地發響，格外來得清冷。我正在驚訝着這地方的險峻，兩邊山上猛的發出了幾聲吶喊。

一轉眼，那些樹背後的柴草裏鑽出一二十個人來，可都不像強盜——小孩子和娘兒們佔多數。雖然也有幾個年青點的漢子，向我們走來可沒一個不瘦得鬼一樣，像幾十年前就沒吃過飯，走起路來還打顫哩。

他們手裏沒有槍，不過是些鋤頭和柴刀一類的東西。娘兒們抓的還是石子和土塊。只有剛才在冬青樹底下探頭的那個傢伙，背上掛一塊麻布，手裏拿一把鬼頭刀，光着雙火柴似的胳膊，還比較地威武。

他們走了攏來，那個鬼兒先把鬼頭刀向我的勤務兵一晃，嚇得他蹲了下去，接着就跳到我的牲口跟前叫：

「給老子留下行李來！」

聲音可不小。

後面的娘兒們在拚命地吶喊，有些也甩石子過來。我看這樣子不對勁，可是一面還在打量着這些強盜。

世界真的變了；連強盜都不像從前小說上說的那麼兇的彪形大漢，就只是這樣一班貨色！不過今兒還算是他們的幸運，碰的是我。要是我們的×委員來末，他的太極拳練得那麼好，這些個娘舅們就全換了那個拿鬼頭刀的，恐怕他們也不用。

回頭再瞧瞧我的勤務兵和那個挑行李的：該死，這兩個傢伙像發了瘧疾：抖得那樣利害。唔，好漢不吃眼前苦，雖說只有這幾個小毛賊，可是犯不上着了他們的道兒，幾件行李算得鳥事，我就統統扔給他們。

後來有一個小鬼頭見我穿的几件皮袍子，說要刺豬鬃，我情直便了性子，自己脫掉扔在地下，穿一件短棉襖罷了。

我剛爬上那個山坡，回頭一瞧，馬上又在後悔：原來這些傢伙的目的，都不像是來劫行李。他們把我攔跑了，就搶那兩個網籃裏的餅乾來，還有鹽食盒子裏的鹹菜。我在山上聽得一個小孩子嘴裏塞滿一嘴的東西，在罵餅乾給人搶了去，吃了會要拉屎的。大概他們都是餓慌了才來做這頑意；早知道如此，我就是一個人也該使他媽的一下勁，給這些傢伙一點兒利害。噲噲。現在後悔有鳥用。再轉去懶得爬山。

那天下午，我還是這麼着穿了一身短打進的城。全城都知道我在路上遭劫的，商會派了彭仲甫做代表來歡迎我。那傢伙和我一見面就像幾十年前的朋友：說起話來一點客套沒有，其實我和他雖是一個只隔得八里路的同鄉，在家裏的時候我們並不認。

晚上，彭仲甫在自己開的明遠藥房擺接風酒。我的褥子還沒坐得熱，他就叫一個學徒到衣莊裏去買一件大衣和一件皮袍子給我。我告訴他手頭沒有錢，他說：

「再沒錢，不穿衣可不成，我幫你給了，回頭還給我去罷。」

他給我零用錢，他對我挺客氣，在一切事情上都把我尊敬得像祖宗，不到三五天工夫，就跟我打得火熱了。

我到光縣住的十多天，米還沒有到齊。我的臨時辦事處，就設在彭仲甫的明遠藥房裏。彭仲甫天天伴我出去撻麻將，送

窩子，可是他自已倒真的像定時客，並不怎麼快活的樣子，就是坐在審判們身上笑，他的笑容也加有幾分人爲力——一刻，他又把眉毛皺着。

從前天下午起，彭仲甫忽然不來伴我了。他像亡得要命，前兒晚上沒有回家睡覺。

昨兒一天，我只在快半夜的時候見到他一次，看樣子還是很忙。他走進賬房裏翻一陣保險櫃子，又查查賬。一刻，又煎好帽子要出去。我們在外碰見他。

「忙吧，近來？」

「沒什麼事！」

我再想要和他說第二句話，他對我笑笑，袖身走了。

今天下午，他又回來了，吃夜飯，我們是一桌。他吃着吃着飯，又在發楞；湯瓢會送進飯碗裏去，筷子也拿倒了。他的臉子以及他——眼犄角兒上，處處溜出他肚子裏的憂鬱來。

七點鐘左右，他來到我房子裏的炭盆邊上坐着；以先他看了我總是要說不說，後來他就告訴我今年的藥房虧了本，給水浸壞好些藥，打了電報問去賣出，回電說要年底才成的交易，來年才有錢付。

「做買賣，總是一年一度轉賬的，怎麼能捱到來年，你救我一救吧，把米……」他說。

我先前說的彭仲甫够朋友，說來真是不壞吧，可是我竟不願把米借給他，這你當然明白；責任還是小事那罪狀上的紅戒字，我可吃不了。

三

第二天一早，我還沒有起來，光祿的杜縣長使人送了信來。說四鄉的災民，聽說城裏有賑米發，先派了代表來爭多少，要我今兒下鄉去勸一下災，好把賑米來分配。我想藉着這勸災到鄉下去一趟，可以避免彭仲甫許多麻煩，這倒是一件稱心的

事。

可是我正在預備下鄉，彭仲甫又從商會撈了一個招待的頭銜來，要同我去。這回，他對我可比從前更巴結了：我有什麼事情，只要把下巴尖兒一指，他就會給我弄得好好兒的。

不過這次不比在城裏，接近的日子雖多，可是我的耳目被另外一種事物佔領去，他就很少和我碰面。而我呢，勘災勘到眼珠子裏的，處處都覺得有點兒酸鼻，那可更不用說了。

人心畢竟還是肉做的，認真你要是滾進了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你心裏也準得有點兒那個的。我就單指光縣的北鄉吧；北鄉運的水災，老實說比那些宣傳照片上要來得有勁；現在說來，你就知道我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還談得到把米借給彭仲甫！

那天我們從西鄉起身到北鄉去，還好，碰着天晴，風也刮得不大。彭仲甫先叫一個鄉下人挑了火食擔子跟着走，並且要同去的人，每個身上揹一個水瓶。

「北鄉不也遭水災，幹嗎水都沒有喝？擠着走！」我問。

「不要問囉，到那兒你就明白。」

九點鐘的時候到了崎田嶺，彭仲甫告訴我：嶺右就是北鄉，過了嶺再吃中飯。又費了那麼點把鐘的工夫，我們爬上了嶺，一抬頭呢，我的天哪，這還像個地方？

嶺底下的天氣黃昏得要命，太陽到了這兒也白了些似地。

北鄉本來就是一個局勢地，沒有什麼大的山脈。我站在崎田嶺這高地望去，地下成了整片的灰褐色，沒有一間屋子和一株樹，或者是一根青草，像個瓦壇裏降崑崙沙，不過大些。

六七百米的地方，給太陽光照出一團一團發着死白色的東西。再運就像個快夜的春天，籠在煙裏，直接刊遠望兒佈着

黃白色雲的天邊上。

我想問彭仲甫看北鄉怎麼成了這麼個地段。可是那傢伙早就下山預備中飯去了。

我在嶺上休息一會，才起身下山。在四十多呎高的岩石上，看到了從前給水吞蝕過的痕跡，山崖脚全是水泥漿成一層白色的護壳。

地下沒有路，給細沙鋪雪似的平闊地鋪着；不過有些人走過的腳跡。找尋着腳跡毛去。嗅得到一般的霉臭味。

到了一個小山坡跟前，疏落地挺着幾枝古樹，可是沒有小枝，像樹頭的電桿。靠東邊的那個樹材枝，橫挾着一具埋過很久的棺材，高高兒的撐着。棺材蓋上還留着好些水浪子深來的茅草。樹根儼像筋絡：一節露一節地伏在地下蜿蜒着。樹皮和地下細沙的顏色混得湮沒分別，怪道我在山上看不出底下有樹來。

大概走得有一兩里路的光景。彭仲甫他們在一個倒塌了的屋基邊上等着我。磚石上長着綠霉。我進了彭仲甫走過去，想看看認不認得出牠從前的廳堂，廂廡。剛轉過那堵短牆，四、五個鬍鬚七豎八的躺在泥沙上。

我却退了幾步。彭仲甫把棧手杖去敲那鬍鬚的腦頂骨，笑笑說：

「出了一輩子的門還怕這頑意？」

我蹙着眉毛搖頭。他又——

「這頑意……這頑意北鄉多着哩！當時的水來得那麼陡，圩堤一穿，又沒個給兒，你道……」

「水退了這麼久，怎麼沒人來收尸？」

「誰來死屍還新鮮的時候，也有些人割些肉去煮了吃，給水浸得久，腫爛了的，就讓他放了這麼個鬍鬚。」

我沒有響，不知道當時是一個什麼感覺，拉着彭仲甫祇想馬上離開這地方。

「吃死屍，這不是一種人類的醜惡？」我在肚子裏這麼想着。那傢伙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解釋似的說：

「可是這些吃的人又有什麼辦法不吃，自己就要餓死給別人吃——天旱的年成倒還有樹皮和草根，這麼大的水災裏，你看哪來的……向官府請賑，你不是到現在才來，這幾個月久的……」彭仲甫這麼只顧往下說去，可是後來他臉上忽然有點兒懊悔的樣子，像說錯了話就被住了。

我低頭走着，傻子似的聽他說。屋基背後是個窪地，還有些積水。中間有五六根木材的架子，簞片子一樣地站在水裏。北風刮起水浪子發着死白色，我想到剛才在嶺上看見那一團一團的東西，可是還不懂得彭仲甫叫人帶水的意思，又問：

「這兒不是有水，何苦那麼遠天遠地叫人措？」

「這水可能吃？那你馬上……死過不少的人和牲畜都沒有埋哩。」

接着他就看一看表：「喲十二點了！我們還要趕路，吃飯去吧。」說句不怕紅臉的話，一個世故挺深的人，他的感情就不容易動。尤其是我們這班做慈善事業的，眼睛裏經過的慘狀比任何人多，要不靠心腸硬點兒，那一輩子的眼淚都會要淌完。我在賑務委員會幹過四年，還不像做戲的那麼做，哭着笑着的。可是那天不知怎麼一來，我不想吃中飯。

晚上十點多鐘才趕到東鄉找個地方睡着，一路沒有休息，經過的五十多里地全沒人煙。到那兒找休息的地方去？那天真够我們受了！

四

從東鄉回到城裏，是十二月十九。桌子上堆着省城來的三份電報和一封家信，電報都是賑務委員會打來催放賑的，我看過之後，想馬上去和杜縣長商量一下放賑的事，可是正要出門，彭仲甫到了我的跟前。

一見面，我就知道那傢伙又是來借米的。他的神色變得更愴急，平日光得像個鬼子一樣的頭髮，現在可散亂了。眼眶子，齊眉毛起是黑的，像塗了些鍋炭來。

「到哪兒去？」他看見我手裏拿的電報，這麼問。

「想去和杜縣長商量一下，省裏來了電報來催放賑。」

「催放賑那……」彭仲甫突的把眼睛睜大着。「那那那……那我的事你怎麼辦？」

「這我可有什麼法子，電報都在這兒——你看！」

他像陡的聽見晴空中打了一個霹靂，腦袋一側，身子朝後倒退了兩步。接着，就下死勁地把兩手抓住自己的頭髮，一聲不響的站着，過了會兒，他一撲過來抓住我的手：

「老王，老王，那那……你，你得……妙……救我！」

我差點兒沒給他嚇住了，這傢伙像個瘋子，緊緊兒地抓着我的手不放，就有人要綁了他去，殺場似地求着。我給他這一來，肚子裏的一顆心可真的顛了，就楞了一愣，不過我忽然又想到那個紅戒字，使勁地把手從他的手裏掙出來。

「我實在……我實在……老彭，對不起你！」

他見我這樣說，就把兩個膝跪向地下一路，接着，又磕頭：

「我我我……真的，你不救我，我會完全破產，破產……再有……祇要……你臨走，我送你二百塊錢，夫馬費，不然……我就……」

多膩人，你看他說我不把米借給他，他要自殺。你道我好看了他自殺？我給他膩得沒了法兒，祇把一隻手先拉他起來：「不要這樣，老彭，你起來，看你——這可像個什麼樣！」

他坐到了那椅子上，他把腦袋低着，太陽穴上突起來不少的青筋。我看他一眼，實在覺得他太可憐。

「可憐是可憐，不過自己也……」我在肚子裏唸了一句，後來又想到了那個紅戒字，就決定先勸勸他，然後再把我的確確詳細地對他說一遍。剛要開口，出鬼哪，突的自己又像記起了什麼。我把眼睛翻着，看一天花板，想要說的話，全給剛才

他說的二百塊錢豈在喉嚨裏。

「咳咳……」我咳嗽了一句。

別說，事情可得真的想一想，「機會」是每個人不會多有的，不要把牠碰過了。像剛才他說的送二百塊錢，這就是一個發財的機會。這樣事，一輩子祇要多讀得會把機會兒，我就不要幹這鳥毛大的科長了。紅戒字——紅戒字可是可怕，可是一遭兩遭，就給他撈着了不成？

並且後來我還想到，我真的得撈幾個子兒才行，四十三四歲的人了，還沒有孩子。像劉視書比我不只多有幾個錢？他今年四月娶的姨太太，現在可有一個兩個多月的兒子了。

想到這裏，我馬上記起我的太太那副癆病鬼子的樣兒，第一女中的那個交際花，可比她強多着哩！我把眼珠子移到左邊向彭仲甫驢一驢，想答應把米借給他，可是思想又進了一步：

「借是借給他，可是利錢……老實說，解他這樣一個大危，利錢不那個點兒，誰幹！二百塊錢，別便宜了他——反正要幹也是這一回。」

我這麼在肚子裏打定了主意，就故意謗着眉毛：

「老彭，你真的……忙，我想是想……可是……」

「誰還哄你？」他望望我，「可是怎麼？」

「可是……可是……認真把米借給你，這責任我可擔得太大！」

他停住兒，又把右手摸摸自己的下巴，我知道他一定會中我的計。果然，不到幾分鐘，他就說：

「責任……責任……那我只有將來再重點兒報酬你——送你三百塊錢，好不好，你衣服的衣服錢還是不算。」

「那倒不是這麼說，」我微笑地，「真的，你逼得……我還……可是你賣出的錢，可靠得住？」

那傢伙忽然變得興奮起來，離開椅子，拍拍胸脯。

「我還來騙你——那我還成個什麼人！」

我見他這樣，想這個頑笑可不要再開了，就簡單地向他估點頭。

事情就算這麼說定了，第二天上午彭仲甫回了××銀行的經理來，一切都是他先說好的，我只把存米的條子拿出來簽一個一萬二千塊錢的字，就算完事。

我們把字簽過之後，就先去告訴杜縣長，賑米今年不能發。

「爲啥事？」杜縣長奇怪地。

「天知道，省裏來的電報。」我停一下說，「聽說……聽說×方有點兒不那個吧，說不定賑米還要移做軍來的。」

「怎麼我全沒聽得說。」他像吃一大驚。

「事關軍事秘密……就是電報上也不過說，『暫時緩發。』×方的消息，我還是聽了總指揮部一個朋友說的。」

「唔……這倒說不定確實的。」他相信似地點頭。

我騙了杜縣長出來之後，才噓出口氣，我知道這幾百塊錢已經落到了我的腰包裏，走起路來像腳擰了點兒勁。

真是了不起的財運——你看，五千擔米借給他押半個月，他送我三百塊錢；連帶買衣服的老債還是四百塊。這利錢很

可觀吧！要是到了正月十五六，他買田的錢再趕不及，那我可還問他多要。不過後來我又想：這些個災民萬一要有人知道了，他們會不會來搗我的蛋？

一路上我這麼走着想著的，似乎我還得預備一點兒對付的手段才行。可是越想想想不出來。只好到了將來再說罷。我心裏剛剛打聽這個雜題目去了，誰知道又想起了一樁雜事——這樁雜事是說我那個勤務兵的。

我那勤務兵怎麼辦？他在服務委員會於過五六年的事，隨便調的什麼花腔，他都明白。分點兒給他，彭仲甫答應統共只

有點兒；不，他知道了一定會搗我的蛋的。這麼着我直走到明遠藥房，那勤務兵的事情還是膏藥似地點在我心上。

謝天謝地，當天晚上我的勤務兵出了事——他把我的開水瓶打破了。我馬上叫他來先敷說一頓。

「到底你吃的是那一門子的糧？在狗尾山的時候，你嚇得那個樣，才把行李丟了，現在又打破了開水瓶，你……滾你媽的臭蛋吧！」我吼。

他哭喪着脸站在那兒還要求，可是我已經扔給了他六塊錢的盤川，叫他馬上滾。我轉身跑到那火盆跟前的椅子上，自己覺得鬆鬆了一半，反正我又給過他的盤川，心裏倒也沒什麼難過。

五

光縣真是一個倒楣的光縣，連電影院也沒一個。我的米已經押給銀行裏去，當然還得在這倒楣的地方住着。天天閒得打瞌睡，無聊的時候只好和彭仲甫出來逛窩子。以先還祇夜晚出去，後來我就簡直在窩子裏安身了。

那一天正是十二月二十九，一個密姐坐在我的桌子上唱小調子，明遠藥房那個學徒跑來叫我，說杜縣長來了。

我怕出了什麼亂子，馬上僱輛黃包車轉來。幾天沒有看見街，連街上的樣子都變了，他媽的。

滿街滿巷都是人，清一色的叫化子。娘兒們把粗麻布裹起小孩子攢在背上，老頭子挑着半邊鍋和爛棉絮都向大街上走。有些還是光着兩條瘦腿子，高高兒扯着兩肩，把腦袋縮得像個烏龜那麼的在鋪滿着雪的街石板上移動着。

他們的太陽穴，都抄進去有寸把深。眼珠子大的嚇人，還有鬍骨像兩個小小的山峯聳在面上。

一片黑黝黝肩膀接肩膀地並着走，到了縣前街就走不通了。我下了黃包車，回着那個學徒在這些稀薄的胳膊街裏鑽。轉過東牌樓的口子，前面的人越擠得蘆柴一樣地不透風。猛的，後面來了一大夥的男叫化，朝東牌樓這兒湧。排頭一矮子，攛一條板凳橫着那街口站了叫：

「縣衙門裏不管發賑米的事，我們還是找那姓王的去——姓王的住在明遠藥房！」

「不發米，不發米，老子扭斷他的鞭子，他媽媽的！」

「明兒過年了，我們也得吃一頓年飯！」

「去……大家去！」

「不去的是狗畜的！」

「大……家……去……去……」這聲音從東牌樓響起，一直传到東門口的河邊上。

我在這些人中間站着，見這來頭兒不對勁，說不定有人會認識我，要走又走不通，才拚命的鑽到那老頭子和娘兒們中間去，到底比較要安全些。可是前面站的那個老太婆，她的虱子從領子裏爬出來，在麻布上成了幾十條縱隊，到處都有，也有掉到寒下去的。

真要命，我耐不住地想得嘔，抽出一隻手來掩鼻子，可是手又要塞耳朵。這許多人罵我，我不把耳朵塞住，是站不牢的。

幸得明遠梁房是個學徒倒還力。他給我做開路先鋒，拚命擠了兩丈多遠，才從後門繞進去。彭仲甫他們都嚇得什麼似地，杜縣長也沒了主意——他怕這些災民要鬧出最大亂子來，問我可不可以先發一點兒來給他們過年。可是我老說不發米是省裏的命令。杜縣長祇急得搔頭皮：

「這可……這可……」

「那末還是請縣長出一張佈告，說賑米不等省裏的命令不能發——限災民在一點鐘以內全體退嚙。要是有人乘機搗亂的話，請縣長辦好了。」

杜縣長果然給省裏的大帽子壓服了。攢着眉毛出了門。

縣衙門裏的佈告貼出了，可是漿糊還沒乾，就給災民撕了去。接着，滿街上嚷着喊着的，從窗戶裏掉進來不少的磚石。我氣極了，跑到老衙門再去走了一次。這回可不客氣，縣警隊就在那天下午，把所有的災民都攔了城外去。

年總算已經過了。不過在過年的那幾天，我沒有出門。災民擲出去之後，又闖了進來，他越湧越多。街上這些個眼珠子，要是有一個說出了我，那還有什麼說頭。縣警隊雖有，如果我去討兩根盒子槍來跟着屁股設走，那多難看——犯人似的。

十一日的晚上，杜縣長妻姨太太，這是非去不可。等到快要夜的時候，我才和彭仲甫回縣衙門去，我把帽子齊眉戴着，大衣領子也扶了起來。快到縣衙門不遠的地方，前面塞起許多人在那裏打架。一個老頭抓着一個中年人叫：

「來領你媽的賑米，老子去年是要逃到省裏去的，你要老子到縣裏來……現在五個人餓死了三個，老子可要找你償命！」

那傢伙兇煞神似地，眼珠子全是紅絲，額上的青筋脹得像一線一線的山脈。他伸出一個胳膊抓住那個的爛棉襖，可是那個也反抗地罵：

「你家死人，干老子的鳥事！老子就不過是一個災民代表……餓死了人，你不到明遠藥房找那姓王的去，來，找老子——你別糊塗油膩了心！」

他們正在扭做一團，彭仲甫那囊包還要湊攏去看，我趕急拉一下他的衣角子，他才和我從一條小巷子裏溜進了縣衙門。

十四日下午，彭仲甫家裏的錢匯到了。我們在十五忙了一天，到十六才把賑米發清。臨走的時候我檢行李，檢出了我的太太寄來的信。那信上說沒有孩子，要置右生殖錢，是的——這東西她早就買，雖說我知道她沒有孩子生，將來總得靠第一女中那個交際花，可是不能不買幾包給她足一下心。我在彭仲甫的藥房裏買了三包，錢是由他在那三百塊的數目內扣去二十一塊，可是回到省裏給人一看，生殖錢是假的。

你看，世界上有幾個好人，我們這麼救他的，總算是對他不錯了吧——可是他把他假藥來騙我的錢，這樣祇顧他自己的利益，不管人家有沒有損害的傢伙，你道他還有心肝！

四 將軍

巴 金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了！」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小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在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後直到把他身帶的錢花光了才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有意的。他常常和那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捲了去。那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空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還是勸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死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膀說：「朋友，你很不错，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

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眼前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想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團一團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上，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起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坐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胆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胆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冷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就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他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發感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響，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換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七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穩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卻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來招呼他，覺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吹嘴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受了她的吻，說話時

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邊得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抱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苦惱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地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都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道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嚷着要回到自己「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了了。那羞愧那苦痛，那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

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嚇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裏再住下去就只好苦死了！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便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番醉喝飽了酒，那樣粗魯，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有見過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能自主的把臉壓在她的手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的話了。她慢慢停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好……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

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拿出那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也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一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方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還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堂的制服，佩着寶星，圓臉脣上垂着兩撇鬍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向他做個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掛了一幅彼得堡的主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張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漾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這時候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接吻。初戀是那麽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小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嗎？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住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衰老了。「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中國人看見他不說話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小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把那臉笑得擠成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濕。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他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開去，成了一片無垠大的草原，沈默的，緊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

……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緊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寞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穿着血塵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腳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踐踏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已經為那錯誤的思想受够了。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踐踏，受着侮辱嗎？」他解嘲似地說。又懊恨地想他為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是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她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沒有一點錯，完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那情形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險，一個女人，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攔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濕……不要安魯席加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濕……我不過喝了一點酒，一點酒，完全沒有醉……」他用力繼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着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動了。他老是轉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悽悽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它。

（文學季刊一卷一號）

五 一個人的死

巴金

七月的日子是多雨的巴黎的好時節。從早晨起溫暖的陽光便把一些古舊的街道照得金燦燦的，顯得很有生氣。上面再帶着一個蔚藍的天幕。天氣一點也不炎熱，常常有一陣微風吹拂着大路旁梧桐葉的肥大的綠葉。

在聖榮街的一端慢慢地走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瘦弱漢子。他是孤另另一個人，有着一張醜陋的，帶着病容的臉，一條破舊的頭巾包着他的污穢的亂髮。他的侏儒般的身子被一身寬大的骯髒的衣服裹着，從衣服裏面時時透出來一股刺鼻的臭氣。

這個人在精心吃力地移動着脚步，沒有人照料他。但是每一個過路人走過他面前總要帶笑地招呼他一聲。他也做一個姿勢或者發出乾澀的聲音來還答。他也笑，他的笑容把他的臉顯得更醜了。然而他有一對老虎眼一般的發亮的眼睛，那裏面射出的光却是溫柔的。每個過路人受到這眼光便都滿意地走過去。大家同樣高興地想：「人民之友」出來散步了！馬拉的病好了！」

被稱為「人民之友」的讓·保羅·馬拉好些日子來患着重病，不曾出席國約議會了，但這一天下午也支持着他的病軀走出他那陰暗的住房，到寬敞的街心來。

一看見陽光和擾攘的人羣，他的心馬上快活起來了，彷彿年紀也變輕了似的。他一生就喜歡陽光和新鮮空氣，從沒有過一個人像他這樣愛牠們，因為他得着牠們的機會最少。在從前他常常被人像野狗般地追趕，不得不在地窖裏面度過他的日子。後來另一個勢力起來了，他可以昂頭地在巴黎的大街士走着，然而工作和熱情却抓住了他，他又把自己關在哥德

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裏面經營他的報紙人民之友。他的簡陋的家成了街市，人們擁擠般地出入着，他們都承認他是他們的朋友，他也沒有一次失過他們的信仰。然而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病是一天天地加重了。醫生屢次警告他說：「你再這樣下去，我便不能夠救活你。」他相信醫生的話，他自己也是從大學醫科畢業出來的。但他却沒法管束自己，忽然狂水遠控制着他，使他忘了自己，使他只看見人民的信託，只看見那偉大的理想。信託和理想打碎了，他的醫學知識，給他刺奪去了陽光和新鮮空氣，而且使他有勇氣和病魔苦苦地爭鬥了三年，一直到最近，雖然他漸漸地顯出了抵抗不住的樣子。

如今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給七月裏的微風一吹，馬拉緩慢地閒步着，他的身子彷彿輕快了許多，又像病已經痊癒了一般。他擡起頭默默地望着那晴朗的天空，讓溫和的風撫摩他的臉，他確切地感覺到風在他的臉上拂過，像把那上面的塵垢都給他拂去了，同時那清新的空氣籠罩着他的頭，他覺得他的肺突然開了。他喜悅地，差不多忘了自己地深深呼吸了幾口氣，他覺得十分敏感。她似乎就看見那些空氣都進了她的肺，而且那空氣滲透了他的全身。他暫時停住了脚步，望着天空出神，他有些驚奇。天空居然是這樣地大，這樣地清明，這樣地美麗。

「吊死他！吊死他！」有人這樣地在前面叫起來，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是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在前面街角裏起了一陣騷亂。有好幾個人嚷着從馬拉的身邊跑過。

馬拉迅速地低下頭來，看前面。他看見一堆人擠在那裏。他並不驚奇，街角的騷動在這時候是很平常的。他明白一定有什麼實惠給人捉住了。他想去看看，他對於一切人民的行動都很關心的，這關心有一種吸引力，使他忘記了那美麗的天空。他平靜地走到那發生騷亂的地方。他依舊是沈默的，甚至是謙遜的，瘦臉上浮起了笑容，這是他的習慣，他每次看見那些單純的國民聚在一起，做一件細小的動作時，他便要發出親切的微笑。

「馬拉！人民之友！」人民之友……」他並不驚異，但是有幾個人看見了他的眼裏，便高興地叫起

來，這些人都快活地嚷着，他們和別的國民一樣，愛馬拉和愛他們的最親密的朋友沒有分別。

聽見說馬拉走來，衆人都把注意力移到他的青白色的臉上，都望着他微笑。他們讓開了一條路，使他走到街角那一家咖啡店的門前。在那裏跪着一個衣服穿得還整齊的中華人。

「你們又在幹這傻事情了。」馬拉把親切的眼光向四圍一看，溫和地微笑着，好像一個老年人對他的溺愛的孩子們說話一般。他走近那個穿黑衣的中華人的身邊，埋下頭去看那人。

「馬拉，你看這隻狗！我們弄死他！」二三個十幾歲的壯漢子一面粗聲厲氣就飛起一隻右腿，把破皮鞋在那中華人的背上着實地踢一脚，又吐一口痰下去，然後把那隻生毛的右腕在嘴脣上拭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中華人倒在地上，滾了一轉，殺豬也似地哭叫起來。他忽然瞥見了馬拉，便一翻身，跪着走到馬拉面前，抱住馬拉的一隻腿，哀求地分辯着：

「我不是貴族！我不是……馬拉國民，你救我……」

這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四周圍便起了好幾種怒罵聲。一個聲音離馬拉的耳朵近，他聽得很清楚：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叫狄孟，他是德拉孟男爵家的管事！」

「我不是呀！他們說謊！不要弄死我！我不是貴族……」這個被叫做狄孟的人惶恐地分辯說，但他的聲音是那樣地聽來，臉色是那樣的慘白，神情是那樣的憤懣，顯然表示出這分辯是虛假的。

「馬拉，不要聽他的話，吊死他！」

「吊死他！打倒貴族！」

許多聲音接連地響起來，人叢中又起了一陣騷動，三四個人圍過來拖狄孟，狄孟半哀求半自衛地掙扎着。

在這喧鬧中馬拉的心是很平靜的。他沈默地站在那裏，仔細地看前面那個生物，的確在他的銳利的眼裏那只是一

個生物，他以為人決不應該是這樣懦弱，這樣卑下的，而且那人跪在牠面前縮成一團，時而呻吟，時而叫號，恰像一隻受傷的狗。年紀只有四十多歲，頭髮就灰白了，臉上滿是皺紋，身材又是那樣瘦小，聲音也嘶啞了。眼睛腫着，淚水拌着塵土塗了大半臉，不整齊的鬍鬚上黏了好些口沫。

馬拉靜靜地看着他許久都不說話。好像這一個可憐的垂死的生物在他的眼裏還是新奇的東西。這長久的沈默的注視使得周圍許多國民都感到驚奇了。他們奇怪他這樣曾經要求過五十萬個貴族頭顱的人居然會在這一個下等貴族的面前思索起來。這一點他們是不能夠了解的。但他們愛他，他們並不懷疑他。他們只是驚訝地在旁邊望着。

馬拉突然覺察出來國民們的眼光了。這些時候他並不是在注視面前的那個可憐的生物，他在看另外一些景象。這些景象接連地從記憶裏浮現出來，映在那牛物的臉上。最近幾年來的經驗接連地像電光一般在他的眼前閃過去了。斷頭機——屠殺——血——像火花似地爆發着。九月的屠殺，巴黎的饑餓，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動變，這幾個圖畫在他的頭腦裏特別放大起來，在每一幅圖畫裏面他都看見了自己的面影。他深知道他自己，他永遠是現在這樣地裝束，這樣地思想，這樣地生活。他永遠站在人民的身邊，忠實地，固執地。他了解他們，他愛他們。去年九月，嘉布龍斯威克公爵和普魯士國王向巴黎進軍時，他曾熱烈地鼓舞人民去抗禦外國君主的進攻，他不妥協地在國內和那些謀叛者與野心家爭鬥。他推翻了皇室，他打倒了吉隆特黨。他的工作就從沒有停止過，不管那衰弱的身體和時發的熱病怎樣地常常來妨害他。他的報紙人民之友的確是人民的論壇，在那上面從沒有一句話背叛過他們。靠了這個，他成了人民的友人，得到了他們的信仰。但這成續還使他感到不滿足。他的工作纔不過開了頭。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依舊威脅着共和國，吉隆特黨剛剛一交跌下去，山嶽黨的野心家就在國約議會大顯技倆了。賽納河畔依舊充滿着要求麵包的聲音，外衛正醞釀着新的叛變。在共和國的頂上依舊覆蓋着大片的黑雲。而他的身體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

他停頓了一下。他的思想依舊在那些事情上面跑。他又瞥一下面前的那個人。他認得那是貴族的一個小走狗，國民們

說的話並沒有錯。他馬拉，全世界知道的一個勇敢的人，他如今站在這裏，帶着新病初愈的樣子，在外國別人把他比爲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喝血的猛獸，法國的貴族們和吉薩特黨都當他做吃人肉的瘋子，這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還記得兩三年前他看見人民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在一陣絕望之際曾經高呼過要奪掉大批的貴族，然而去年九月裏那個被插在槍尖上的耶巴兒王妃的美妮善良的頭顱，就使得他對於血發生了憎厭。那頭跟着槍尖在空中舞動，完全像一個活人的臉，頭髮梳得很整齊，一滴一滴的血從上面滴落下來。這景象許久都沒有離開他的頭腦。他就是馬拉，被稱爲喝血的猛獸的人。但是他如今在這可憐的狄孟的身上又看見耶巴兒王妃的頭顱，並且因了這個而感到躊躇了。

他知道那些國民們在等候他的回答，他便掉頭去看他們。他剛要開口，詢問幾句，但那個可憐的狄孟又抱着他的腿嚷起來了：

「馬拉國民，你救我。我不是貴族。……憐憫我罷。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共和國是不需要我的性命的。……馬拉國民，我知道你，你救過松布烈，你是個仁慈的人。……」

馬拉憐憫似地埋下眼睛看狄孟，那人依舊卑屈地，恐怖地哀求着，兩隻血紅的眼睛睜得圓圓的望着他，他的心漸漸地軟了。狄孟並沒有說假話，他的確救過松布烈。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松布烈的十七歲的女兒馬得蘭寫信給他，因爲她的父親被冤枉地逮捕了，她要求他救她父親的性命。他接到信便去考察了那案情，然後到約定的地址去，在那裏馬得蘭正含着眼淚等候他，她說過願意犧牲她的身子救她父親，但他尊敬地拒絕了，却設法放了她父親出來。這事情巴黎人民全知道，他自己也覺得並沒有做錯。松布烈的確是無辜的人，法國並不需要這種人的血。然而狄孟又和松布烈有什麼分別呢？難道法國真的需要狄孟的血麼？他想，血爲什麼老是血，血就沒有終結。這太愚笨了。血會迷了人的眼睛。在九月屠殺裏他就親眼看見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

「馬拉，不要救他！我們來吊死這隻狗！」幾個人同聲嚷着。那個年青的漢子又去拖狄孟。有幾個人就在咖啡店門前圍

着小圈子，一面跳舞一面唱起革命歌來。

狄孟依舊在地上掙扎哀求，叫號。他忽然偏過頭，臉正迎着馬拉的眼光。馬拉瞥見了那嘴邊的一團血跡，血還從鼻孔裏流出來。馬拉把他的傾斜的濃眉一皺，又咬了一下他的突出的薄嘴唇，一刻功夫，他便打定了主意。

「我認得他，我認得這個貴族！」馬拉張開了蝦蟆嘴，輕侮地吐一口痰在狄孟的臉上，說了這一句話，他便對着狄孟的屁股踢一脚，然後又罵道：「滾罷，這一脚會把你醫治好！」

笑聲像春雷一般突然爆發起來，每個人都快活地笑了。

「馬拉會醫治貴族病！」那個年青漢子大聲笑着說。

「馬拉萬歲！人民之友！萬歲！」許多人齊聲歡呼道。大家叫着，笑着，跳着，過後便圍成一個大圈子，把馬拉圍在裏面，大家更熱鬧地繼續唱。狄孟便趁着這機會站起來偷偷地逃走了，只有馬拉的鋒利的眼光在後面跟着他。

「明天就是七月十四了，大家快樂地玩罷！」圈子裏有一個粗壯的聲音這樣叫起來。大家響亮着，他們唱完了歌，散開來，湊成一對對的男女，撲打着發狂似地跳舞着。

「七月十四，」馬拉低聲念着。他覺得心上一陣輕，彷彿那座巴斯底監獄就在他的眼前倒塌一般，給他去了一個重壓。他看着周圍的狂歡的人羣，臉上又浮出一個親切的微笑。

「我們法國人畢竟是個奇異的民族，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未來似的，」他半責備半讚嘆地自語說。但過後他又加一句：「吉降特黨在加恩的活動不知怎樣了？」他馬上就想到未來了，而且正和他的話相反，他是永遠想着未來的。

「一想到加恩的事情，一想到巴巴，霍畢他們的活動，馬拉便憂鬱起來，不僅是憂鬱，而且憤怒起來了。他恨不得馬上回去，給國約議會寫信，給他的報紙寫文章，攻擊那些人，要求那些人的頭顱。他覺得一刻也不能耽擱了。不管眼前這些國民們的舉動怎樣使他喜歡，他却大聲說：「國民們再會罷！」

他緩慢地走着，離開了聖榮街，他的耳裏裝滿着馬拉「萬歲」的歡呼，但是他並不會問過頭去看那裏。離開了那些國民，他走着僻靜的街道。他想很快地回到家裏，但是他的脚步却下得更慢了。病和疲倦抓住了他，漸漸地他的全身發癢起來，四肢也跟着軟了。頭腦開始微微疼痛着。

他極力鎮靜着自己，和這病痛戰鬥。他故意地增加速度走着，但是沒有用。他這時候變得更敏感了。他絕望地咒罵道：「這鬼病又來抓住我了！」

這句話裏面含了無窮的怨恨。對於病，他是不甘屈服的。然而醫生的警告還威脅着在他的耳邊回響着。這些生理的反應現象便是一個證據，證明醫生所預言的那一天是更加逼近了。他再不能有一點懷疑和希望，甚至在這麼晴朗的屋子裏。

死，他並不害怕。這許多年來他就在死的威脅下討生活。在他的房間裏牆壁上他還寫了大大的一個死字給自己看。但在這時候要他閉着眼睛離開法國人民，這苦痛實在是太大了。這思想燃起了他的心裏的烈火，這火就把他來熬煎着。在一陣半昏迷的狀態中，他的眼睛看得更遠了。

在巴黎的僻靜的街中他看見了前線的景况。那進攻法國的四十萬大軍，普魯士、奧大利、西班牙、沙丁尼亞四國君主所統率的，他們把陸地的交通斷絕了。在海面上英國的兵船威武地巡視着，又封鎖了水路，外省又揭起了反叛的旗幟，在巴黎失勢的吉隆特黨正在各地活動。這些景象像一把一把的利刀插在馬拉的心上，雖然他極力忍耐，那痛楚也幾乎使他暈倒了。

他勉強支持着，繼續地動着步。巴黎的景象又接着他在的眼前出現了。饑餓，窮困，瘋狂，血野心家的鬥爭……他計算從搗毀巴斯底監獄起也整整有四年了，他們已經貢獻了很大的犧牲，而法國至今還陷在深淵裏面，這時候有許多人都停止不前進，或者甚至往後退了。譬如吉隆特黨，他今天還聽見吉隆特黨在外省和王黨連絡的消息，他想到這裏，那心的痛楚越

發劇烈了。於是他那牆上的死字又在他的眼前一現。接着他便張開蝦蟆嘴，粗咒地說道：

「斷頭機——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過了半晌他又加了一句：「他們都是野心家。」這話說得比較費力，這一次提到的「他們」似乎意義更廣一層。「死是不要緊的，不過我應該死在一個好的機會裏。我應該趁活著的時候早早把共和國的障礙除掉——」最後他安耐自己似地這樣想，他的老虎眼裏發出了更銳利的光芒。

二

馬拉回到了家，這病後第一次長久的散步使他的臉色顯得更慘白了。他一進門便倒在椅子上，閉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

他的女伴嘉太林來照料他。這個女人比任何人都關心着他的命運。她愛他，她信仰他。當他被人像野狗般追逐着，在她寒裏的時候，那情形感動了她。她把他接進她的家裏。她看顧他，為了他她貢獻了她的財產，犧牲了她的安寧。她是一個敏感的女人，她隨時都感覺到有什麼危險在門口等候他。她晝夜地為他揪心着。這種焦慮把她煎熬得十分衰老了。但馬拉却不大知道這事情，他的事業抓了整個的他去。他更愛人民，更關心他們的幸福。他沒有心情來注意一個女人的靈魂的一角。她的焦慮因此更加增大起來。

「你太累了，我原說過你今天不該出去。你也太任性了。」嘉太林安慰他說，聲音雖然是很溫和，但裏面却含着極大的焦慮。

「你也應該聽從醫生的話，共和國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法國需要你的日子還多着呢。不要就這樣不愛惜地摧殘你自己。」她說着話，眼裏淌了淚。她起初還輕輕撫摩着他的頭髮，（那頭布已經由她給他取下來了）後來忍不住她便跪倒下去，把頭倚着他的胸，把兩手都壓在他的左手上面。

馬拉伸了右手，摸她的臉，把溫和的眼光看下去，嘆息似地說：「嘉太林，不要這樣，我的身體是不要緊的。在舊時代誰還

顧到醫生的話！

「但是我要關心對於我，你比十個共和國還寶貴！」她歇斯特里地迸出兩句話，聲音和抽泣差不多。

馬拉知道她流眼淚了。他的心軟了，彷彿有一隻溫柔的手在揉她。他嘆一口氣，慢慢地說：「嘉太林，不要哭，哭是傻事情。你知道我也不願意死，特別在這種時候。我不願意離開這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嘉太林，你知道我只愛人民，我愛他們，比愛我自己還甚……我整天夢想着那個共和國，在那裏真正實現着自由、平等、博愛……沒有吉隆特黨，也沒有丹東，沒有羅伯斯比爾……不要說十個共和國，像這樣的共和國連一個也不容易看見……明天就是揭發巴斯底監獄的第四週年。你說我們已經貢獻過多大的犧牲了！然而四十萬的外國軍隊正準備着向巴黎進發。外省的叛道也預備打進巴黎來……那麼多的背叛者！人民的饑餓，窮困，沒有人來管。可恨這鬼病抓住我！你還叫我聽醫生的話，我好些時候不會到國約議會去了。他們在那裏儘管討論法令，表顯辯才，浪費時間……嘉太林，你想這時候我怎麼能夠休息？你們最近又不肯多讓人到我家裏來。這房屋就像一個活葬墓。我再像這樣在家裏坐下去，我不病死，也會急死……嘉太林，我以後一定要出席國約議會。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再聽從醫生的話……」他愈說下去，愈是興奮。那張蝦蟆嘴動得很厲害，一對老虎眼裏快要冒出血，胸膛猛烈地起伏着，他還繼續把那隻微微抖動的手在她的髮上撫摩。到了最後他禁不住咳嗽起來。咳嗽剛止住，他又興奮地說：「我以後一定到國約議會去！」好像他已經下了決心似的。

嘉太林看慣了這種情形，她明白又是那熱情在煎熬他了。她便不再和他談這些事情。她知道這沒有用處，只能夠使他更着急。她壓抑住心情的悲痛，也不再流淚了。她抬起頭拭了拭眼睛，裝出一個笑容，安慰他幾句，甚至答應讓他以後去出席國約議會，然後她站起來溫和地說：

「你歇歇罷。我去給你弄晚飯，你也該餓了。」

「嘉太林，你不要走。」他連忙做個手勢，阻止她。他見她回頭用疑惑的眼光看他，便搖搖頭說下去：「我不餓，我今晚不

要吃一點東西。」他看見她要開口，又看見她的臉色，他知道她要勸他，便說：

「我不餓。饑餓的是那些人民，還有那些小孩。今天有個瘦女孩站在麵包店門前淌淚，她告訴我她媽媽兩天沒有東西吃了。每個麵包店門前都圍著一羣小孩……巴黎是這樣饑餓的……我一個人不應該有晚飯吃……」她的兩隻眼睛亮得使人害怕，青白色的臉染上了一層病態的紅，那隻蝦蟆嘴大張開喘著氣，喉嚨嚶嚶，彷彿火焰已經從胸膛裏衝到了喉管邊上。他全身癱，便伸了右手進衣服裏不住地用力搔著。

他這狼狽的情形使嘉太林的心隱隱地痛起來，但她却極力忍住，不給他知道，她依舊溫和地勸慰說：

「不要這麼激動罷，這於你的病究竟不相宜。巴黎的饑餓也不是你一個人的過錯。你為什麼就不應該有晚飯吃……你看，你身體今天剛剛好一點，現在又不行了。」

他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搶著訴苦般地說：「嘉太林，我心裏燒得難受！我不能夠忍耐下去，好像這個胸膛都給火燒焦了，全個身子都起了泡。我只願意這身子爲了人民的緣故化爲灰燼……嘉太林，你幫助我。」他的聲音也彷彿被燒焦了。那隻右手狠命地在衣服裏面亂抓。

嘉太林看見這個就好像自己的心給人用鞭子抽着。一陣痛，一陣愛惜，使她又忍不住讓眼淚淌出來。她不願給他看見她的淚，這時她又想起她應該給他預備澡盆了。這是他的習慣，爲了醫治他的皮膚病，他每天晚上都把身子浸在澡盆裏。她便說：

「你不吃東西也好，還是在澡盆裏躺躺罷。我去給你預備水。你多在熱水裏浸一浸，也是好的。」

「好！」馬拉短短地答應一聲，便讓她走出房門。他擡起頭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悲憤地叫吼般地發出一聲長嘆。他並不知道她在外而一邊做事情一邊流淚。

澡盆預備好了，嘉太林進來喚他，又扶他到隔壁小房間去。她照料他淌進了澡盆。

「今晚多閉着眼睛睡覺。不要寫什麼東西了。」她關心地說。

「不行。我要給國約議會寫信。人民的食糧問題比法令更重要……」他堅決地回答道，看那神情他的決心似乎是無可動搖的。「還有盧賓叛逆者的事情……」

嘉太林不再說什麼，只得照往常那樣拿過那塊粗糙的木板架在澡盆上面，又去搬了書桌上的文件來，一些信件和文稿，筆和墨水都堆在澡盆旁邊放著。那個橡木檯上面。她這時不敢擡頭，心裏十分痛苦。

「你也應該歇歇了。我想你該吃晚飯了。」馬拉感謝地看她一眼，對她微微一笑。眼看見她那紅腫的眼睛，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拘攣，他伸出右臂在她的膀子上輕輕拍兩下。「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你去歇歇罷。讓我安靜一會兒。」他的老虎眼裏面慢慢地滴下兩點淚。他的身子在熱水裏發燙，彷彿身上每個毛孔裏都灌進了熱水，他覺得一陣軟，一陣痛快，就像麻木了似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

嘉太林早被悲痛壓倒了，她說不出一句話。只是含糊地應着。她極力忍着淚。她看見他閉上眼睛，便去拿了那張上面佈滿了墨水迹印的破布單替他蓋在胸上，然後輕輕走出這房間。

馬拉睜開眼睛，天還不會黑。房裏很靜，而且永遠是那樣的陰暗。他的身子在水裏泡了一些時候，那痠痛都止了，人爽快了許多。他寬鬆地噓一口氣。他推翻了胸前的破布單，讓牠落在地上。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澡盆旁邊的木盆上面，那些信件和文稿靜靜地堆在那裏。

沒有聲音，房裏靜寂如一座墳墓。「巴黎為什麼這麼靜？」他驚訝地想。「那四十萬軍隊不知已經到什麼地方了？奧黨和吉階特黨的陰謀不知進行到怎樣了？國約議會這時候不知道在幹些什麼蠢事情？」

這樣一想他便着急起來，他的耳邊彷彿起了人馬的聲音。皇黨的旗幟在他的眼前飄蕩。接着便有許多瘦臉的小孩子的影子快來跑去。他們都伸出手來做了乞討麵包的樣子。於是里昂饑餓者的血又誇張地出現了。這不是遠的事情，就在一個

多月以前那地方的饑餓人民起了騷動，吉隆特黨援助黨恢復了秩序，屠殺了八百多人。

在馬拉的銳敏的頭腦裏思想跑得很快，在這很短的時間，他的思想差不多遊歷了全國，而且經歷了四年來的艱苦的歲月。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腳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四十萬外國兵馬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喊着「國王萬歲」的皇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吉隆特黨議員率領的叛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地喊叫着「打倒喝血的瘋子馬拉！」

「我難道真正是個喝血的瘋子麼？你們誤陷我！」他怒憤地罵着，他捏緊一個拳頭預備向空中打去。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腳步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一羣瘦臉的孩子在他的腦裏進行着。那饑餓人民的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呼喚着：「馬拉！幫助我們！你是我們的忠實的朋友！」

「我一定幫助你們！我願意——」他被這幻象感動着，便忘了自己地說了上面的話，他的老虎眼也柔軟下來，讓淚水給潤濕了。他的臉上慢慢地浮出了親切的微笑。

遲疑一會他忽然下一個決心，揀了張信紙，拿起筆，他開始給國約議會寫信，實傳他們的軟弱。要他們迅速地接濟人民的食糧。

他興奮地動着筆，把全部精神都放在紙上。他寫滿了一頁信紙，剛要開始寫第二張，忽然聽見外面起了吵鬧。他停着筆去傾聽。一個年青女人的音樂般的聲音送進了她的耳裏。

「我一定要見他，爲了共和國的利益……我從加恩給他帶來好消息……他答應見我……」

他記起了他接到過她的兩封信，她特別從加恩跑到巴黎來見他，給他帶來重要的消息。他的心突然開展了，彷彿有一線光在他的眼前一亮。他想他爲什麼不該見她呢？她一定是個誠實的女國民，而且他正要知道加恩的消息。

「嘉太林，嘉太林」他不能忍耐地叫起來，那女人很快地進房裏來了。

「讓她進來就在這裏！」他不等她開口，便命令似地說。他一面拉起布單蓋着他的胸腹。
嘉太林含糊地答應一聲，便去帶了那個年青女子進來，然後默默地走出去，走到房門口，還回頭用焦慮的眼光看那女子，於是掩上了門。

房裏只剩了馬拉和那女子兩人。他開始用溫和的眼光看她。她有着一個聰明美麗的面貌，又是一個鄉村女子的打扮。白色的衣衫，諾曼底式的軟帽，額際束着一根寬邊的綠絲帶。這一切，尤其是那健康色的臉，和一對平靜的眼光，給了他良好的印象。她的確像一個新從加恩來的孩子。

「孩子，你過來！」馬拉微微一笑，向着她伸出了那隻滿是斑痕的右膀。「你的名字？」

「馬麗·夏洛蒂·哥代。」她低聲回答道。她安靜地走到澡盆旁邊，兩隻手垂下來，眼光剛落在馬拉的上半身，但馬上又畏怯地移開了。

「好，孩子，你坐下，把椅子搬過來。我讀過了你那兩封信。」馬拉鼓勵地說，把右膀壓在木板上。

哥代並不去搬椅子，依舊埋着頭站在那裏。她的臉色在變換，她怕給馬拉看見。馬拉的嘴一閉，她便接口慢慢地說：

「馬拉國民，我是從加恩來的，我知道那些叛徒的消息。我願意告訴你……」

她的態度雖然不慌張，但聲音却有點兒顫動，不過馬拉不會注意到這上面來。他的眼光正停在面前那張信紙上，他先前剛寫到「爲了共和國的利益……」便打住了。這時他有意地提起筆，一面溫和地說：

「好，你詳細地說罷。我要感謝你。你說那些叛徒在加恩幹些什麼事情？究竟有幾個議員在那裏活動？你舉出他們的名字來。」

「巴巴……畢佐……」

「好，讓我寫下來。」他兩隻眼睛發亮，急忙抓了一張信紙，低着頭，一面跟着她念，一面寫。

「柏林翁……路威……」

他很快地動着筆，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這紙上。他寫一個字就像里昂人民的血跟着這字流到紙上來。火焰在他的胸膛裏燃燒着，他寫完那名字，心裏非常激動，他堅決地說：「好罷，一個星期裏我會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去！」

他把筆放在一邊，頭低下去，手裏拿了這名單念，他念一個名字，彷彿就去掉共和國的一個障礙。他最後把紙放下，依舊埋着頭，寬慰地感激地說：

「孩子，謝謝你。你救了加恩的人民……」

他不會把話說完，一把鋒利的小刀便刺進了牠的胸膛。那女子做得這麼快，使他來不及做一件防衛的舉動。一陣痛，一陣麻木。他倒下來，頭垂在澡盆外面，一隻手壓着木板，一只手垂在澡盆旁邊。兩只眼睛大大地睜開，直視着哥代的臉，彷彿在問：「爲什麼對我這樣做？」他不會發出一聲叫喊，默默地讓血從胸膛裏冒出來。

房裏是一陣沈寂。哥代站在澡盆前，驚恐地看她的犧牲者。她把眼光慢慢地從胸膛移到臉上。這臉平靜地躺在澡盆邊沿上。嘴微微張開，發出一點低微的喘息。我老憔悴的臉上全沒有苦痛和憤怒的表情，彷彿只有一個感激的微笑留在那裏。這是一個可憐的貧苦老人的臉，和別人所描寫給她的馬拉的臉完全不同。她沒有一點快樂，她幾乎不相信這會是喝血瘋子馬拉的臉。從這臉上她的眼光又移到旁邊木板上，一張佈滿字的信紙上。在那裏馬拉十分關心地描寫着巴黎的饑餓……提出救濟的辦法。雖然只有這一頁未完的信，但字裏行間也顯露出一個仁愛的人的心血來。

她完全沒有逃走的念頭，她癡呆般地站在這裏用疑惑的眼光看那張平靜的臉。房間漸漸地被埋進了陰暗裏。從窗戶斜射進來的最後的光線不住地往他的臉上，很像一個柔軟的絲綢蓋着他的臉。一對老虎眼却如明星一般在網下面發光。這對眼睛帶着一種超人間的力量把她的眼光吸引住了。她忘記了她剛纔所做過的事情。她不轉睛地望著他。她的驚恐漸漸地消失了。另一種新的感覺起來代替了她。忽然她的身子微微戰抖起來。她覺得她從沒有看見過比這更溼和更

仁愛，更美麗的臉。

房裏仍是靜寂。陰暗包圍過來，她的身子差不多全埋葬在陰暗裏，但她依舊直立着，像生根在地上一般。這時候她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忘記在加恩聽來的種種關於馬拉的話。她只看見那星一般的眼睛在閃耀。那一張似幻似真的臉在她的眼前盪漾着，如像一輪明月反映在萬頃煙波的海上。突然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她。這感覺她從來不曾有過，如今却也這麼有力。她的心胸敞開了，她恍然明白了一切。一個新的人格在她的腦裏浮現出來。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了那還是溫暖的臉狂吻着。

她覺得他的手在動，在推她，過後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孩子，你快走！免得給人家捉住……我是不要緊的……但是那共和國……那些饑餓人民……我不願意死……」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閉了，眼淚珠留在眼角上面，是星光滅了。

「馬拉！馬拉！」一陣悲痛抓住了哥代，她絕望地捧着死人頭哭叫着。

於是門開了，嘉太林慌張地拿了燈進來。

「兇手！兇手！」一個歇斯特風的女人的熱情的叫聲從房裏送到了靜寂的街上。

（文學三卷一號）

六 毀滅

鄭振鐸

從三山街蔡益所書坊回家，阮大鍼滿心高興，闊步跨進他的圖書凌亂的書齋，把矮而胖的身子，自己堆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深深吐了一口氣，用手理了理濃而長的大鬍子，彷彿辦妥了一件極要的大事似的，滿臉得意之色。

隨手拿了一本宋本的李太白集來看，看不了幾行，又隨手拋在書桌上了。心底還留着些興奮的情緒，未曾散盡。

青年的怨氣和仇恨，總算一旦消釋盡了。陳定生，那個瘦長個兒的書生，帶着蒼白的臉，顫抖的聲音，一手纏着他的轎轎，氣呼呼的叫道：「爲什麼……爲什麼……要捉我們？」

吳次尾，那個胖胖的滿臉紅光的人，却急得半句話都說不出，張口結舌的站在那裏。而華貴的公子哥兒，侯朝察，也把一手抓着轎夫的前進，張大了雙眼，激動地叫道：

「這是怎麼說的？我剛來訪友……爲什麼牽到我身上來？」

用手理他那濃而長大的鬍子，他裝做嚴冷的樣子，理也不理他，低聲吩咐蔡益所和坊長說：「這幾個人交給你門看管着。一會兒校尉便來的。跑掉一個，問你們要人！」一面押着手命令轎夫快走四個壯健的漢子，脚下用一用勁，便拉脫了書生們的攔阻，直闖前去，把顫抖而驚駭的罵聲留在後面，轉一個灣，就遠這些聲音也聽不見了。

大鍼心裏在苦笑，臉上却還是冰冷冷的一絲笑容都沒有——要回家笑個痛快——他坐在轎裏幾次要回頭望望，那幾個書呆子究竟怎麼個驚嚇的樣子，却礙於大員的體統，不好向轎後看。

「這些小子們也有今日！」他痛快得像咒詛又像歡呼的默語道。

他感到自己內偉大和有權力；第一次把陳年積月的自卑的鬼魔掃除開去。

他曾經那樣卑屈的求交於那班人，却都被冷峻的拒絕了，門戶之見，竟這樣的顯撲不破！而不料，一朝權在手，他們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書生到底值得幾文錢！祇會說大話，開空口，枉自裝大。臨到利害關頭，却也一般的驚惶失色，無可奈何！

爲了他們的不用，更顯得自己的有權力，偉大，和手段的潑辣。「好說是不中用的。總得給他們些手段看看！」而權力是那末可愛的東西啊。怪不得人家把握住她，總不肯放手！

丁祭時候的受辱借債時候的挨罵，求交於侯方域時的狼狽，想起來便是一塊重鉛的錘子壓住心頭。

咬緊了牙齒，想來尚有餘恨！那些小子們，自命爲名士，清流，好不氣焰逼人。直把人逼到無縫可鑽入的窘狀裏去。「也有今日！」他自言自語，把拳頭狠狠的擊了一下書桌，用力太重了，不覺得把自己的拳頭打痛。

「無毒不丈夫！」他把心一橫，也顧不得什麼輿論，什麼良知了。誰叫他們那些小子們從前那樣的不給人餘地，今天他也不必給他們留什麼餘地了。

「還是這樣辦好！不做，二不休！」他坐在那裏沈吟，自語道：「把他們算倒周鑑，雷演，祚黨羽裏去！」

他明白馬士英是怎樣的害怕周雷，皇上是怎樣的痛恨周雷，加上周雷的黨羽之名便是一個死。

他站了起來，矮胖的身軀在書齋裏很靈敏的挪動着。窗外的桃花正在盛開。一片的紅，映得雪亮的書齋都有些紅光在浮泛着。他的黃澄澄的圓胖的多油的臉上，也泛上來一層紅的喜色。

他用手培植的幾盆小盆栽，栽在古壺鉢裏，是那樣的頑健蒼翠，有若主人般的得時發蹟。

二

「廖家大人在家麼？」一陣急促的烏靴聲在天井傍邊廊裏踏響着。

「在書齋裏呢，楊大人？」書童抱琴說道。

大鏡從自得的得意的迷惘裏醒了轉來，

「哈哈，我正說着龍友今天怎樣還不來，你便應聲而來；巧極，巧極，請進，請進。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隨時準備好了的笑聲，宏亮的脫口而出。

但一看楊文驄的氣急敗壞的神色，却把他的高興當頭打回去，像一陣急雨把滿樹的蓓蕾都打折了一般。

「時局有點不妙！你聽見什麼風聲麼，圓老？」文驄張皇無措的說道。

大鏡的心臟像從腔裏跳出，進入了冰水裏一樣，一陣的涼麻。

「出了什麼事，龍友出了什麼事？我一點還不知道呢。」他有點氣促的說。

文驄坐了下來，鎖定了他自己。太陽光帶進了的桃花的紅影，正射在他金絲繡圓領的白緞袍上。

「時局是糟透了！」他嘆息道，「我簡直不知死所！難道再要演一次被髮左衽的慘劇麼？我是定了主意的。圓老，還有什麼救國的方略？」

大鏡着急道：「到底是什麼事呢，龍友？時局呢，果然是糟透了，但我想……」

底下是要說「小朝廷的大臣恐怕是拿得穩做下去的吧」的話，爲了新參預了朝廷大計，不像前月那末可以自由開評的了，不得不自己矜持着，放出大臣的體面來。這句放肆的無忌憚的話，已到了口邊，便又縮了回去。

「恐怕小朝廷有些不穩呢。」龍友啞聲的說道。

「難道兵部方面得到什麼特別危急的情報麼？」

龍友點點頭。

大鏡的心肺似大鼓般的重重的被擊了一記。

「大事不可爲矣！我們也該拿出點主張來。」

「到底是什麼事呢？快說出來吧。等會兒再商量。」大鈞有點不能忍耐。

「十萬火急的軍報說——我剛才在兵部接到的，已經差人飛報馬公了——中原方面要有個大變，大變！唉，唉，龍友有點激昂起來，沙癩的臉龐，顯得更瘦削了。『軍將們實在太不可靠了，他們平日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一旦有了事，就一個也靠不靠，都只顧自家利益，專負朝廷，就誤國事。唉，武將如此，我輩文臣真是不知死所了！』」

「難道高傑又出了什麼花樣麼？他是史可法信任的人，難道竟獻河給北廷了麼？」大鈞有點驚惶，但也似在意料之中，神色還鎮定。

「不，高傑死了一世英雄，及得這般的下場！」

「是怎樣死的呢？」大鈞定了心，反覺得有點舒暢，像拔去一堆礙道的荆棘。高傑是黨於史可法的，兩都是主事者們對於他都有三分的忌憚。

「是被許定國殺的。」龍友道：「高傑一到了開洛，自負是宿將，就目中無人起來，要想把許定的軍隊奪過去，給他自己帶定國，却暗地裏和北兵勾結好，表面上對高傑恭順無比，却把他騙到一個宴會裏，下手將他和幾個重要將官都殺了。高傑的部下，散去的一半，歸降許定國的一半，如今聽說定國已拜表北庭，請兵渡河，不久就要南下了。圓老，您想這局面怎麼補救呢？這時候還有誰能够阻撓先帝信任的宿將，祇存左良玉和黃得功了。得功部下貪戀揚州的繁華，怎肯北上禦敵？良玉是擁衆數十萬，當武漢，以戰之區，獨力防關，又怎能東向開洛出發？」

大鈞慢條斯理的撫弄着他領下的大把鬚鬚，沉吟未語，心裏已大爲安定，沒有剛才那末惶惶然了。

「我看的大勢還不至全然無望。許定國和北廷那邊，都可以設法疏解。我們正遣左懋第到北庭去修好，還可以用緩兵之計。先安內事，將來再和強鄰算賬，也不爲遲。至於對許定國，只可加以撫慰，萬不可操切從事。該極力柔懷他，不使他爲北庭

所用。這我有個成算在……」

書童抱琴闖了進來說道：「爺，馬府的許大爺要見，現在門外等。」

龍友就站了起來，說：「小弟告辭先走一步。」

大鏡送了他出去。一陣風來吹落無數桃花瓣，點綴得遍地豔紅，襯着碧綠的蒼苔蘭草，越顯得淺碧可憐。詩人的龍友，向來是最關懷花開花落的，今天却熟視無睹的走過去了。

三

「究竟何事怎麼辦法呢？殺了防河的大將，罪名不細。如果不重重懲治，怎麼好整飭軍紀？」馬士英打着官話道。

馬府的大客廳裏，地上鋪着美艷奪目的厚氈，向南的窗戶都打開了，讓太陽光晒進來。穆個幕客和阮大鏡坐在那裏，身子都半浸在朝陽的金光裏。

「這事必得嚴辦，而且也得雪一雪高將軍的沈寃。」一個幕客道。

「實在，將官們在外面鬧得太不成體統了；中央的軍令竟有些行不動，非得趁這回大加整飭一番。」

「我也是這個意思。」士英道，「不過誅之過急，許定國也許便要叛變。聽說他已經和北庭有些聯絡了。」

大家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

沈默了好久。圖案似的窗外樹影，很清晰的射在厚地毯上，地毯上原有的花紋都涉擾亂。

「如果出兵去討伐他呢？有誰可以派遣的？有了安人，也就可使他兼管防河的大責。」士英道。

「這責任太大了。非老先生自行不可。但老先生現負着拱衛南都的大任，又怎能輕身北上呢？必得一個有威望的大臣

宿將去才好。」一個幕客道。

「吏閣部怎樣呢？」士英道。

「他現駐在揚州，總督兩淮諸將，論理是可以請他北上的。但去年六月，高郵和黃得功、劉良佐諸將爭奪揚州，演出發劇，他身爲主帥，竟一籌莫展，現在又怎能當此大任呢？況且，黃、劉輩也未必肯捨棄安樂的揚州，負苦守北地。」大鏡侃侃而談起來。

「那末左良玉呢，可否請他移師東向？」一位新來的不知何都政局的幕客說。

大鏡和士英交換了一個疑懼的臉色。原來左良玉這個名字，在他們心上是個很大的威脅。紛紛藉藉的傳言說是王明就是故太子，王被馬阮所囚，左良玉有舉兵向江南肅清君側之說。這半個月來，他們兩人正在苦思焦慮，要設法消弭這西部的大患。如今這話正觸動他們的心病。

但立刻，大鏡便幾乎帶着訝異口氣，大聲說道：「這更不可能！左良玉狼子野心，舉止不可測度。他擁衆至五十萬，洗賊降的居其多數。中央軍令，他往往置之不理。外間的謠言，不正是在說他與亂黨、食江南麼？這一個調遣令，却正給他一個移師東向的口實！」

「着呀！」士英點頭道：「左良玉是萬不可遺動的。何況關逆、孫熾、張獻忠雖繫仗四川，亦眷眷不忘中土，這一支重兵，是決不能從武漢移調開去的。」

沈默的空氣又瀰漫了全廳。這問題是意外的嚴重。

「圓海，你一定有萬全之策，何妨說出來呢？」士英隔了一會，向大鏡提示說。

大鏡低了頭，在看地氈上樹影的擺動，外面正吹過一陣不小的春風。

理了理領下的大邊鬚，他徐徐說道：「論理呢，這是必得秉公嚴辦一下，方可使得將驕兵知有朝廷法度。但時勢如此，雖有聖人，也決不能一下挽回這積重難返的結局。而況急則生變，徒然使北庭有所藉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是抓住許定國，不

放他北走。必須用種種方法騙住他，使他安心，不生猜忌。所以必得趕快派人北上，去疏解，去撫慰他，一面趕早下詔安撫他的軍心，過了必然生變。目前正是用人之際，也顧不得什麼虛信什麼綱紀了。」

「但他仇殺高傑的事怎麼辦呢？」士英道。

「那也不難。高傑驕悍不法，爲衆所知。他久已孤立無援，決不會有人爲他報復的。我們只消小施詭計，便可面面俱到了。就說高傑剋扣軍餉，士卒變變。他不幸爲部下所殺，還虧得許定國換騎其衆，未生大變。就不妨藉此獎賞他一番，一面虛張聲勢，說要出重賞以求刺殺高某的賊人，借此掩飾外人耳目。這番定國必定感恩，爲我所用了。」

「此計大妙！此計大妙！」士英微笑點頭稱贊道。彷彿一天的愁雲便從此消散盡淨一般。「究竟圓海是成竹在胸，真不愧智囊之目！」說着一隻肥胖的紅潤的大手，連連撫拍大鈞的肩膀。

大鈞覺得有些忸怩，但立刻便又坦然了，當即呵呵大笑道：「事如有成，還是托恩帥的鴻福！」

四

但許定國並不會受到南朝的籠絡。他早已向北廷通款迎降，將黃河險要雙手捧到清國攝政王的面前了。關外的十萬精悍鐵騎，早已浩浩蕩蕩，渡河而過。正在等待時機，要南兩淮進發。

「真想不到許定國會投北呢！」士英，蹙額皺眉的說，「總怪我們走差了一着。當初不教高傑去防河，此事便不會有；高許不爭帥，此事也不會有……」

「不是我說句下井投石的話，這事全賴在高傑之手。高傑不北上防河，許定國是決不會激叛的。」大鈞，苦着臉說，長鬚子的尖端，被拉得更起勁。本來還想說，也該歸咎於史可法的舉薦失人，惹一轉念之間，終於把這話咽下去。

彼此都皺着眉頭坐在那裏，相對無言。樹影在地氈上移動，大宣爐裏一爐好烟的烟氣，裊裊不斷的上升，東西的壁衣浴在太陽光裏，上面附着的金翠錦繡，反射出耀目的光彩。中堂掛着的一幅宋徽宗的黑龍，張牙舞爪的像要飛舞下來。四壁是

一幅馬和之的山水，那種細細柔和的筆觸，直欲凸出絹而來，令人忘記了是坐在京市的宅院裏。

但一切都不會使坐在那裏的人們發生興趣。切身的焦慮攫住了他們的心，不斷地在嚼，在咬，在嚼。

遼靈族的南侵，破壞了他們的優遊華貴的生活，是無疑的。許定國的默河，至少會熾起北廷乘機解決南部的怒火。定國對於南部的兵力和一切弱點是瞭若指掌的。他知道怎樣為自己的地位打算，怎樣可以保全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馬士英他們呢，當然也身家之念更重於國家的興亡。但他們的一切享受，究竟是依傍南朝而有的。南朝一旦傾覆，他們還不要像失羣的雁或失水的魚一般顯着狼狽麼？

於是，將怎麼保全這個小朝廷，也就是將怎樣保全他們自己的身家的念頭，橫梗在他們的心上。

「圖海，那策既行不通，你還有何策呢？」

大鏡在硬木大椅上，挪動了一下圓胖的身體，遲疑疑疑的答道：「那，那，特下官仔細想一想……除了用緩兵之計，穩住了北廷的兵馬之外，是別無他策的了。無論答應他們什麼條件都可以。祇要北兵不渡淮。從前石晉拿燕雲之地給契丹，宋朝蒙華巨幣賂遼，金都無非不欲因小而失大。情願忍痛一時，保全實力徐圖後舉的。」這迂闊之論，只算得他的無話可答的悶答，連他自己也不知在說什麼的。

「但是北廷的兵馬，怎樣就肯中止開洛，不再南下呢，我們再能給他們什麼利益呢，現在是北京中原都已去了。」士英道。

大鏡沈吟不語，只不住的撫摩鬚鬚，摸得一根根油光烏黑。

只有一個最後的希望，北廷能夠知足而止，能够以理折服。左懋第的口才，能够感動北軍中大將，也未可知。但這却要看天意，非人力所能爲了。此時這種希望的影子，還像金色綠色紫色的琉璃宮瓦在太陽光中閃爍搖曳那樣的捉摸不定。

「也祇有聽人事以聽天命的了。」大鏡嘆息道。

濃濃的陰影，在每個人的心上，墮落的不知自己置身何所，更不知明天要變成怎樣一個局面。祇有極微渺的一星星希望，像天色將明時油燈裏的殘燼似的一映一映地跳動。

突然的，一陣沈重的足步聲，急促地從外面而來，一個門役報告道：「史閣部大人在門口了，設有機密大事，立刻要見恩帥！」

廳中的空氣立刻感得壓迫嚴重起來。

「圓海，你到我書齋裏先坐一會兒吧。我們還有事要細談，也許今夜便在這裏作竟夜談，不必走了。」士英吩咐道。

大鏡連連的答應，退入廳後去。

五

「糟了！糟了！」士英一進了書齋，便跌足的叫道，臉色灰敗的如死一般。

大鏡不敢問他什麼，但知道史閣部帶來的，必是極嚴重的消息。眼前一陣烏黑，顯見得是凶多吉少。胸裏裏空洞洞的，要時間富貴榮華，仇親恩怨，都似雪獅子見了火一般，化作了一灘清水。

「圓海。」士英坐了下來叫道：「什麼都完結了。北兵是旦暮之間就要南下的，許定國做了先鋒，這罪該萬死的逆賊，還有誰擋得住他呢？史可法自告奮勇要去防守兩淮，但黃得功和二劉的兵馬，怎麼可靠？怎麼敵得住北兵正盛的聲勢？我們都要完了吧！」

像空虛了一切似的，悶然的頹喪。

沈重而空塞的沈默和空虛，銅簾裏的滴漏聲都可以聽得見，階下有兩個黃童在那裏聽候便喚。他們也沈靜得像一對泥人，但呼吸和心臟的搏動聲，規律地從碧窗紗裏透進來。

太陽光的金影，還在西牆頭，未曾爬過去。但一隻早出的蝙蝠已經燕子一般輕快的在階前拍翼了。

「我們的能力已經用盡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大錢淒然的嘆道，那黃胖的團臉，劃上了一道道的苦痕，活像一個被斬下來裝在小木籠裏的首級。「依我說，除了緩兵或乾脆迎降之外，實在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迎降」這兩個大字很燦光的從大錢的口中發出，他自己也奇怪，素來是謹慎小心的自己，怎麼竟會把可怕的兩個字，脫口而出！

「說來呢，小朝廷也實在無可依戀了，」士英也被肝灑沮的說道，「我們的敵人那裏多，就是南朝站得住，我們的富貴也豈能永保，史可法，黃得功，左良玉，他們有實力的人，個個是反對我們的。我只仗着那枝京師拱衛軍，你是知道，那些小將官如何中得用？十個兵的餉額，倒被吞去了七個。乾脆是沒有辦法的。」他低了聲，「團練，你且免句肺腑話吧，祇要身家財產能够保得住，便歸了北也沒有什麼。那勞什子的什麼官，我也不想做下去了。」

大錢心裏一陣的明亮，漸漸的又有了生氣。「可不是麼，恩帥敢是敵不過的，枉送了許多人的性命，好不作孽！識時勢者為俊傑。」我聽見史可程說過——他剛從北邊來，你老見過他麼？」

士英搖搖頭道：「不會。但聽說，史可法當他是漢奸，上了本，說什麼『大義滅親』，自行舉發，要辦他個重重的罪呢。但皇上總礙着可法的面子，不好認真辦他，只把他拘禁在家，用一個養母終老的名義，前事一字不提了。」

「可還不是那末一差，不過可程倒是可親近的人，沒有他哥的那股傻八輪東的勁兒。他和我說起過，闖賊進了京師，鬧得雞犬不寧，要不是他老爺爺從前一個奴才做了老闖的親信，他也幾乎不免。有錢的國戚大僚，沒有一個不被搜括干淨的。還受了百般的難堪的刑罰，什麼都給拍了去。但說北兵却厚道，有紀律，進了城，首先便禁止擄掠，殺了好久，乘風打劫的土棍，有洪老在那邊呢，凡事都做得主。過幾天，就要改葬先帝，恢復舊官的產業，發還府第了。人家是王者之師，可說是市井不驚，秋毫無擾，那裏像闖賊們那麼暴亂的？我當初不大信他的話，但有一個舍親，在京做部曹的，也南來了，同他說的絲毫無二。還說是南北來往可以無阻，並不查禁京官回籍的。」放低了聲音，「確是王者之師呢。周府被闖賊奪去了的財物，查明也都發

回了。難道天意真是屬於北廷了！說至此聲音更低，兩個頭也幾乎碰在一處。「聽說北方有種種吉祥的徵兆呢，洪老師那邊，小弟有熟人，他對小弟也甚有恩意，倒不妨先去聯絡聯絡。」

士英嘆了一口氣道：「論理呢，這小朝廷是我們手創的，那有不與共存亡之理？但時勢至此，也顧不得了，『君子可保則保之。』要是天意不順的話，也祇好出於那一途了。」又放低了聲音，俯着大鈺的耳邊，說道：「洪老師那邊，倒要仗吾兄爲弟開照一下。」

大鈺點點頭，不說什麼。他向來對士英是卑躬屈節慣了的，不知怎樣，他今天的地位却有些特別。在馬府裏，雖然心腹，他向就都以幕僚看待，今天他却像成了士英的同列人了。

「要能如此，弟固不失爲富家翁，兄也穩穩還在文學侍從之列。」士英呵呵大笑的拿這預言做結束。

桌邊滿是書箱，楠木打成的，箱裏的古書，大鈺是很熟悉的，無不是珍祕的鈔本，宋元的刻本。他最愛那宋刻的唐人小集，那麼精美的篆刻，恰好和他清逸的詩篇相配稱。一翻開來便值得心醉。士英也怪喜愛牠，還有世綵堂刻的幾部書，字的銀鈎鐵畫，紙是那潔白無纖塵地上，放着一個小方箱，是士英近幾天才得到的一部淮海詩詞集。箱頂上的一列小箱是宋拓的古帖，兩個大立櫃，放在地上，佔了書齋的三之一的地盤。那裏面是許多唐宋名家的字畫。地上的一個古壺的大口圓瓶，隨意插放幾軸小幅山水花卉。隨手取一卷來打開，却是倪雲林畫的拳石小松。

窗外是蓬蓬鬱鬱的奇花異木，以及玲瓏剔透的怪石奇峯。月亮從東邊剛上來，還帶着些未清醒的黃暈。一支白梨花，正橫在窗前，那花影被月光帶映在栗色的大花梨木書桌上，怪有情趣的。

大鈺他自己家裏，也正充斥着這一切不能捨棄的圖書珍玩。他總得設法保全它們。這是先民的精靈所繫的呢？要是一且由他們失却，那罪孽還能贖嗎？單爲了這保全文化的責任，他們也得籌個萬全之策。

那一夜，他們倆密談到鷓鴣鳴，書齋們在廊下碌碌，被喚醒添香換茶，不止兩三次。

六

「恩帥聽見外邊的謠言了麼？風聲不大好呢，這是針對着我們兩個發的！但北廷方面倒反而像沒有什麼警報了。」大鏡倉倉皇皇的闖了進來，就不轉氣的連說了這一大套。

士英臉色焦黃，像已嚇破了胆，一點主意也沒有。他顫抖抖的說道：「不是謠言，是實在的事。但怎麼辦呢，圓海還可利害呢。不比北兵北兵過了河，就停頓在那裏了，一時不至於南下。我見到那人的檄文呢，上面的話可利害。」

隨手從栗色花梨木大書桌上的亂紙堆裏檢出一份檄文遞給大鏡。

大鏡隨隨變了色。「這是從那裏說起，圓勢危急到這地步，還要自己火併嗎！」

「不是火併，圓海，他說的是清君側呢。」放低了聲音。「儘有人同情他呢。你知道，我的兵是沒法和他們抵抗的，他這一來，是浩浩蕩蕩的奔向東南沿江而下，怎樣辦呢？聽說有十幾萬人馬呢。圓海，你得想一個法子。否則，我們都是沒命的了！共富貴的儘有人，共患難的可難說了。」士英大有感慨的嘆道。

大鏡臉上也現着從未曾有的憂鬱，黃胖的臉，更是焦黃得可怕，坐在那裏，老撫摸自己的鬍子，一聲不響。

他眼望着壁上的畫軸，却實在空茫茫的一無所見。他想想後，一肚子的悶氣，覺得誤會他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又何曾作過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孽？爲什麼有這許多人站在那裏反對他？至於馬士英，他是當朝掌着生殺大權的，他自己爲什麼事也被打入他的一行刑裏去？心裏有點後悔，但更甚的是懊喪。馬阮這兩個姓聯在一處，便成了咒詛的目的。這怨尤是因何招來的呢？他自己也不大明白……心裏只覺得刺痛，彷彿立在絕壁之下，斷斷不能退縮。還是橫一橫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總得反抗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他都可犧牲，都不顧恤！但他不得不保護自己，決不能讓仇人們佔了上風……不，不能的！他阮鬍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也還是有幾分急智幹才可以用。他總得自救，他斷不

縮！

祇在那一刻那間，他便打定了主意：絕對不能退，退一步，便退入陷阱裏去。幹，不，退却！他狠狠的摸着自己的鬍子，彷彿那鬍子被拉得急了，便會替他想出什麼却敵的妙計來似的。

室中沉寂，想連自己心肺的搏動也清晰可聞。士英知道他在深謀默策，便不去打擾他，只把眼光釘在窗外。一陣陣的幽香從窗口噴射出來。新近有人從關建送了十幾盆絕品的素心蘭給他，栽在綠地白花的古簞的方盆裏。他很喜愛它們，有十幾箭枝葉生得直挺入畫。正謂了幾個門下的書師在布稿，預備刊一部蘭譜。結角的幾株高到窗際的芭蕉，把濃綠直送入窗邊。滿滿的一樹梨花，似雪點般的細密，正在盛放。太陽光是那麼可愛的遍地照射着。幾隻大鳳蝶，帶着新妍斑斕的一雙大粉翼，在那裏自在的飛。一口漢代的大銅瓶裏，插着幾朵紫紅色牡丹花，朵朵大如果盆，正放在書桌上。古玩架上，一個柴窯的磁碗裏，正養着一隻綠毛小龜，那背上的綠毛，細長纖直，鮮翠可愛，一點沒有曲折，也沒有一點污穢的雜物夾雜在裏面。白色的唐磁小鉢裏，栽着一株小盆栽，高僅及三寸，而嬌悍之勢，却似沖天的大木。一個顯黯色的玉碗，說是太真的遺物，鑿嵌在一隻大白玉瓶旁邊，那瓶裏插的是幾枝硃紅耀眼的大珊瑚。

老釘在這些清玩的器物上。士英的眼光有些酸溜溜的；在這樣的好天氣，好春景裏，難道竟要和這一切的珍品一旦告別麼？辛苦了一世的收藏，竟將一旦屬之於他人麼？萬端的愁緒，萬種的依回；而前月新娶的侍姬阿嬌，又那麼的婉轉依人，嬌媚可喜……難道也將從他身傍眼睜睜看人奪去麼？

他有些不服。決計要和這不幸的運命抗爭到底。但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他是明白他自己和他的軍隊的。他知道這一年來，當朝執政的結果是結下了多少的死活冤家。左良玉的軍隊一到南京，他就決然無辜，比僑券書上的文字還要確定的。左軍向江南移動的目的，一面說是就食，一面却是圖除他和大鈞。他想不出絲毫抵抗的辦法。他心裏充滿着癡癡，顧惜，依戀，恐怖的情緒……遲之又久，他竟想到向北逃亡……

「這一着可對了！」大鈞叫了起來，把士英從迷惘裏驚醒。

「有了什麼妙計了麼？」士英懶懶的問。

「這一着棋下得絕妙，若个中，我不姓阮！」大鏡面有得色的說道。

士英隨着寫了幾分心。問道：「怎樣呢，圍海？如有什麼破費，我們斷不吝惜！」

「倒是要用幾文的，但不必多。」隨即放低了聲音說道：「這是可謂一箭雙鷹。我們設法勸誘黃得功撤了防淮的兵，叫他向西去抵抗左師。如今得功正以動王報國自命，我們一面發他一份重餉，一面用御旨命令，他決沒有不去的。他決不敢抗命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但我們却可保全了一時。此計不怕不安，若還得功攔阻不住，那我還有一計。那得用到詩人揚龍友了。」

「就派人去請龍友來！」

七

揚龍友爲了侯朝宗的被捕，心裏很高興。蘇崑生到過他寓所好幾遍了，祇是懇切的求救於他。他知道這事非阮大鏡不能了，也曾跑到大鏡那裏去，却撲了一個空。

這兩天，西師的風聲很緊，他也知道。只得暫時放下了這條營救人的心腸，呆呆的坐在家裏悶。要拿起筆來畫些什麼，但茫然若失的情緒却使他的筆觸成爲亂抹胡塗的情形，沒有一筆是自己滿意的。一賭氣，擱了筆不畫了。躺在炕上，枕着妃色的軟墊，拿着一本蘇長公小讀，却也讀不進什麼去。

他沒有什麼牽掛。他的愛妾，已會慷慨的和他說過，要有什麼不測，她是打算侍候他一同報國的。所不能忘情的，只有小小一批藏書和字畫。他雖然不能和阮爭辯什麼，在那裏面，却確實有些神品，那是他費了好些心血搜求來的。但那也是身外物……說拋却，便也不難拋却。

但終不能忘情……心裏只是惶惶的，空洞洞的，不知道在亂些什麼。

西師的趨向江南，他雖不怎樣重視，却未免爲國家擔憂。在這危急關頭，他誠心的不願看見自己兄弟的火併。而爲了和馬的不淺的交誼，也有些不忍坐視他們一旦倒下去。

馬府請他的人來，這才打斷他的茫然的幻想。但還是迷迷糊糊的，完像全沒有睡醒。

「哈哈，龍友，不請你竟絕迹不來呢！」士英笑着說。「有要事要托你一辦。」

「這事非龍友不辦，只好全權奉托。」大銑向他作了一個揖說。

龍友有點迷惘，一時說不出什麼來。

「你和侯朝宗不是很熟悉麼？」大銑接着道。

龍友被觸動了心事道：「不錯，侯朝宗的事我正要來托老。昨天到府上去……」

大銑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都知道，那話可不必再提。已經吩咐他們立刻釋放他出來了。現在求你的是，托老向侯生一說，要他寫一信，阻止左師的東向。他父親是方良玉的恩主，左某一生放信叫他敬重他的。侯生不妨冒托他父親的名義，作信給左某，指陳天下大勢以及國家危急之狀，叫他不要倡亂害國。這封信必要寫得暢達痛切，非侯生不辦。」

「朝宗肯肯遺信麼？」龍友沉吟道。

「實以大難，沒有不肯寫的。」大銑道。「你可告下他，如今正是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再也談不到什麼恩怨親仇了。北廷領兵於門，洛，其意莫測，闖賊餘衆尙盛，當宜自己開關，朝廷決不替方良玉既往之事，只要他肯退兵。侯生是有血性之人，一定肯寫這封信的。」

「爲了國家，」龍友悽然的說道，「我不顧老臉去勸他，死活叫他寫了這信就是。」

「着呵，」士英道，「龍友真不愧爲我們的忠難交！」

「但全是爲國家計。國事危急至此，我們內部無論如何是不能再自動干戈的。在這一點上，我想，朝宗一定會和我們同

意。」

「如果左師非來不可，我們也只得拱手奉讓，決不和他以兵戎相見。」大鏡虛偽的敷衍道。

士英道：「着呵。我們的國家是斷乎不宜再有內戰的了。我什麼都可以退讓，只要他們有辦法提出。我不是戀棧的人。我隨時都可以走，祇要有替代人。」

「可不是。」大鏡道：「苟有利於國，我們是不惜犧牲一切的。但中樞不宜輕動。這是必要的。任他人有什麼批評，馬公是要盡心力維持到底的。」

寵友不說什麼，立了起來，道：「事不宜遲，我便到朝宗那邊去。」

八

侯朝宗曾他父親之名的僧發出了，但同時，黃得功的那支兵馬也被調到江防。淮防完全空虛了。史可法異常着急，沒有再得力的軍隊可以填補。深怕清兵得了這個消息，乘虛撲了來。

而這時，西兵已經很快的便瓦解了。左良玉中途病死，部下四散。南都的西顧之憂，已是不成問題。馬阮們心上落下了一大塊石頭。南都裏幾位盼着朝政有改革清明的一線希望的人，又都灰了心。

秦淮河邊的人們，仍是歌舞沉酣，大家享受着，娛樂着。馬阮心上好不痛快。便又故態復萌，擅征暴斂，報復冤仇，享受着這小朝廷的大臣們的最高禮遇。過一天，算一天。一點不擔心什麼。

但如黃河決了口似的清廷的鐵騎，已經澎湃奔騰，疾馳南下，沒等到黃得功的回防。史可法和黃得功只好草草的在揚州附近充了防。

經不起略重的一擊，黃得功第一戰便死於陣上，揚州被攻破，史可法投江自殺。

這噩耗傳到了南京，立刻起了一陣極大的騷亂。城內，每天家家戶戶都在紛紛擄掠，搬東移西，像一桶的泥濘似的在紋

亂着。已經有不逞的無賴子們在動亂，聲言要抄劫奸臣罪官們的家產，燒燬他們的房屋。

既府、周府的門上，不時，深夜有人去投石，在照牆上貼夜頭揭帖，說是於某日來燒房，或是說，某日要來搶掠。

終日有兵隊在那裏防守，但兵士們的本身便是動亂份子裏的一部份。紀律和秩序，漸漸的維持不住。

一夕數驚，說是清兵已經水陸並進，沿江而來。官府貼了安民的大布告，禁止遷居。但搬走的，逃到鄉僻去的，仍舊一天天的多起來，連城門口都被堵塞。

什麼樣的謠言都有。幾乎一天之內，總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可驚的又可喜的，時而恐慌，時而暫為寬懷。有的說，某處動王兵已經到了。有的說，許定國原是詐降的，現在已經反正，並殺得清兵鼠竄北逃了。有的說，因了神兵助陣，某某義軍大破北兵於某處……但立刻，這一切喜訊便都被證明為偽造。北兵是一天天的走近了來。無人可抵擋，竟不設防，也竟無可調去設防的兵馬。他們如入無人之地。勦降的檄文，雪片似的飛來，人心更為之搖動。

「看這情形，在北軍沒到之前，城內會有一場大劫呢。潑皮們是那樣的騷動。」大鈺担心的說。

士英苦着臉，悄悄的說：「剛從官裏出來，皇上有遷都之意，可還說不定向那裏遷。」

「可不是，向那裏遷呢？」

「總以逃出這座危城為第一着，他們都在料理行裝。」

大鈺還不想搬動。北兵入了城，他總以為自己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我們怎麼辦呢？隨駕留守？」士英向大鈺啾啾。他是想借口隨駕而溜回家鄉去的。

「留守為上，我們還有不少兵，聽說，江南的義軍，風氣雲湧似的出來了，也儘够堅守一時。」大鈺好像不明白他意思似的說道。

士英走向他身傍，悄悄的說：「你，不知道麼？我的兵是根本靠不住的。這兩天，他們已經混入潑皮隊裏去了。逃難人的籍

餓被劫的已經不少。還有公然白晝入民房打劫的。誰都不敢過問。我不能維持這城的治安……但北兵還不來……就在這幾天我們得小心……剛才當差的來說，有人在貼招帖，說要聚眾燒我們的宅子。南京住不下去了，還以早走爲是。」

「難道幾天功夫都沒法維持麼？」

「沒有辦法。可慮的是，潑皮們竟勾結了隊伍要大幹。」

大鍼也有點驚慌起來。想不到局面已糟到如此。

留居的計畫根本上動搖起來。

九

大鍼回了家，抱琴哭喪着臉，給他一張揭帖。

「這揭帖着呢，我們的照壁上也有一張。說不定那一天會出事。唉，老人家得想想法子。」

「防卒管什麼事的！讓這些潑皮們這樣胡鬧！」大鍼裝着威風厲聲道。

「沒用，勸阻不了他們。五爺去阻止他們一會，吃了一下老大的拳頭，嚇得連忙逃回家。」

「不會撕下的麼，沒用的東西！」

「撕不淨，遍街都是。早上剛從照壁撕下一張。鬼知道什麼時候又一張貼上去了。」

大鍼心頭有點冷，腔腔裏有點發空。他祇在書齋裏做頭的走，很艱難的挪動他那矮短的胖腿。

「您老人家得打打主意。」門上的老當差阮伍，所謂五爺的，氣呼呼的走進來叫道：「皇上的驚駕已經出城門去了！」

「什麼！」大鍼吃驚的抬頭：「他們走了！」

「是的，馬房那邊也撒得一空了。小的剛才碰見他們那邊的馬弁，他押着好幾十車行李說，馬爺騎着馬，在前邊正呢。」他走前幾步，低聲的說：「亂老爺，得早早的打主意。城裏已經沒了主。剛才在大街上碰見一班不三不四的小潑皮，有我

們的仇人王福在裏，彷彿是會齊商量什麼似的，我只聽見「褲襠子」的一句。王福見了我，問他們咳嗽眼，便都不聲不響了。有點不妙，老爺難道真應了揭帖上的話？

大鏡不說什麼，祇揮一揮手，阮伍退了出來。剛走到門口。

「站住，有話告訴你。」

阮伍連忙，飛手站住了。

「叫他們後邊準備車輛，多預備些車輛。」

阮伍諸諾連聲的走去。

大鏡是一心的忙亂，叫道：「抱琴，」他正站在自己的身傍，「你看這書箱裏有什麼該收拾收拾的。」

「書呢？古玩呢？」

「都要。」

「怕一時歸着不好。」

「快些動手，叫書他們來幫你。」

「唯但是沒有箱子好放呢，您老人家。」

書箱裏實在太亂了，可帶走的東西太多，不知怎樣揀選才好。

一大批他所愛的曲本，只好先拋棄下，那不是什麼稀得的。但宋版的及精鈔的本子是到要隨身帶走的。還有他自己的寫作，未刻成的，那幾箱子的宋元的字畫，那些宋密、漢玉、周鼎、古鏡，沒有一樣是捨棄是下的。他費了多少年的心力，培植得百十盆小盆景，沒有一盆肯放下，但怎麼帶着去呢，箱子儘了不到五十只都已裝滿書了。

「有的東西，不會用氈子布匹來包裝麼？」

但實在一時收拾不了；什麼都是丟不下的，但能够隨身攜帶的實在太少了。收了這件，捨不下那件，選得這物，捨棄不掉那物。忙亂了半天，還是一團糟。從前搜括的時候，只嫌其少，現在却又嫌其太多了。

「北兵得什麼時候到呢？」他忘形的問道。

「聽說沿途搜殺黃軍，還得三五天才能進城。但安民告示已經有了。」抱琴道：「那上面還牽連着，您老人家的事呢。」他無心的說。

「什麼！」大錢的身子冷了半截。「怎麼說的？」圓睜了雙眼，狼狽得像被綁出去處刑。

「說是什麼罪，小的不大清楚。只聽人說北兵是來打倒奸賊，解民倒懸的。倒有人想請要迎接他們哩。」

大錢纏纏在一張太師椅上垂頭不語；他明白，自己是成了政爭的犧牲品了。衆矢之的，萬惡所歸。沒法辯解，不能剖釋。最後的一條路，也被塞絕。

逃，匿姓隱名的逃到深山窮谷，只有這條路可走了。還須快。一遲疑，便要說不得身。掙扎起身子，精神奮發得多，匆匆向內宅跑去。

十

說是輕裝，不帶什麼，却也有十來車的行李。大錢他自己更換了破舊的衣服，戴着涼帽，騎着一匹快走的毛驢遠遠的離開車輛十幾步路，裝作平常逃難人似的走着。生怕有人注意，涼帽的簷幾乎遮到眉頭。

滿街上都是人，哄哄亂亂的在跑，在竄，在搬運，像沒有頭的蒼蠅似的，亂成一團，擠成一堆。幾個不三不四的羸少年，站在街上暗暗的探望。

「南門出了劫案呢，不能走了！一大堆人由南直往北奔，嘈雜雜的大噴。」

「搶的是誰？」

「馬士英那傢伙，有百十輛大車呢，滿是金銀珍寶，全給土匪搶光了，只逃走了他。」

「痛快！天有眼晴！」途人聯貫似的這樣說。

嚇得大鏡的車輪再不敢往南奔，回轉來，向西走，車輛人馬擠塞住了。好不容易才拐過灣來。

一陣火光，衝天而上。遠遠的有吶喊聲。

「哈哈，」一個人帶笑的奔過，「馬士英家着火了！」

大鏡感到一陣的暈眩，頭髮裏嗡嗡作響。身子是麻木冰冷的。

他必定要同馬士英同運，還在他是明瞭得像太陽光一般的。

火光更大，有黑灰滿街上飛。

「這是燒掉的綢緞布匹呢，那黑灰還帶着些綵紋，不會燒盡。」

又是一陣的更細的黑灰，飄飄拂拂的飛揚在天空。一張大的灰，還未化盡，在那裏蝴蝶似的慢慢的向下翻飛。大鏡在隨

上一眼望過去，彷彿像是一條大龍的身段。他明白，那必是懸掛在中堂的那幅徽宗皇帝的黑龍遭到劫運了。

一陣心痛，有種說不出的淒涼意味。

吶喊的聲音遠遠的傳來。怕事的都躲在人家屋簷下，或走下冷巷裏去，商舖都上了板門。大鏡也把毛驢帶入巷口。

無數的少年們在奔，在喊，像千軍萬馬的疾馳過去。有的鐵板似的臉，有的還在笑，在罵，在打鬧，但都足不停步的奔。

「到褲襠子玩家去啊！」

洪大的不斷的聲音這麼喊着，那羣衆的隊伍直向褲襠子那條巷奔去。

大鏡又感到一陣涼麻知道自己的家是喪失定了。他的書齋裏，那一大批的詞曲，有不少謄本，原稿本，龍友屢次向他借

鈔，而他吝嗇不給的，如今是都將失去了。半生辛苦所培植的小盆景……真堪痛心！乃竟將被無知的人一朝毀壞。唐宋古磁

還有那一大批的中國文獻所製的宋元人的文集，以及國朝人的許多詩文集，只有他家最多，也竟將全部失去！文獻無幾，可怕的毀滅！他但願被搶去，被劫走，還可以保存在人間……但不該放一把火燒呵！……

「啊，不好！他想起了客廳裏的那幾把趙孟頫的馬，倪雲林的小景，文與可的竹，蘇東坡的墨蹟，都來不及收。該死，他竟忘記！他們如今也在劫數之中，還有，還有……一切的珍品，都逐一的在他腦裏顯現出來，彷彿都在那裏爭訴自己的不幸，在那裏責罵他這收藏的，辜負所托！」

「但願被搶，不可放火！」他呢喃的祈禱似的低念着萬一的希望！
又是隱約的一陣吶喊聲，隨風送了過來。

「阿彌陀佛！」一個路人念着佛，「褲子！阮家也燒了！」

大鏡嚇得一跳，抬起頭來，可不是，又是一支黑烟夾着火光，衝天而上。
眼前一陣烏黑幾乎墮下驢來。

「可惜給那小子走了！」巷口走近一個人說道。

「但他的行李也給截留了。光光的一個身子，逃走也沒用。一生搜括，原只為別人看管一時。做好臣那有好下場！」
大鏡這時才注意到，他的行李車輛並不會跟他回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相失了。

一身的空虛，一心的空虛，像生了大病似的，他蹣跚的伏在驢上，慢慢的走到水西門，不知走向什麼地方去的好。

七 失業

杜 衡

在過了幾年極度動亂的生活之後，柯平先生現在是差不多和外界整個地隔絕了；他每個月化十二塊錢，在一條滋滋的弄堂裏租了一間沒有天花板的前樓，在那兒安放着他自己，安放著環繞在他四周的整個世界的大問題——

蘇聯新五年計劃

德國底賠款

倫敦經濟會議

美國……

這些問題白天是在牀上，夜裏是在地板上，因為柯平先生沒有書架子。

對於生活上的種種不舒適，雨天的漏水，飯菜底非濃，房東家裏的孩子們底吵鬧，對於這說不盡的種種，他都像一個懂得自己底命運的人地忍受着。爲自己個人，他已經準備好了三五個月之內的寒儉的生活費用；他可以在這個艱晦的期間裏替全人類策劃着去路了。他打算儘這些日子完成他底關於那像虎列拉似地染遍了全世界的失業問題的著書。自然，結論是早就有了的。這問題不能局部地解決，是要整個兒地來解決；他所需要的是可以引到這個結論上去的材料。一個月以來，他每天跑圖書館，用五本顏色不同的日記簿抄寫着；跑書鋪子，懷着自己是比別個買主特別優渥一點的感覺，耐性地選着書；他又定了三份日報，兩份藝文的，一份西文的，剪着，編排着，黏貼着。一個月不知不覺地過去，他還沒有寫下一個字呢。他從一大堆的人類記錄裏鑽出頭來。

暮時令適當夏秋之交，殘餘的暑氣壓進了沒有天花板攔着的屋頂，屋子裏的蒸悶使正在想着「今天可以動手了吧」的柯平先生不由自主地要把小小的玻璃窗打開，讓陰溝水底氣息，橫七豎八地掛在眼前的尿布底氣息，以後從三家廚房裏發出來的油鍋的氣息，混攪在一起，衝上來，衝着他底鼻子。

他捻亮電燈，突然記起了這盞電燈是等不到九點鐘，祇消聽房東太太是帶着鞭簾的氣分對她丈夫說，「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呢」之後不久，就會自動地熄了的，他便拉開抽斗，隨手抓了一把銅子，出房門。走下樓去。走到半扶梯，他重新回上來，把電燈捻熄。

弄堂裏，小販們底市場，孩子們的球場，特別是一些面黃肌瘦的主婦們，除了從頭上的水鑽押髮之外，是猜不出她們底年齡的，因為耐不住廚房裏的那種三五個爐灶同時舉火的窒息，竟把竹椅竹榻都搬了出來，三三五五地圍坐着，把那地方做了臨時的會客廳。對着這「芸芸衆生」，柯平先生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却祇顧自己轉變抹角地走，走到一家雜貨店門口，停下來，數出了銅子。

「買兩枝洋蠟！」

剛拿起洋蠟，轉過來，她看見甘斐吾先生正從大路那邊慢慢地走過來，低下了頭。

「甘先生，回來了呀？」

這樣隨便的問起。

還是柯平先生現在的房東，而柯平先生却是他底那間漂亮的前樓底第二十幾代的房客了；他在這所房子裏已經整整地住了十一年。

對於一個能够在同一間房子裏住上十多年的人，不用說，柯平先生是不會發生什麼興味的，除了他底那個不戴帽子的和狗頭有時候會引起一點滑稽的感覺之外，因為在這樣的人身上，他沒有可能把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

既有第一次會談的時候，甘先生爲要跟這位新來的房客越設起比房客更進一步的關係來，他偶爾這樣說起——
「我們都是拿筆桿的。」

祇有在這次，柯平先生算是起了一點想知道這位甘先生底底細的好奇。不幸要知道甘先生底底細的太容易了。他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出門去，到一個什麼稅務機關幹着抄寫的工作，在更固定的時間回家來；甚至在家裏，他都有永不變換的椅子來安息，他底坐疼了的屁股，一個月以來老是這樣——不，我們當說是十一年以來老是這樣。

甘先生用那種使他底職位維持到十一年之久的同樣的巴結，來使他不好意思再去計算這十塊錢一個月的伙食算是便宜算是貴。

每天晚餐可真是柯平先生一天之中最受罪的時刻了，因爲這位甘先生的確是那種用過份的禮貌來使人討厭的人。更加以甘太太親手端來的一盞燙得碰不了嘴唇的熱茶又使他不得不在飯後還要逗留上那麼十來分鐘。甘先生愛說話，爲迎合柯平先生底興味，他還發表着關於政治的意見；但是，一個把自己用辛苦換來的酬報當做了上司們底恩賜的人物，他底政見是不會跟他底上司們有所同樣的，這種政見柯平先生委實不歡喜。甘先生也彷彿發覺了。他改換了談鋒，數說着自己局裏的在好多年前發生的新聞。於是，在一個多星期之後，他會用同樣的興緻，把這同樣的新聞來重說一遍，說完了自己笑着。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對於他，柯平先生是除了輕鄙再加上憐憫的感覺之外，連解釋和分析的能力都失掉了。

他拿着洋蠟，一邊走，一邊想起自己飯前的時間又將犧牲在這位甘先生底說不厭的新聞上面，便努力避免着一切可以引起他底談鋒的機會，一句話也不多說。

甘太太正爲着打碎一隻飯碗的事情，滿臉殺氣地在廚房裏痛罵着「大姐。」（註）這是一個任何男子一看見就會

把性的本能完全失去了的中年婦女。整天地蓬蓬頭，整年的大着肚子，在家裏，常常是處着比丈夫還重要的領導地位。看見甘先生回來，不也許是看見柯先生回來吧，她登時把滿臉的殺氣換上了滿臉的笑容，彷彿接着兩個丈夫似地迎上去。再一眼看見柯先生一股勁往樓上走，她喊着：

「柯先生，請到客堂裏坐一坐吧，馬上就要吃飯了。」

「不，我去把東西放放好。」

「什麼東西？」我替你拿上去。」說着，她搶上來，把兩枝洋蠟接到自己手裏，笑着。「這一點東西呀，下面放一放不好嗎？」

柯平先生無可奈何地跟着甘先生走進了也當臥房用的客廳，他聽到甘太太在他們背後立刻用改換了的嗓子和感情對「大姐」說：「還不把阿林他們找來吃飯呢，懶胚！」

今天，倒是甘養吾先生却意外地沒有打開他話匣子，祇在那張照例的椅子上呆呆地坐着。甚至在太太特意來公佈着他們那個大姐底罪狀，數說着她底把幾年來沒有破過一隻角的飯碗都打碎了的那種「豈有此理」的時侯，他都沒有參加意見，彷彿沒有聽到似的。柯平先生在他臉上發現了一絲矜持的神情。飯菜早已端正好了。四個從五六歲到十來歲的孩子，滿頭是夾着汚泥的汗水，從外面像一陣風似地掃進來，在餐桌上各據一方，用筷子來敲着碗。柯平先生懂得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都無要敏捷；譬如說，房東太太好意勸他嘗嘗她自己手製的蛋花湯底滋味，他要是趕快把筷子換上湯匙的話，那便早就祇看到碗底了。也許是出於歉意，也許是出於準備多要幾個伙食費的動機，那一天甘太太一邊罵着孩子們，底你搶我奪，一邊又對於物價騰貴的問題說了許多話。二號洋袖是漲到九塊六，鱈魚一兩要九十多，真吃不起；以前五六個銅子一斤的青菜，現在是一百朝外還不肯。而在她背完了這張物價統計表之後，彷彿要徵求一些響應似地擡起頭對甘先生望望，突然地，她這樣喊了起來：

「怎麼，你好像有點不舒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雖然這樣講，甘美善先生臉色發白，眼睛發花，刺光的和尙頭上一點兒光彩也沒有，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竟有搖搖欲墮的樣子。

「你好像有心事呀？」

不回答。

輕輕地撥了幾口飯，把碗筷向前一推，纔這樣說：「我今天吃不下，吃不下。」便離開了坐位。

這纔的人也會有心事的，飯後柯平先生事不關己地想着。甘太太瞧見她底先生那勁兒，一下子着了忙，忘記端上熱茶來。他敷衍了兩句話，勸甘先生早點睡，自己趁機會拿起了洋蠟，荷上樓，回到他自己底世界去，捻亮了電燈。

在牀上開闢了一塊空地，一種飯後的懶惰使他把自已那空地上轉着，想起時候還早，隨手拿了一本書來跳讀了幾頁。樓下是罵孩子的聲音，

搬動桌椅的聲音，

以及許多辨不出是什麼的聲音。

知道這一種嘈雜是非等到熄燈之後不會休止的，自己索性等一切都安靜了之後再動手吧。

沒料到今天再也不會安靜的。他順勢把那本書擲下去。他聽到甘先生夫婦倆摸上樓，走進了他們的亭子房。他們噙咕地談着話，而且談話的聲音漸漸地響起來，尤其是那女的。她提高了嗓子，像吵架，但仔細聽可又不是吵架。好一會惹得他癢癢不扣看書的心緒。他站起來，也顧不到夏天不通風，去把門窗緊緊地關上。腳跳了一下，他坐到書桌邊，拿起那關係的門都攔不住門外的聲音。他聽到一陣啾啾的哭泣，像是女的，又像是男的，又像是男的跟女的混攪在一起。他提一提心，可是也不

打算去看一個究竟。他把筆拋下。

「等熄燈吧，等熄燈吧。」

在房間裏踱了一陣，回到牀上，重新拿起書來看……

那一晚，等到他開始感到時間底飛逝，而發覺電燈不但不熄，却反比剛纔更明亮了一點的時候，他急忙拿起鏡來看，纔知道房東太太第一次誤了卯——十二點都快到了。

「明天吧，明天吧。」

他捻了捻沉重的眼皮，無可奈何地這樣對自己說。

直到第二天起身的時候，已經不很早，電燈却還亮着，柯平先生有點吃驚了。殘留在他底禮覺上的亭子房裏的紛擾，這時候彷彿又清晰起來。可是他底自己又熄了燈，對於這位不能拿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的人物底一切，都不想再去追究。他悄悄地自己去盥洗了臉，盥洗已畢，一打開窗，對着充滿了刷馬桶的聲音的弄堂透了幾口氣。

正把紙筆預備好，慢慢地抽着煙，忽然發現甘龔吾先生把他底房門推開——

「有空嗎？我想談談，跟柯先生談談。」

聲音是那麽頹喪。

「請進來吧。」

轉身過去，發現甘先生紅着眼圈，彷彿整夜沒有睡覺似的；他走進來，就在那張沒有墊好被鋪的床上一坐，開始用小孩子口吻跟前訴苦的語調說：

「柯先生，我底飯碗打碎了！」

柯平先生差不多要笑起來；僅僅讓傭人打碎了一隻飯碗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可是他沒有笑出聲，他猛地想到。

「什麼飯碗？」

「稅務局裏的那個事情呀！」

這話可並沒有在柯平先生身上引起了預想中的反應。他沒有驚異；全世界幾千萬人底飯碗問題放在他面前，他都會若無其事地用考古學者底冷靜來處置，他不會驚異。他用手指輕輕地扣去了煙灰。

甘賽吾先生有點失望了，他加上說：

「我做了十一年的事情呀！」

不錯，在過了十一年渾渾噩噩的生活之後，終於有一天也要叫你認識這世界了。

柯平先生不說話。

對方却正有着一種要把自己底不幸的遭遇盡量地向人傾倒出來的願望。他訴說着在十一年的服務期間內，自問並沒有大的過錯；而這一回，僅僅抄錯了幾個字，就給他來一個開革。他又訴說着有四個孩子的家庭底困難。「柯先生，你想，」他底喉都差不多讓勉強吞在肚子裏的嗚咽所塞住了：「那裏弄這差使吃飯的，這一家人，一家人！」

「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生活誰都沒有保障。」

對這樣的論斷有點愕然，甘先生楞了一眼，隨後，觀自己說下去：「你想，叫我怎麼辦呢？柯先生你替我想，怎樣辦呢？」

「還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整個……」

「是的，是的，」彷彿表示着絕對的同意。「一個人就好商量了；我們這一家人，連肚子裏的算在內，大小有七個……七個……」也許怕這樣還不够引起對方底注意，在說話之外，他還伸出兩隻手上的七個指頭來，用力地搖着。

柯平先生再也不想加上什麼補充的解釋了。他底注意開始從遊離而至於分散。他把快吸完的紙煙在煙缸裏捻着，看了看桌上燭正好的紙筆，慢慢地想起自己底事情來。他有點焦念。他希望那位甘先生在訴說完了自己底苦痛之後，就該起

身走了吧；可是，不，還是他說着，把那幾句話老是翻來覆去地說着，彷彿非等到有一個確切的辦法之後不肯休止似的。更加以甘太太也懷特意來湊熱鬧似地參加了他們底樂事。她把丈夫早就報告清楚了的事情又重頭至尾報告了一遍；同樣地，他這樣結束：

「柯先生，你想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柯先生從桌上站了起來，把端正好的紙筆使勁往外邊一推。一轉眼就是午飯底時候呢。今天又完了，又完了……

輕快的情緒從所有的行動裏，從所有的言語裏消失；一種陰沉的空氣把那小小的家宅籠罩着。女的比往日做着更多的事情爲節省起見，幫傭的「大姐」是被藉口着昨天的過失而開除了。孩子們好像被人間的不幸底第一次閃光所威脅，意外地變得非常沉靜；在餐桌上，他們用謹慎而卑怯的眼光互相望望，然後低下頭去，一聲不響地撥着飯。甘太太停下筷子，對一個孩子吳看了好一會，彷彿從他們底吃飯的姿態裏得到了莫大的感傷資料似地，突然把碗筷一放，拾起衣袖就哭起來，像一個小孩子似地發着嗚嗚的聲音。

一邊哭，一邊說，她打算到明天把兩個小孩子暫時寄養到他們舅舅家裏去。

「甘太太，何必這樣呢，總有法子好想的。」

柯平先生也有點心軟了。

「有什麼法子？」甘太太嗚咽着說。「我叫他，叫他託人到局長跟前說說情，他又不去。」

「找找旁的事情吧。」

「有什麼事情好找，有什麼事情好找呢？」

「大家慢慢地商量。」

雖然這樣說，柯平先生自然也沒有更好的計較。飯後，他回到自己房裏，沿着書桌前前後後地踱。他又慢慢地想起自己

底耽誤了的工作來。用幾千萬人底問題來把這個人底問題排遣開去吧；這樣廉價的同情在兩方面都是徒然的。他硬一硬心，把房門關上，免得他們真個來跟他商量辦法，自己從新坐到書桌邊去，把打散了的思想整理着，排列着……

一種殘夏午後所特有的蒸悶的空氣使你微感到有點頭昏。可是他不敢把窗打開，外邊是一點兒氣息就可以把他底像潮水似地不容易寧靜的心緒從新攪亂的。他支持着。

胡亂地翻了幾本書：

胡亂地在一張紙上寫着：

一刻鐘之後，他在一種極度萎靡的心境下把寫字的紙片一條條地撕碎。

躺到牀上去。趕不了的甘先生和甘太太底影子，儘趁着世界失業問題底聯想湧現在他眼前；他還聽到那嚶嚶的哭聲，還聽到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彷彿這像是環繞在他四周的唯一的真實，彷彿這比一切都更要求着先決似的。那種學術的冷靜是整個地失掉了。他躺在牀上咬着嘴唇。

突然間，他站起身，披上外衣，開了房門，顧自己走出街去。他知道了今天是不成了，他想逃避。一路上，他從幾方面的立場來咒咒着人類底廉價的同情，從古書上的「愛人以姑息」那些話起，一直到對淺薄的人道主義的非難。他跑了幾家書鋪子，找了幾個不一定打算找的朋友，混到傍晚，爲着故意要避免那頓可怕的晚餐的緣故，他自個兒進了一家小飯館出來，趁着黃昏的風，他覺得身體和腦筋都輕鬆了一點。回到家，生怕引起注意，他靜悄悄地走上樓，一邊心裏在想：

「我需要安靜，安靜和孤獨……」

可是這時候，甘養吉先生却正一聲聲地嘆：

「厭氣呀，厭氣呀！」

在不幸中最需要同伴的，他已經找了好半天。一看見柯平先生，又像孩子們得到了母親似地興奮起來。

「柯先生，柯先生，我們沒有等你喫飯。」

「不要緊，我自己喫過了。」

「沒有事情吧……」

又聽了柯平先生底心像火藥般暴燥起來。那傢伙簡直一點也不了解自己底事業，那傢伙可是又不能禁止他不跟着走進了自己底房門，不能禁止他不把說得再也不必多說了的話從新繙了頭脫一遍。他說起了人類底不平，說起了沒有工作的生活底沉悶。柯平先生早就把所有的耐性都失掉了；他一句意見也不參加，紙茫然地聽着。

「你這裏有沒有什麼書可以消消悶？」

甘先生後來這樣問。

「消悶的書是沒有。」

「隨便什麼書都好的，太悶了。」

「那麼你自己找吧！」說着，顧自己抽起烟來。

這種冷淡，甘發吾先生是覺察不出來的。他果然去到書桌邊，到牀邊，亂翻着書。一些僅僅書名就已經超乎他底理解之上的東西，他放開，一本本地放開。一本紅面子上印着不容易認識的花字的小本子，拿來端詳了好一會；突然，他像發現了珍寶地高興起來。他那裏想得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好書，「柯先生有這樣的好書爲什麼不早說呢！」

柯平先生看看：

「失業及其救濟」

不錯，他是失業，他正需要救濟呀！

柯平先生淺然一笑。可是讓他借去看看也不要緊，說不定他可以從這本書裏得到一些新的認識；再一層，假如他能够

對這本書發生點兒興味的話，那也可以減少些跟自己糾纏的機會了。

「好，你不妨拿去看看，」便這樣說，「這本書裏的話很不錯的。」

這樣該走了吧。

捫到甘養吾先生走，拿出錢來看，柯平先生輕輕地嘆着氣——「這錢子弄下去是不成的；不成的……！」

他打算着怎樣把這一層麻煩解除。

「往後也許會好一點？」

這樣希望着。

往後，祇有在甘先生由他底醫明的太太發着出門去碰他底不可知的機會的時候，他纔算有點小小的自由，可以讓他在陽光底威逼下整理一些材料，看一些書。可是這樣的時間是短的。甘先生一回家，幾乎比報告太太還巴結地，總要把握這一回找尋機會的經過情形先來報告他，像一個懂事的人似地說着外邊謀事情的難處，還誠意地徵求着他底意見。呢涼的時間是完全犧牲着；祇有在這時間，他是可以有一個比較清理的頭腦的。他甚至老實地對太太說了，他在工作的時候需要安靜，要她們先生轉背。而甘先生卻老當他閒着沒事情，在他，悄悄地坐着，在房間裏聽着，甚至於抽着煙，也都是工作呀——這一層甘先生是永遠不會懂得的。

眼見得甘養吾先生底失業問題不解決，柯平先生底失業問題是永遠不會完成了。

纔無可奈何地想起搬家。

起先還因為已經先付了一個月房錢而躊躇，可是有一天，甘太太卻用她底獨特的經濟學來催促了他底注意。那一天甘先生沒在家，她自個兒走到柯平先生底房裏來。在一大串早就聽厭了的家境困難的序文之後，他纔說到了本題——她打算請柯先生搬到樓下去。

「據上我們一家人住得下，亭子間可以省出來。」還這樣陳述了她底理由。

「拿亭子間出租？」

「現在多湊賬，一塊錢都是好的。」

「你們自己那裏住？」

「我算過了，可以够。」

「吃飯呢？」

甘太太對柯平先生望了一眼；停一會，她說：「正要跟柯先生商量呢。我想，反正柯先生祇有一個人，東西又不多；那跟吃飯桌子放在柯先生房裏，小吃飯的時候也可以擱擱書，寫寫字。柯先生你幫幫忙，幫幫忙……」

柯平先生再也不打算多說什麼了。這位精明的主婦在「大姐」身上打算盤，在孩子們身上打算盤，現在是打到自己身上來了。

出同樣的房錢住樓下，還要借她們做吃飯間——

決定搬吧！

當下他模稜兩可地瞞着，等她走轉背，自己一股勁就出去找房子。後門口早就貼好了的亭子間招租的條子更加強他的決意。老實說，他有點憤怒。

這一回的教訓使他在新住處底選擇上更加謹慎了。他跑了許多地方。在每一家都打算先考慮一下是否有一個多嘴的男子和一個精明的太太。自然，租價又不能太大，房間又不能太糟，而且決意不搭伙食，離包飯作不能夠太遠。他看中了一個地方剛想落定，他們卻先問起他有沒有家眷來；家眷是沒有，他走了。他跑得很累，汗頭淌着汗水。看看天色將晚，他底找房子的決心慢慢地鬆散了下來。

要找一個相當的地方也不容易呀！

兜了那麼一個大圈子，還是一無所成地回到自己那個灰色的屋門口。

「再說吧，再說吧。」

而且，他彷彿覺得這樣地撒下了一家不牽的人也是太殘酷了一點：他們是再也不會找到第二個像他那樣的房客的。在穿過擺在弄堂裏的竹椅陣的時候，天色差不多已經黑透了。他在打算着跟甘太太說明，搬到樓下去是辦不到的；再一層，他還想跟甘先生提出條件，要他永遠不走進他底房……

滾滾油客，一片簾耳的喧聲使他驚異。走過去，他看見甘養吾先生正把一個六歲的小女兒用雙手擎着，兩條臂膊像做柔體操似地一上一下，使她格格地笑。寄養在舅家裏的兩個大孩子是回來了，嚷着，鬧着，誰也沒有看見柯平先生來到。柯平先生懷疑自己是闖到了一羣瘋子底隊伍裏，他奇怪，甘養吾先生平常與誰縱然好，但是這個樣子他可沒有看見過。更何況在這樣的時候呢！真的，他有點怕——

「幹什麼呀，你們？」

甘先生似乎對自己底失態有點不好意思，他究竟沒有瘋；他把手裏的孩子放下了。

「柯先生……」

有點喘不過氣，祇說了這句永不會遺漏的客氣的招呼。

「與誰這樣好？」

爲什麼不好呢！甘先生喘着氣說：他底事情完全解決了。說着，在衣袋裏摸索，摸出了一封公函，交在柯平先生手裏，得意地加上說：「你看這個，你看！」

「……姑念服務多年，准予復用……」

這是甘養吾先生底驕傲呢。

賢明的太太這時候也夾進來，她笑着：那張叫人失去性的本能的臉算是有點女性底意味了。

「我早說局長那邊有法子好想，他不相信！」

那一天甘太太還開了一瓶據說是放了一年多的玫瑰燒，在桌上安好兩隻小小的杯子，讓兩位先生喝。甘先生自然說了更多的話。他發揮了人生是一大半靠着運氣的理論，又講了許多他們局裏的故事，大部分關於那位局長底能幹和聖明。剛喝了兩小盞酒，甘太太就把滿碗的飯送上來；她沒有嘗到就知道——

「這酒凶得很。」

甘先生對太太望了一眼，無可奈何地把飯碗接了過去。

飯後是端端正正捧上來的熱茶。

柯平先生沒有機會說起關於房子的事情。

甘太太也沒有說。

而且也沒有說起的必要了。柯平先生上樓去的時候，他彷彿覺得一切困難都解除了似的。祇消白天工作而晚上復早就睡的甘養吾先生底生活恢復了常態，他便無所恐懼了，他打開窗，讓晚風涼涼涼屋子。他安靜地想起了自己底工作。

「柯先生，柯先生。」

還有什麼事情來麻煩嗎？

這一回，甘養吾先生是來歸還那本題名叫做「失業及其救濟」的小書的。他現在是沒有工夫，也沒有必要，再看這樣的書了。

「看過沒有？」

看了小半本。不過，不過不大懂。牠意思是不是說，要等世界換一個樣子之後，纔會大家都有飯吃？」

「不過，不過……」

他想把這「意思」給予他的失望表示出來，可是他說不清楚；他又囁嚅地說起了他們一家人連肚子的在內太小有七個，「難道叫我們大家都餓着肚皮等……」

從後面傳來的太太底粗糲的喊聲，猛地打斷了他底話——

「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的！」

柯平先生自個兒抽着煙。這一切，像一個小小的諷刺似地在眼前浮動，把他陷入一個朦朧裏。他想着，他努力召回來了對甘先生的輕鄙的感覺，而把所有微弱的同情都排斥了去。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正這樣喃喃地說，屋子裏電燈忽然自動地熄了，在黑暗中，他摸索着去找一個多星期以前買來而一次也沒有用過的洋蠟燭。

現代四卷六號

註譯者「P. S. Lewis」——作者

離羣者

新 以

主人告便之後，就出去迎接新來的客人。才在三五分鐘之前，主人森川，告訴了他今晚的客人是一個中國商人和他的家屬。這使他覺得驚訝了。自從事變之後，他以居留日本十五六年的好身分，得着日本友人的贊助，就任了瀋陽特務機關的嚮導。平時是只以獵狗一般的鼻子來嗅着那些在他以爲是異樣的中國人，以換一樣的目光來釘着有點志氣的同胞。比日本本人還忠心於自己的職務，永遠是冷峻，威風使人見而生畏的。他從來不和那些他以爲比他下一等的中國人交往，完全爲了使別人想不出他也是中國人，可是却有着高於日本人的機智。在親切一點的宴會之中，他還從來沒有遇見過中國人，於是主人的告知，不得不使他奇異了。他突然想到莫不是主人故意的調弄，漸漸養得驕縱的性子，是可以站起身來就走；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會這樣愚蠢，主人森川不只是一個日本人，而且是一位大企業家。他知道爲了企業家的意念，皇軍纔不顧一切在滿洲揚起了太陽旗。所以他只是微笑着，點點頭，仍然坐在沙發裏。

他順手從旁邊的木桌上拿起來一本半爲飾品，半供人見的客人翻讀着的美術全集，打開來放在腿上去，以一隻手翻弄書頁，一隻手捻了自己的鬍子尖梢。這樣做他是在盼着它也能如日本軍人樣地翻下去。在翻閱的時候他不只未曾想到這一幅畫是屬於哪一派，或是那一幅畫是哪一個藝術家的傑作，就連清楚的輪廓也未在腦中留下。他只要是使自己有點事做，纔聽着，他知道這樣還可以減少一些用眼睛瞪着那羣客人走進來的不安，他聽得到客人走進前廳的聲音，他也知道那隻小狗一定也是叫着，滾着，於是雜踏的脚步和細碎的語聲都漸漸地近了。

他知道客人已經走進了客廳的門，他仍然沒有抬起頭來，一直到主人森川爲他介紹着：

「這是李先生，一位體面商業家——這是山村先生，特務機關的嚮導。」

在這時候，他不得不站起來，他們互道着久仰的話，他也望着新來的一羣客人。被介紹的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人，長着將要成爲白色的鬍子，有偉岸身軀；此外就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婦人，還有兩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夫婦，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主人以生硬吃力的發音，用中國話再爲他介紹着其餘的人，於是他知道那一位是李太太，和他的兒子兒媳們。年老的李先生從衣袋中取出名片來遞給他，在接受之後，點點頭，也把自己的取了出來送過去。那是在上首排了一行奉天特務機關囑托的一行小字之外，印了山村本義四個較大一些的字。他看見那個人懷了一點驚疑，朝他望望，他的臉微微地有一點紅起來。

聽了主人的請求，他們都坐下去。

「李先生在瀋陽住了很久吧？」

「都不止二十年了。山村先生說得真好的一口中國話呵！」

「唔唔。」

爲了別人的讚揚，他是該笑笑的，可是這讚揚只像刺一樣地刺着他的心，他不只感不到得意，就是那勉强的笑容，也顯出十分狼狽來了。

「您說的是道地吉林省城話——」

「唔，我在那說住過的，——」

他想着爲什麼那個人一定要這樣追問着他呢？好像他心中的隱秘那爲人看穿了，他有一點憤怒，在心中自己想，這憤怒不也是太無理由了？他又好像看見主人森川也在笑着他的窘迫了，他原是知道他一切的秘密，再看着其餘的人，也像是對他諷笑着，雖然是冬日裏，汗也溼溼地滲出來了。

「爲什麼不發作呢，難道來到這裏是爲別人諷刺的目標麼？」他心中又是這樣叫着；可是對那一個人呢？森川那面，

他是絕不敢喘一口大氣，就是那位李先生，不也是爲森川許爲他最好的中國友人麼？若是有了什麼難堪的舉動，森川定然不會只是一個旁觀者吧？

他按捺着，忍下火一樣的忿怒，擲出手絹來，擦拭着前額和臉部。

「山村先生的學問也很好呢，寫出來的文章，連日本人都及不上。」

森川這樣地說着。他又想到說這樣的話有什麼意味呢？再若是想下去一層，不是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他並不是一個日本人，爲了某種的方便，丟棄了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姓名，成爲衆人所不齒的人物！

可是那位李先生，却像是沒有十分注意這句話的深意，只是附合着無關的談話。

他後悔着，不該到這裏來，爲什麼事前不問清了主人所請的客人再來呢？即是來了之後，聽到主人告訴着之後，不也是以托故離開麼？這樣是使他陷於動也不是靜也不是的情況中，別人的眼睛，都像針一樣地戳着他，甚至於他過分地想到了，在以前也許和那位李先生會過面，他是知道他從前不是名爲山村義本的……

「我和貴國的特務機關總管梅田先生也見過的。」

那位李先生任意地說着，可是在他的心中却又起了變化，好像悟到和總管相識，自然知道我的來歷了。

於是他是更感覺到不寧了，恰巧下女捧了茶和點心進來，他和其餘的客人都承了主人的情，在吸着茶，或是把小的豆餅放到嘴裏去，爲着別人把精神都爲咀嚼所吸引去了的原因，他纔覺得輕鬆。

「山村先生的事情也很忙吧？」

「也就是那麼樣，我的辦事處在車站，每一次車來了的時候我都要照看。」

「照看些什麼呢？」

「不斷地有中國方面的密探派了來，」他滿意地是在捻着鬍子，「大大地影響着『滿洲國的』治安。」

「貴國倒真是以十分的力量輔助『滿洲國』呢！」

這句話，最刺着他的耳朵的在「貴國」那兩個字，他自己想着私有的隱祕，定然已經爲他們看穿了，纔故意用「貴國」這兩個字來加以譏諷。他的忿怒的胸中激蕩着，但又多多少少也有一點羞愧，他就站起來和他們叫着：「不要故意來這一套吧，我就是一個棄了我的祖國的人，我要吃飯，有什麼法子呢！你們罵我麼，你們哪一個敢罵出了口？不用說別的，我總是自在的……」

想到了自在這兩個字，他打了一個寒噤，他疑惑着，自己問了自己，「我是自在麼？」

他想起來沒有落地的閒話，就急急說：

「總盼望『日』『滿』兩國人民，都一樣地享受安樂。」

但追悔立刻就上來了，想着爲什麼在禮見面的時候，不來用日本人說中國話的那種腔調，如同每天他在車站上所應用的，來說着話呢？若是那樣定然可以免去許多煩惱吧。現在再改過是無論如何也來不及的了，倏然間他記起了坐在一傍的主人森川，就想起了說那樣的話，也許是不容易張開嘴來的了。

他坐在那裏，從袋裏取出一支烟來抽着，他極力裝成安詳閒逸的樣子，他聽到森川用着真是生硬又不準確的話和那個李太太在談着，因爲一句半句話，森川就覺得窘迫似地做出了似笑非笑的臉。他於是把眼睛望了這房中所有的人，他發覺了其餘的客人們較之主人對他是更親切一點，雖然他也想到了他們是在憂心他，或是在以卑夷的眼光看着他。一時間他對於這原因有點茫茫然，他想不出爲什麼會是這樣子，但是漸漸地他知道了，他知道在心中還有一點未淚的對祖國的眷戀。

他已經隔起了一切舊的友人，孤另另的一個人，終日伴了他的也是那個日本妻子。雖然一日間他能見不少的人，和他生長在一個國度之內的，可是他不能說着那樣的話，他要隱藏了自己，要別人弄不清他，同時，武裝的日本軍官，也有意無意

她投着監視的眼光。

他下意識地把茶杯舉到嘴邊，他的心，起始在感覺着有一些沉重了。

這時候，女主人也在客廳的門口出現了。她就立在門口頻頻地行着禮，她是纔從廚房裏出來，說着因為親自烹調，所以沒有能來招待客人。

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來，回着她的禮，於是又都坐下來，女主人也檢了一張木椅坐下，她是肥胖的，臉發着紅，想為爐火烤得熱了，她在喘着氣，用手絹爲自己搽着。

「森川太太是了不得的人，做得一手的好菜。」

他以半莊半諧的語氣說着，可是爲別人聽着却多少含有了一點諂媚的深意。

可是被說着的人和主人却露出高興的笑來了，其餘的人，像是因爲不得不笑而勉強地笑着了，這使沉寂的空氣頓時喧鬧起來了，於是他得意地又說着：

「日本的太太比我們中國的——」

他纔吐出了這幾個字，就頓然地停住了，他知道所有的客人在朝了他望着，雖然他沒有敢正經地看看，在偷眼觀察之中，他清楚地望到他們是望着他，以懷疑的眼光，但是他那狡兔一樣的精敏，就立刻補着說：

「日本的太太真是能幹，什麼都能做，尤其是會於烹調。」他摸摸自己的鬍子，「因爲武士道的緣故，日本男人必須要自己的妻來燒菜纔能吃，現在——呵，現在雖不是從前那樣，也就養成了日本女人做菜的本領。」

在說着這些話，他一直是匆忙着的，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如何纔能掩過去方纔的失言。最好還是能在談到日本的時節加上「我們」兩個字，可是又像爲什麼哽在喉中，却不能輕易地吐了出來。把這些話都說完了，他又無由地笑起來，他的笑是不必需的，可是他張大了嘴笑着。兩顆金的假牙在反映着一點點的燈光，張開的嘴是一個無底深的洞，笑的聲音雖

是雄大，却顯得那麼空洞，那麼無着落地，如一個人行在山谷之中，獨自聽着自己狂嘯的囚音。

森川露了一點滿意的笑容，或者因為他是主人的原因，被讚揚的森川太太，聽不懂中國話，可是看到了他的笑，也勉強地用手絹掩着嘴，使鼻子到嘴角的紋更深陷下去。他就用那流利的日本語，把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

帶了小兒女一樣的忸怩，森川太太又說着抱歉的話退出去了，因為她還要再到廚房裏去。

他的額上還是滲着汗，又取出手絹來擦着在低下頭去的時候，看到懸在金表鍊上的兩塊綠翠，於是他又想到近來過着的優越生活，只是月薪就有四百金圓的數目，所以對於一切，也只能淡然處之了。

但是他的忿怒還是在胸中激蕩着，他的心上有着難舉的重壓，他仔細地看着那一羣人，——那裏面是不包含主人森川的——他覺着那個年青男人是更兇狠地以惡毒的眼光望着他。那是一個二十歲以上的青年，黑黑瘦瘦的一張臉，沒有張過一次口，也沒有露過一次笑容，——這是真的，因為在禮見着的時候他就注意着，——像這樣的青年，當事變之後，在這裏不知有過多少。在他的箝轄之下，他可以施以搜查檢舉；若有一點什麼可以誤會做「義勇軍」的活動者，便可以加以死刑。可是現在，他却忍受了這如長矛一樣的眼光，刺着他，像是朝他斥罵着：

「你，你棄了你的祖國，棄了你的姓名，——爲了自己的榮華，你把和你在一方土地上的勇士陷害了，——以那鮮紅的血來使你有輝耀的光采，以那枯骨來架起你的位置。——你不惜把你的仇人認成救主呵，那是什麼樣鬼惡的救主呵！可是你，你供着他們的奔走，你成爲他們得力的爪牙，你……」

他爲憤怒燃燒着，這些話雖然是沒有罵出口來，却也清清楚楚地悟到了。他也是有着火一樣性子，他不能過於容忍，他想大聲地叫出來……

叫出來些什麼呢？要說明自己仍然是一個中國的公民麼？可是他彷彿在腦中顯出來那張名片，印了山村本義的四個字。每一個字的筆畫都變成又黑又大地，蓋了他整個的身子。那麼就以不該來侮辱皇軍的官員爲口實吧，可是當他在這樣

想的時候，就打了一個寒戰，他也並沒有想到這樣來說。

但是來取如何的對策呢？就如一個不能說話的人來忍受這殘酷麼？真若是一個上天生下來便有殘缺的人，也就可以過去了，可是他也不是一個低表堂堂的男子和一切的男人沒有什麼不同，甚至於還有着高人一等的智慧？是什麼使他驟然着呢？好像他是在迷惘着；可是纔一思索，就找得了那原因。他知道自己只能沉默着，在別人還沒有教指點之前，他是什麼也不能說了。

那落在心上的呵責，沉重地一下一下都刻印在上頭，他的臉紅漲着，呼吸是幾乎塞住了。他看別人好像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他的苦處，不止在這裏，就是整個的世界上也找不到一個可告衷曲的人，他如只皺了眉頭，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聲不響地兀自坐在那裏。

這時候下女走來報告着晚飯已經預備好了，請客人們和主人到餐廳裏去。於是他也隨同其他的人站了起來，他回望那沙發的一角，本是柔軟的，在他却感覺到如鋼鐵一樣的堅硬。他蹲坐在那裏，沒有動一動，整整也有了一小時以上。當着他立起身來的時候，他覺着轉快了，他聳了聳肩，一隻手插在褲袋裏走向餐廳去。

他拾定了近着主人的一個座位，長桌的那一端，留給女主人，顯然他想到了使心際輕鬆下去，必須做成一個噁舌的人。於是他看到那其餘的客人如何不慣於吃着道地的日本飯菜，他便加以詳盡的解說，說那油晃晃的湯，多麼適宜於一個抽煙的人，可以洗滌臟腑的毒質；說那一塊生魚，多麼寶貴，只有在日本××地方纔有得產，還有這樣的菜那樣的菜，由於他的點綴，都成為多麼美妙的食品。他可是饕餮地吃着，如日本人一樣地大口的向嘴裏送着飯，在這時候，他還要勻出空閒來說着讚揚的話。

看到別人一點驚訝的樣子，爲了他爲主人斟酒，他便解說着這如何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不同，在日本的筵席上，客人是需爲主人滿上酒的。

到了「鵝素燒」也端了上來的時候，他又是活潑地做着他能做的事，他熱辣地把那團鍋鏟上了牛油，把蔥和牛肉鋪了上去，然後就加上了糖和醬油，他吮着嘴，他的臉上浮着微笑。到了可以入口的時候，他分給所有的客人，自己也吃了點，有味地咀嚼着。他覺得滿意，這笑藏去了心上的窘迫；可是當着那個年青人朝了他瞥着一目，立刻他的心又沉重起來，他看到的是更惡毒的眼光了。

計算着時刻，他該走了，因為有一班從山海關開來的車，就要到了。他說着原委，再加上抱歉的話，就獨自離開了，主人站起身來，却在餐廳的門口爲他攔住，說是不容送出來，還是去陪伴着客人吧。爲了他的誠意，主人真也就在那裏和他告別，他一個人到客廳裏取了帽子，外衣還有那支藏了利刃的手杖，就匆匆地走出了門。

那是滿天星的秋夜，披上了外衣，不只隔去了那點涼爽，且給了他一點點適宜的溫度。走出來他便大大地吐了一口氣，仰起頭來，昂胸向前走着。他知道那沒有多麼遠的路，就可以到了車站，而且那水門汀的邊沿，正爲他們這種得意人準備好了，可以一行走着，一行有那硬硬的鞋跟爲自己擊着音節的。這樣子走着就可以更覺着高興，適人的微風撲在臉上，也可以冷下去爲步行而滲出來的汗水。

街旁是明着更亮的燈光，可早行人，却較之事變前少得多了。在煤煙的燈光下，看着伏在案上睡着了了的商店夥計，使人更覺着悽涼蕭條的。憑着「友邦」的善意，來繁榮這新興「滿洲國」，將建設新的樂土，是把「友邦」中剩餘的人和貨品都運了來。在這裏「友邦」的人民得了好報酬的職業，而「友邦」的貨品是完全無稅在各地行銷。爲了整理雜亂的幣制，一切的「奉票」「江帖」「哈洋」都禁止通行了，而在滿洲國幣之外，却有着日本金票。於是把「日」「滿」提攜的口號叫起來，可是暗地裏吸着那些被壓迫的血，還要殘害着他們的性命。就是這樣，沒有人能說一句話，也沒有人敢說一句話了。

他却是受實惠中的一個人，他時常這樣想，當着他這天晚上在行走的途中，他又是這樣想——在以「他還不只靠

了做私人日語教師能糊口麼？而那區區的數目，也只是一人所用，那個日本的妻子，隨了他到中國，不到半年，便又忿忿地回到日本去了。但是他總算是能耐苦的一個人，就自己活着，過着單獨的生活。整個的社會展在他的眼前如同同一具僵屍，沒有他一點機緣，不能給他一點發展的力量。一年過去了，兩年也過去，他還總是這樣。有的時候他會沒有一點收入，呆坐在家中，像他那樣一點積蓄也沒有的人該怎麼樣呢？甚至於想做惡人也沒有那能力的。

就是在這時候發生了「事變」這「事變」給子一切人以無上的損失，可是他却由於他的日本友人，一個皇家軍部人員的推荐，得以做了一個特務機關的囑托。爲了事務上的方便，他棄了自己的姓名，他忠心於他的「天皇」，有多少人因爲他的一句話就送掉了性命。他每月有着高的薪金，也有一些分外的收入，這時他從前的那個日本女人，也跑了來和他住在一起。他有了家，有了身分，他有了一切。可是當着自己問了自己：「我是滿意的麼？」對於那個回答，他自己也得躊躇着了。他像是失了些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在他個人的周圍，隔了一個圈子，只是他自己孤獨的活着。他的職務和他那日本腔的中國話使中國人懷了恐怖和生疏，而日本人那一面呢，也未嘗以爲他是心腹人。那個妻雖然是滿意於現生活，可是又時常說到他只是靠了日本人的賜與，多少總還是沾了她的光。爲了這個原因，貪婪的女人千方百計地多和他要錢，買着不必要的物品，當着她不被滿足，就會哭着喊着罵着。憑着他的性子，他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他只得忍着，連一口氣也不敢喘似地。轉過了一個街角，遠遠地就望見車站前的廣場上已經滿了人和車輛。突然一個寒戰透了他整個的身子，立刻他加快了脚步。他想到車必是已經到了，他又誤了。

他費了很大的力量纔從那入口的地方擠了進去，待跑到他每天站立的地方時，眼前的一列車，早已成爲一個空的軀殼。那個機車也正卸了鈎退到後面來，準備着把這列車帶到站外來。

「唉，晚了，早知道——」

正是他自己喃喃地說着的時節，突然有一個人在他的背脊上拍了一下。他回過頭去，看見是小田事務長，憤怒把這個

的臉弄成像曬在太陽下的土豆。立在那裏，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可是他的汗却溼溼地流着了。

「這是你第二次遲了。」

那個小田事務長是從牙齒縫中把這些字一個一個地擠了出來。

「那是因爲——」

「過失是沒有解釋的！」

和他面對着的人立刻就截斷了他的話，像餓狼一樣地吼着。

「到底你們中國人是該做亡國奴！」

這是着着實實的一鞭子抽在他的心上，他的心疼痛着，他不是因爲被人說了自己的祖國，他已經沒有祖國，若是有的話，就可以說是日本。可是日本人却仍然是把他看成不長進的中國人，他只是一個架在中間的一個小物件，那裏也不能依附。這時候他纔是真的感覺到悲哀了，但是也沒有人來聽他的申訴，也沒有人給他同情。

那個人說完了話就雄糾糾地走了，馬靴上的鐵刺，一下一下地響着，好像也在說着些什麼諷刺的話。他獨自一個留在那裏，掏出手絹來，擦着頭上的汗，他悔着不該到森山的家中去，他追悔着不該在街上閒逸地步行着，他更追悔着不該——但那早已遲了，那將永遠地成爲他難以彌補的悔恨。

（水星一卷一期）